

翁注困學紀聞

冊九



線
071.5
5424
25
v.9

舊籍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困學紀聞注卷十五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考史

孟子曰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豈

逐帥叛將脅君習以為常極於五季君如逆旅

民墜塗炭我藝祖宋太祖廟號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

之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發於聖訓著於令

甲於是上下之分定朝廷之體尊數百年陵犯

之習片言而革至若餓狼餒虎肉視吾民而咀

啖之藝祖用儒臣為郡守以收節度之權選文

臣為縣令以去鎮將之貪一詔令之下而四海

之內改視易聽運掌反手之言於是驗矣元圻案

畫墁錄曰一階級條太祖制也若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至今樞司以匣藏之也一演繁露

續集一一階級法本文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世傳太祖聖語故著諸令今長編則遂於

困學紀聞 卷十五 考史 中華書局聚

唐叛兵逐師 將脅君 宋以階級著 令甲 用儒臣為郡 守縣令 收節度鎮將 權 史思明表誅 李光弼 李懷玉擅推 侯希逸 肅宗偷安狗 行伍 康張逐刺史 王政 藝祖運量之 大

真宗時登載「案」司馬光嘉祐七年上疏論禮法曰太祖申明軍法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則其制不起真宗時恐長編不審也長編載於真宗景德元年四月「通鑑唐紀」肅宗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表求誅李光弼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元志薨李懷玉為裨將殺元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司馬公曰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序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豈非貽謀之遠哉「唐書肅宗紀」乾元二年袁州防禦將康楚元張嘉延反逐其刺史王政「王氏地理通釋」呂氏曰藝祖肇造區夏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藩方強大犬牙相錯異姓封王及帶將印者不下數十人雖用趙普之謀制其錢穀收其精兵斂威福之柄歸之公上而舉是大柄付之縉紳學士無所疑問命廷臣為知州通判以散節度使之權命朝臣奚嶼等為縣令以勤恤民隱此運量宇宙之大略出於獨見而非普所能及也

高宗 紹興三年 正月 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 「案」此用張釋之語 見史記本傳 高

高宗詔士師 哀矜 廷尉天下之 平 高柔請告劉 龜名 游肇不奉勅 曲筆

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毀法游肇不以宣武敕命而曲筆況可觀於王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為忠之屬也可以一戰 見左傳莊公十年 不其然乎布告中外為吾士師者各務

崔伯易感山賦
增田減賦
景德時藏富
州縣
藏富於民於
國之異
公度自號曲
轅先生
太行為禁山
失地利
一法百利論
謁京官拜伏
非禮

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

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為訓。大哉王言。幾於

典誥矣。〔何正〕此詔乃南渡偏安之本。〇三元圻案。二國志魏高柔傳。柔字文惠。明帝即位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苑中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

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龜獵吾禁地。便當搃掠。何復請告者名。吾豈妄收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帝意悟。乃下京名。即還奏。

各當其罪。〔北史游明根傳〕。子肇字伯始。為廷尉時。宣武嘗勅肇有所降。怒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怒之。豈可令臣曲筆也。

崔伯易感山賦。〔閣按〕亡友顧景范以通鑑地理通釋載感山賦來問。崔何時人。余取宋史崔公度傳以覆曰。伯易其字也。高郵人。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山賦。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即宣付史館。賦全載宋文鑑卷之六。以伯易為其名。感山賦原名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故。改曲轅先生作。見孫公談圃。

以皇祐

之版書較景德真宗七年改元景德之圖錄。雖增田三

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會計有錄。

非以增賦也。陳君舉赴桂陽軍擬奏疏云。自建隆太祖初元年號

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

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

不會。藏富於州縣。所以培護本根也。〔閣按〕有天下者上之藏富於民。次之藏



富於州縣至藏富於國斯下矣宋祖宗時可謂得中策○（元圻案）孫君孚談圃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改作感山賦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韓魏公薦其文神廟授伯易潁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葉水心習學記言四十七卷自與敵通和太行皆為禁山坐失地利故此賦感之續通鑑長編二百二十六神宗熙寧四年九月光祿寺丞崔公度為崇文院校書公度再除彰德府推官國子監直講辭不赴作一法百利論萬餘言論久任衆職之事以進召對擢光祿寺丞知陽武縣故事京官令初謁尹拜庭下公度上疏抗議謂京官天子省侍官屬豈宜北面拜伏如見君之禮自是罷上嘉其節復召對命以館職

真文忠言治

嘉定四年兼禮部郎上疏

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

體立國理財御民用人藏富天下

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

以才勝德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

（元圻案）疏見文忠集卷三

袁機仲論威

由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入對

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主勢

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

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機

仲之言未盡也臺諫為宰相私人權在下則助

其搏噬以張其威權在上則共為蔽蒙以掩其

袁機仲論威權上下臺諫阿合宰相呂蒙正疏冊夾袋傳休奕白簡竦坐洪君疇長臺端

姦劉時可應起謂臺諫之議論廟堂之風旨頗或

參同夾袋之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暗合案名臣言行錄

呂蒙正為相夾袋有冊謁見者必問人才客去即疏之以奏晉書傅休奕傳此猶婉

而言之也開慶初閣按理宗在位三十五年己未改元邊事孔棘御史有

疏云虜雖強而必亡之勢已見咸淳初閣按度宗初即位乙丑改元

召洪君疇長臺端御史自造謗詩以尼其來罔

上誣善至此豈但參同暗合而已哉是以天子

之耳目勿用儉人其惟端士閣按機仲名樞建安人即作通鑑紀事本末者君疇名天錫晉江人以

侍御史召在道為監察御史張桂劾罷後官端明殿學士謚文毅

漢高帝三章之約我藝祖陳橋之誓所謂若時雨

降民大悅者也元圻案宋史太祖紀次陳橋驛軍士集驛門宣言策點檢為天子未及對有以黃衣加大祖身即披太祖乘馬太祖攬轡

誓諸將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之不得驚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廷府庫士庶之家不得侵掠諸將皆再拜

周益公跋范太史藏帖云續通鑑長編多采近世士大夫所

藝祖陳橋誓
師三章
檢點身加黃
衣
長編采近著
有遺
會子宣日記
王定國甲申

錄李微之舊聞
證誤王沂公筆錄
之由執政輟坐論
長編不質言
續通鑑
李文簡致力
長編
後出
王鞏號青虛
先生

著如曾子宣日記之偏王定國甲申錄之妄咸

有取焉然李微之舊聞證誤執政不坐奏事以

王定國聞見錄為證與王沂公筆錄不同脩長

編時未見定國書故專用筆錄然則長編所采

摭猶有遺也〔閣按〕〔李仁父長編〕用力四十年而成明正嘉間人猶見全書天啓中錢牧齋只於內閣鈔卷初五大本絳雪樓災遽歸天上近四十

年前無錫顧孝廉始從嘉興高氏購得之凡三易主而歸傳是樓余假館樓下且讀且鈔窮日

夜不少休然止及治平餘仍放失有勸主人宜集衆以續此編者余亟搖手以戒主人笑以為

知言云〔李燾傳〕乾道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今卷數正合〇〔元

圻案〕〔續通鑑長編一〕太祖乾德二年先是宰相見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則面議之常從

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即行之猶有坐而論道之遺意焉

范質等自以先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上英武每事輒具劄子進呈退即批所得聖旨而同列

署字以志之嘗言於上曰如此則正稟承之方免妄談之失矣上從之後遂為定式蓋自質等

始也〔宋史范質傳〕由是奏御浸多始廢坐論之禮蓋從王沂公筆錄〔王定國聞見近

錄曰〕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皇帝即位之明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
執政至榻前密遣中使徹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李心傳朝野雜記甲集四〕續通鑑長
編者李文簡燾所脩也其書倣司馬氏通鑑為之然文簡謙不敢名續通鑑故但謂之續長編
自建隆至靖康凡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卷〔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編年類〔續資治通鑑長
編五百二十卷宋李燾撰本朝康熙初崑山徐乾學始獲其本於泰興季氏凡一百七十五
卷嘗具疏進之於朝然所載僅至英宗治平而止神宗以後仍屬闕如檢永樂大典宋字韻中
備錄斯編以與徐氏本相較其前五朝雖大概相合而分注考異往往加詳至熙寧迄元符三
十餘年事迹徐氏所闕而朱彝尊以為失傳者今皆粲然具存惟徽欽二紀原本不載又佚去

宋賦役十倍
漢唐
林勳獻本政
書
李微之言取
三取四
并租庸調二
稅
義倉役錢再
租庸
春夫急夫夫
錢數調
常平預買蠶
鹽諸錢
課利淨利過
利諸錢
楊炎均庸錢
入二稅
耆戶長保正

熙寧紹聖間七年之事為可惜又子部小說家類王文正筆錄一卷宋王會撰會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封沂國公謚文正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記皆太祖太宗時事其下及仁宗初者僅一二條而已會練習掌故所言多確鑿有據故李燾長編往往全採其文又甲申雜記一卷聞見近錄一卷隨手雜錄一卷宋王鞏撰鞏字定國自號青虛先生莘縣人旦之孫素之子所記皆東都舊聞甲申者徽宗崇寧三年也周輝清波雜志六向於呂申公之後大虬家得會文肅子宣日記數巨帙時屬淮上用兵擾擾不暇錄歸之後未見有此書李心傳字微之井研人宋史入儒林傳

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謂租增唐七倍又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李微之謂布縷之征二穀粟之征二力役之征四蓋用其十矣

何正此宋之所以弱集證晁說之元符三年應詔封事曰本朝因唐楊炎并租庸調之二稅以為稅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歲有常役則調春夫非春時則調急夫否則納夫錢是或再或三以調也其征於民者固已悉矣又復為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蠶鹽錢又復廣設名目悉籠遺利曰課利錢曰淨利錢曰過月錢曰施利錢其徵尚多有司且難於條對也元圻案宋史食貨志建炎五年廣州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謂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本傳勳賀州人李心傳朝野雜記甲集十五唐之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稅矣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耆戶長保正催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今布縷之征有折稅有和預四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是穀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用其十矣陳君舉因輪對言曰太祖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

折稅和預激
賞丁絹
稅米義倉和
糴
斗面加耗
上供格歲額
雜斂有寬剩
禁軍
經制總制月
椿
折帛和買綱
運
郡茶場值貨
務
東南三君子
范文正名節
歐陽子議論
文章
周子道學
宋儒學凡三
變
歐陽以濮議
從祀
止齋學田記
兩朝國史有
託言

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脩上供格額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宅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關額之類別項封椿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數抑配賦罰而民困極矣

珍做宋版印

止齋謂本朝名節自范文正公議論文章自歐陽子道學自周子三君子皆萃於東南始有天意

閣按王元美論從祀欲進仲淹而黜脩蓋原知其以濮議祀非以功同昌黎○元圻案陳止齋溫州學田記曰宋興士大夫之學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爾雅軼乎晉魏之上久而周子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庶幾於三代何其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衆多也余嘗求其故三君子皆萃於東南若相次第然殆有天意云云

兩朝國史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聖訓蓋蒲宗子血之筆也王允謂不可令佞臣執筆諒哉

丁寇之相惡止於南人北人分朋報復不可獨以寇公為是也平心錄其實斯得之矣全三二寇公誠有袒北之病然其與丁謂牴牾則君子小人之是非較矣何說謬○元圻案晁氏讀書後志史類仁宗英宗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王珪等撰元豐五年六月奏御比之實錄事跡頗多但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詔旨宋史蒲宗孟傳帝稱其有史才命同脩兩朝國史又稱宗孟附呂惠卿而非司馬光則其是非之變亂可知矣後漢書蔡邕傳馬日碑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漢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

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書流於後方
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

謂非寇準是丁

紹興

〔閣按〕高宗在位五年辛亥改元

重修哲宗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

無存者至王參取玉牒日歷諸書以足之僅得成

書中興後事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為疏略

鶴山謂小人為不善於傳世詒後之書必竭絕

之自唐許李至近世莫不然

〔元圻案〕〔魏鶴山跋李文簡公手記李昉等十事曰〕李文簡所記多

京檜時事雖得諸所聞者適若此大抵平世事罕所佚遺惟在柄臣則未有不憚史官而嫉記

者故是非毀譽鮮不失實率閱歲歷時而後其事寢白自唐許李以至近世王蔡秦韓皆莫不

然也且裕陵一朝大典既為羣小所泯汨雖紹興更定差勝諸本而其詆媚謾讎之詞終有刊

落未盡其後紹述之議雖行於紹聖其實昉乎元祐之末至紹興重脩秦陵實錄獨元祐八年

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歷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亦是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

最為疏略小人終日為不善皇恤乎人言惟於傳世詒後之書則必求以竭絕而竄移之云云

〔書錄解題起居注類〕哲宗實錄一百五十卷監修趙鼎史官范冲等重脩紹興四年二月思
陵嘗謂宰臣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史錄事多失實當別脩定范祖禹之子冲已有詔命可趣
來令兼史職頃歲昭慈誕辰宮中置酒從容語及前朝事曰吾逮事宣仁求之古今母后之賢
未見其比姦臣私憤誣謗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錄未經刪改朕每念及此惕然於懷欲降一詔
具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脩史之本意於是以前聖語繫之哲錄之末〔錢氏大昕曰〕元祐
八年呂大防范純仁在相位其明年改元紹聖而章惇獨相矣自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宰相
秦檜也

李常寧曰。天下至大。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

一日壞之而有餘。原注元祐中對策○案蔣芾嘗舉此四語以告孝宗。孝宗以為名言。劉行簡曰。

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

有餘。原註紹興中奏疏比自至王訟誦也。元圻案林少穎尚書伊訓解曰。本朝元豐中李常寧以進士對策為第一。其言曰。天下之大社

稷之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毀敗之而有餘。某嘗二復斯言以為得伊尹所以訓太甲之意。雖晁董公孫之策皆不及也。案秦少游李狀元墓誌曰。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臨軒策士而虞延李君為第一。君諱常寧字安邦。君於斯時年逾知命。釋褐授宣義郎。簽書鎮海軍節度判官。是歲以疾卒。與王氏原注合林氏以為元豐對策誤也。劉行簡語乃上殿論用君子小人之說。與第一卷所引。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云云。同一疏。陳振孫稱其居瑣闥。僅日餘。日忤秦檜罷去。著非有齋類藁五十卷。今作者溪集五十五卷。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禮。太宗二十有二年。五講郊禮。真宗東封西祀。率二年一行。仁宗後三

歲一郊。為定制。元圻案玉海九十二呂源曰。三歲之郊。非祖宗制也。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大禮。乾德中歷六年。方一講。開寶四年。南郊

之後更五歲。因平江南。祭天地於洛京。伸告謝之敬而已。太宗自雍熙以來。五年乃親耕。又六

年至淳化六年。再行郊禋之禮。是十年而一郊也。太宗二十三年。五講郊禮。真宗率二年而一

行。仁宗明道元年。恭謝天地於天安殿。又謁太廟。明年又親耕。最為煩數。自是三歲一郊。遂為定制。

元城語錄。藝祖造熏籠事。注見卷四周益公謂誤以元豐

蒲宗孟附呂非司馬王允不令豈修史丁寇報復以南北重修哲宗寶錄元祐八年事無存參取玉牒日歷足史小人渴絕史書紹興相檜史最疏略

李文簡手記

京檄事

哲錄載思陵

語

昭慈母后之

賢

李常寧對策

名言

天下宗社成

壞

劉行簡論君

子小人

宋講行郊禮

之年

元豐後官制

藝祖

造薰籠事

呂正獻書坐

古語

張霸戒子受

不善

李秉家誠言

少年

編錄善事自

警

書懿行詩文

粘壁

後官制為藝祖時官制。

〔元圻案〕周益公蘇文定遺言後序曰：劉忠定公於本朝故事洞達該貫無毫釐差而馬永

卿錄造薰籠語猶以元豐後官制為太祖時官制〔書錄解題儒家類〕元城語錄三卷右朝散郎維揚馬永卿六年撰永卿初任亳州永城主簿從寓公劉安世器之學記其所聞之語

呂正獻公書坐右曰：不善加己，直為受之。本後漢

張霸戒子之語。

〔案〕正獻呂公著之謚宋史有傳其事見呂氏家塾記

呂居仁雜錄曰：

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本魏李秉家誠。

〔元圻案〕〔書錄解

題儒家類〕師友雜誌一卷雜說一卷中書舍人東萊呂本中居仁撰〔後漢書張霸傳〕霸字伯饒成都人鄉人號為張曾子遺勅諸子曰：人生一世但當敬畏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為受之

〔三國志魏李通傳〕通子緒〔注〕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元冑為家誠曰：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

呂氏童蒙訓

亦呂本中著共三卷

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

墓誌取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亦

樂取諸人以為善之意。

〔何云〕自警編之名本此。〔案〕呂氏語在童蒙訓下卷

朱文公

亦云：籍溪胡先生

〔全三〕胡原仲憲文定仲子

教諸生於功課餘暇

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

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

胡原仲傳論
語文定
道州明道生
皆道

以為法。

元圻案周益公籍溪胡先生墓表曰先生名憲字原仲崇安人紹興庚辰與余同為秘書省正字原仲自言少從其叔父文定公傳論語學以為入道之

要胡文定三子寅宏寧籍溪其姪也謝山以為文定子偶誤記耳

周元公

濂溪先生

生於道州。二程子生於明道。

仁宗十年壬申改元

元祐

間天所以續斯道之緒也。

何云若是則孔子不當生於闕里

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

也。慶元

閣按寧宗初即位乙卯改元

之黨黃勉齋

名幹朱子弟子

謂本非黨者

甚多。羣小欲擠之。借此以為名耳。

元圻案

宋費衮梁溪漫志三吾州蒼梧先生

元祐黨人有附益慶元黨有非黨者蔡編黨碑三百餘人黨籍列傳譜述

胡德輝嘗對劉元城歎息張天覺之亡元城無語蒼梧疑而問之元城云元祐黨人只是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又云今七十七人都不存惟某在耳元城為此言時實宣和六年十月六日也王明清揮塵後錄蔡元長使其徒再行編類黨人刊之於石名之云元祐姦黨播告天下但與元長異意者人無賢否官無大小悉列其中殆三百餘人有前日力闢元祐之政者亦鑿廁名一洪景廬疏云龔敦頤念元祐黨籍諸臣及建中上書邪等人多表表立名節經崇寧禁錮靖康流離子孫不能盡存平生施為漫不可考訪求闕遺遂成列傳譜述一百卷凡名在兩籍者二百九人而書於編者二百五其不可得而詳者四人而已與劉元城之說不同真西山跋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曰慶元初衆賢盈庭人稱為小元祐而侂冑以區區鷗弁乃欲祖章蔡故智一罔而空之於是姦黨之名以立四庫全書目錄史部傳記類慶元黨禁一卷滄州樵叟撰序稱淳祐乙巳則作於理宗十八年也考黨禁起於寧宗慶元二年八月弛於嘉泰二年二月是書之作蓋距弛禁時又四十四年矣書中所錄偽黨共五十九人如楊萬里嘗以黨禁罷官而顧未入籍薛叔似晚歲改節依附權奸皇甫斌猥瑣梯榮債軍辱

國侂胄既敗之後復列名韓黨與張巖許及之諸人並遭貶謫其姓名亦並見此書豈非趨附者繁臬鸞並集之一證哉

慶元黨人家

小元祐

侂胄以鸞弁

租章蔡

偽黨五十九

人楊萬里未入

籍薛叔似皇甫

賦猥瑣

歐集表周君

無君

周堯卿孝友

合歐表

歐陽公為周君墓表云篤行君子孝於其親友於

其兄弟而集缺其名與字周益公考之春陵志

乃周堯卿字子俞東都事略有傳其行事與墓

表合而字子餘未知事略據何書而立傳也荆

公為征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嬰徐

仲堅而征君之名字集亦缺焉三人皆居真之

揚子當求郡志而補之原注二表皆載於文鑑○元圻案一

周益公平園續藁一彭孝子千里墓表曰予聞仁宗

朝有太常博士周君居父母喪倚廬三年不飲酒食肉言必戚哭必哀歐陽公極論古今喪禮

之廢推為篤行君子而京浙閩蜀所刻公集槩書曰名公字公豈公表於金石垂勸來世之意

耶予歎息于斯及考誌文知其為天聖進士又考其宦游多在湖廣而墓在道州之永明竊意

為道之賢者也亟求春陵志視之本郡果有周堯卿字子俞行義與公所書合於是刻之定本

使其名字昭昭於無窮王荆公處士征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鑿徐君寓於筮故多為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諱某字其事其母至孝於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著書能為詩一東都事略儒學傳一堯卿字子餘其先汝陰人也後徙居荊州之南舉進士積官至太常博士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氏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其於昆弟尤篤友愛一書錄解題地理類一春陵圖志十卷教授臨江章穎茂憲撰又一別史類一東都事略一百五十卷眉山王偁季平撰

三善士失征君名

寶儼定本朝四大舞

易文舞用原廟殿名

石晉故疆

劉仁恭割在遺虜事

契丹陷營平二州

灤州灤河為灤河

石晉割賂諸地

契丹主冊石晉為帝

割十六州失地險

盧龍之險在營平

宗廟樂有舞。建隆初。寶儼定太廟四舞。僖祖曰大

善。順祖曰大寧。翼祖曰大順。宣祖曰大慶。列聖

皆以大為名。中興後。自僖祖基命。至欽宗。端慶

以原廟殿名為舞名。禮官之失也。〔集證〕玉海一百七。建隆九年五月判太常寶儼

上新定太廟室舞曲名及登歌辭。自僖至宣凡四舞。四曲。僖曰大善。順曰大寧。翼曰大順。宣曰大慶。列聖皆以大為名。太祖大定。太宗大盛。真宗大明。仁宗大仁。英宗大英。神宗大神。哲宗大成。中興饗廟樂舞。太祖酌獻。皇武。太宗大定。真宗熙文。仁宗美成。英宗治隆。神宗大明。哲宗重光。徽宗承元。欽宗端慶。自皇武至端慶。皆原廟殿名。以為舞名。非也。

長編。宣和五年。求石晉故疆。不思營平灤二州。乃

劉仁恭遺虜。虜不肯割。〔案〕今本長編缺徽欽兩朝事。按五代史。劉仁

恭無割地遺虜之事。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

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原注〕唐無灤州。〔武經總要〕石晉割賂燕薊。易定。師王都。驅其民入契丹。因以為灤河為名。

以居之。〔案〕賈耽說。西北渡灤河至盧龍鎮。〔唐賈循傳〕張守珪北伐。次灤河。〔薛訥傳〕師至灤河。〔全云〕胡身之通鑑註。中較此為詳。近時顧氏日知錄本之。武經總要最謬。石晉時安得尚有王都。○〔元圻案〕通鑑後晉記。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契丹主作冊書。命石敬瑭為大晉皇帝。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胡三省註〕人皆

以石晉割十六州為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余謂雁門以北諸州。奔之猶有關隘可守。漢建安喪亂。奔陜北之地。不害為魏晉之疆。是也。若割燕薊順等州。則為失地。險然盧龍之險。在營平二

平州路燕京
仁宗制科十
五人
何泳富弼蘇
紳
吳育田況
張方平再舉
制科
錢明逸彥遠
兄弟
吳奎夏噩陳
舜俞
錢藻王介
蘇軾轍兄弟
錢易制科在
前
邵克以宰相
姻報罷
制科之盛錢
氏一家

州界東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險久矣宋陳均九朝編年備要二十九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陷之後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為平州路至石晉之初阿保機耶律德光又得檀順景薊涿易六郡建燕山為燕京以轄六郡號為燕京路與平州自成兩路始朝廷自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也

仁宗時制科十五人天聖何泳富弼景祐蘇紳吳

育張方平田況案田況之舉長編載在寶元元年慶歷錢明逸彥遠皇

祐吳奎嘉祐夏噩陳舜俞錢藻蘇軾轍王介東

坡同年王中甫挽詞詩先帝親收十五人案自註云仁宗朝賢良十五人今惟富鄭公張宣徽錢純老及余與舍

弟在閣按仁宗本紀書策制舉人見天聖八年景祐元年寶元元年注者多誤慶歷二年六年皇祐元年五年嘉祐二年四年六年與此亦不甚合

惟玉海科舉所載合又云父子則錢易明逸彥遠兄弟則二蘇二錢再舉制科則張方平仁皇親擢十五人蓋錢易在前故○元圻案長編一百九仁宗天聖九年七月御崇政殿試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成都何泳茂才異等富弼泳弼所對策並入第四等以泳為祠部員外郎同判永興軍賜五品服弼為將作監丞知長水縣自註云泳邑里據登科記當考

又二百十四景祐元年六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蘇紳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大理寺丞吳育茂才異等張方平育策不及三千字特擢之以育為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

判湖州紳為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方平為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二百一十二寶元元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田況大理評事張方平茂才異等邵克況所對策入

第四等方平四等次克與宰相張士遜聯姻報罷況遷太常丞方平著作佐郎通判江甯府及睦州況信都人克丹陽人也又二百二十七慶歷二年八月策試才識兼茂明體達用科殿

王彭所對不入等
汪輔之以無
行罷
吳育蘇軾策
三等

夏噩以私貸
民錢廢
郊社文襲遺
匈奴書
棄宗社為薄
物細故

中丞錢明逸明逸所對策入第四等次以為太常博士通判廬州明逸易子也又一百五十九慶歷六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錢彥遠彥遠策入第四等擢祠部員外郎知潤州彥遠易之子明逸之兄也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又二百六十七皇祐元年八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殿中丞吳奎奎所對入第四等以奎為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奎北海人又二百八十六嘉祐二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秘書丞王彭材識兼茂明於體用明州觀察推官夏噩彭所對不入等噩入第四等授光祿寺丞噩越州人也自註噩越州人據登科記又二百九十一嘉祐四年八月策試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明州觀察推官陳舜俞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旌德縣尉錢藻汪輔之舜俞藻所對策並入等授舜俞著作佐郎簽書忠正軍節度判官藻試校書郎無為軍判官輔之亦入等御史沈起言其無行罷之舜俞烏程人藻鏐五世孫也又二百九十四嘉祐六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澠池縣主簿蘇轍軾策三等介四等轍四等次以軾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事介為秘書丞知靜海縣轍為商州軍事推官介衢州人也石林燕語五仁宗初復制科立等甚嚴惟吳春卿蘇子瞻入第三等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蘇紳字儀甫泉州晉江人頌之父吳育字春卿建安人充之兄諡正肅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舉茂材異等又中賢良方正田況字元均冀州信都人錢明逸字子飛諡修懿彥遠字子高吳奎字長文諡文肅陳舜俞字令舉自號白牛居士錢藻字醇老明逸從子宋史俱有傳舜俞附張問傳藻附明逸傳長編一百九十四嘉祐六年七月知長洲縣夏噩坐私貸民錢特勒停噩中制科本路提點刑獄王道古惡其輕傲摺其事而廢之施宿蘇東坡王中甫挽詩注王中甫名介三衢人官止祠部郎中

乾道元年郊赦文云前事俱捐弗念乎

薄物細故烝民咸乂靡分乎爾界此疆洪文惠

所草也朱文公與陳正獻書曰卑辭厚禮

全云名俊

閣按孝宗在位三年乙酉改元

朱子言乞憐
仇讎

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肆然以令於天

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孰有大

於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

何正但失辭耳錯引典故不至見絕也○三元圻案漢書匈奴傳文帝後二年遺匈奴書曰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以離兄弟之驩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

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洪适初名造後更今名字景伯鄱陽人皓長子相孝宗諡文惠著盤洲集宋史有傳朱子書見文集二十四

孝皇獨運萬機頗以近習察大臣中庸或問敬大

臣之說大事記呂成公祖謙撰大臣從臣之說皆以寓箴

諷之意文鑑所取如徐鼎臣名鉉君臣論文潞公

鼂錯論蘇明允任相論秦少游石慶論之類皆

諫書也全三王文鑑所以可貴在此○三元圻案朱子中庸或問曰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如置之大臣之位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

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益深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不可勝言者矣呂成公大事記曰周赧王

五年客卿謂秦武王曰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則從臣不事大臣矣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事近臣矣一解題曰大臣從臣之名始見於此所謂大臣者張儀甘茂也所謂從

臣者公孫郝也韓客謂向壽曰今王之愛習也公不如公孫郝然則當時所謂從臣者愛習而侍從者也文武成康之際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列之于六官之屬曷嘗有內外之間哉秦乃用

孝宗以近習
察大臣
秦客卿論大
臣從臣
朱子論大臣
小臣
徐鼎臣君臣
論
文潞公鼂錯
論
蘇明允任相
論
石慶醇謹無
匡正
皇朝文鑑有
深意
士大夫異於

其愛習為人主私人其權至與大臣相抗古無是也遇昏弱之主則大臣從臣表裏締結合為欺罔遇英武之主秦武之流不過防其交通使之互相伺察而已雖自以為得駕馭之術不知體統舛雜中外痞隔致亂之道也徐鼎臣君臣論曰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疏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無苟合之譽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況不禮之哉文潞公晁錯論曰臣讀漢史晁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不能及故自親事臣謂錯之言乖謬頗甚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為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后自聖無復察邇言好問之裕蘇明允任相論曰任相之道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無怨言責之重然後待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厚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恤其私秦觀石慶論曰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為為得計既而不知所為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書錄解題總集類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呂祖謙編孝廟賜名文鑑朱晦庵晚歲嘗語學者曰此書編次篇篇有意每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壓卷如賦取五鳳樓之類其所載奏議亦繫一時政治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盡在其中非選粹比也朱子淳熙八年召對摺子云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恐陛下未及施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孝宗之失朱子嘗顯規之

真文中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

遺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理宗

秀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上第二疏然朱文公封事言浙中風俗之弊并甚

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淳熙十五年戊午朱子以直寶文閣奉祠去十二月

有位恥餽遺
苞苴
脯醢金珠詩
文契券
投匭進封事

高宗廟號陵
名初議

投匭進封
事見本集

則此習猶未革也。

高宗廟號未定。有議為光宗寧宗者。見周益公思陵錄。其後兩朝用之。高宗陵名嘗擬永阜。其後

孝宗用之。

元圻案周益公思陵錄上太上廟號衆以高宗為允上曰太后以武后之故深不欲用留參欲稱光宗上曰無謂臺諫謝諤等六人乞用寧考

之寧禮官再乞用高字上顧予如何予曰以高大為義則高宗亦可上乃令就初議又王相擬太上陵名凡五永紹永興永阜永壽永思上點永思

淳熙

十四年

皇太子

即光宗也

參決庶務手詔。洪景盧所草也。

禮部太常官堂白手詔。用正觀天禧

真宗二十年丁巳改元事。

皆非所宜。

胡文定

名安國

言崇寧以來。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

節旄

徽宗崇寧四年十一月擢童貫經略安撫制置使大觀二年正月加童貫武康軍節度使仍宣撫

宗字誤。當云承

休五代史

前蜀世家王衍

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為天

雄軍節度使。

原注致堂原亂賦建承宗之旄纛亦誤○元圻案宋高宗即位胡文定上疏曰崇寧以來奄寺得志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用

李輔國故事而封王爵用田令孜故事而主兵權用龔澄樞故事而為師傅賦曰悼崇觀之已還兮乃卒踐於往躅班輔國之王爵兮建承宗之旄纛踵澄樞師傳於南

太子參決庶務詔
手詔用事之
非
奄寺用故事
建節
王承休誤承
宗
崇寧擢童貫
經略
李輔國以宦
王爵
田令孜以宦
主兵
龔澄樞以宦
師傳

漢分晞令致總兵於西蜀本全用文定疏語故仍其誤

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為胡忠簡銓繳

還而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詞醜

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先輩

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尚嚴今當嚴者反

寬是以不免為具眼者勘破學者所當戒也云何

若皆悻悻而去誰與事君南軒東萊必非苟容者也勉齋亦為後學立此防維耳全云陳叔進名騃又云南軒受孝宗知遇最深自不應以人言遽去東萊則似不必元圻案周

益公省齋文稿胡忠憲神道碑曰公雖與張忠獻善及其子賜金紫則謂不當如勳臣子繳奏之楊誠齋跋澹庵先生繳張欽夫賜章服答詔詩云紫綬當時賜兩人一為乳臭一名

臣老韓不要令同傳誰會先生此意真自注云是日欽夫與一吳氏子同賜命獨繳欽夫然則忠簡有深意焉誠齋必有所據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呂成公集皇朝文鑑成孝宗

除公直秘閣暨賜御府金帛陳騃時為中書舍人執奏以為此特編類之勞恐賞太厚成公遂

力辭貼職上不從案宋史呂成公本傳載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成公實辭而不獲也黃勉齋名幹字直卿朱子弟子陳騃台州臨海人官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宋史俱有傳

微之又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

和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略之

南軒東萊不辭賜
胡忠簡繳欽夫章服
陳騃沮成公職賞
黃勉齋不足先輩
繳賜不欲老韓同傳
孝宗重文鑑書
東萊象山學術

帝后神御寓
佛寺
景靈宮十一
殿
元豐時原廟
六殿
御容告遷入
內
別殿五以奉
母后

外卻無枉尺直尋之意。

何云惟事關君德者不可不爭至於處眾和而不同可也 全云此以二公學術言之謂

呂學深穩而稍不同陸學則自成其是也觀鵝湖之會可見何說謬○元圻案 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學者稱象山先生諡文安事蹟具宋史儒林傳

演繁露明道一二年奉安莊獻神御於慈孝寺彰德

殿則莊獻不入景靈按景靈宮建於祥符五年

以奉聖祖其為原廟自元豐五年始前此帝后

館御寓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莊獻也。

元圻案程大昌演繁露續

集一明道二年奉安莊獻明肅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莊懿太后於景靈宮廣孝殿然則莊獻不入景靈耶 長編七十九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先是詔丁謂等于京城擇地建

宮以奉聖祖謂等奏司天少監王熙元言按天文志太微宮南有天廟星乃帝王祖廟也宜就大內之丙地乃得錫慶院吉地即令謂等與內侍鄧守恩修建戊辰詔上新宮名曰景靈又一

三百三十一神宗元豐五年十月乙丑詔景靈宮奉真廣孝孝嚴英德殿慈孝寺崇真彰德殿普安禪院隆福殿御容十月丁丑告遷入內奉先資福禪院慶基殿太平興國寺開先殿啟聖

院永隆殿崇先觀永崇殿普安禪院重徽殿御容十一月壬子告遷入內又三百三十一元豐五年十一月癸未上朝享景靈宮先是祖宗神御殿分建於諸寺觀上以為未足以稱嚴奉

之義乃酌原廟之制即景靈宮建十一殿每歲孟月朝享以盡時王之禮 玉海卷一百一郊祀祠宮門元豐五年詔有司度宮之東而建六殿為原廟奉祖宗像設又為別殿五於其北以

奉母后宣祖曰天原藝祖曰皇武太宗曰大定真宗曰熙文仁宗曰美成英宗曰治隆昭憲后曰太始孝明后曰儷極懿德明德元德后輝德章穆章獻章懿后曰衍慶慈聖后曰繼仁 莊

獻明肅真宗后姓劉氏莊懿仁宗生母姓李氏仁宗追尊為皇太后

曹輔有二人
秦少游調定
海主簿
選人改換七
階
曹輔子章履
負擔
周恤巡內黨
人
蔡京導帝微
行
輕車小輦七
幸

攻媿跋曹子方書以為祐陵時上書論時事靖康

欽宗至樞筦元愚謂有兩曹輔其一字子方與蘇黃

游若論事為樞筦者字載德龜山為銘見龜山集三十七合

為一人非也。全三曹子方海陵人東坡有送之赴閩漕詩其為樞筦者則與龜山同里又淮海樓記

考國史傳秦少游調定海主簿而文集無一語

及之愚謂少游為蔡州教授時選人七階未改

主簿乃初階非歷此官也。元圻案樓大防攻媿集跋曹子方書云祐陵盛時曹公上書極論時事廟堂質

責之問所從知對曰天下皆知之而相公不知所詐焉用彼相遂貶去京尹不忍辱之引頸荷校而行吏卒問何以為路費曰少俟吾子已而一介草履負擔而至即其子也問所攜前則草履後則乾糧卒憤然欲加捽辱子奮曰我父得罪朝廷爾曹敢無禮我當殺爾愕不敢動靖康初召還寢至樞筦又聞人也宜乎遊了翁之門楊龜山曹公墓銘曰曹輔字載德南劍州

沙縣人元符三年中進士第靖康圍城中簽書樞密院事高宗初卒東坡有送曹輔赴閩漕詩註輔字子方海陵人元豐間為鄜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後提點廣西刑獄先生在惠

數年數有往來書帖元祐黨禍諸賢多在巡內子方周恤備至士論與之山谷集有送曹

子方福建路運判詩宋史曹輔傳輔南劍州人自政和後蔡京導帝微行外置行幸局民

間猶未知以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言自是傳聞四方輔知言必獲罪義不可止召

子紳付以家事乃上疏編管郴州靖康改元歷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攻媿集一定海縣淮海樓記曰問樓何以名曰秦少游初筮之地也退而攷之國史傳云元祐初調定海主簿信矣又求於文集則絕無一語及之訪諸父老相去百餘年間耳目所不接不可得而攷

矣〔宋史職官志〕崇寧初以議者有請自承直至將仕郎凡換選人七階

律疏與刑統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敕雖

引疏義頗有增損天聖〔仁宗即位〕中孫奭校定律文

及疏為音義〔何正宋初士大夫留意實事〕〇三元圻案〔高承事物紀原〕唐宣宗時以刑律分類為大中刑律統類故五代以來又有刑統〔唐〕

志〕律疏三十卷長孫無忌奉詔撰〔書錄解題法令類〕律文十二卷音義一卷自魏李悝漢蕭何以來更三國六朝隋唐因革損益備矣本朝天聖中孫奭等始撰音義自名例至斷獄

歷代異名皆著之又刑統三十卷判大理寺燕山寶儀可象詳定初范質既相周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特詔詳定號大周刑統凡二十一卷至是重加詳定建隆四年頒行又慶元勅令

格式一百二十二卷丞相京鏗等表上國朝自建隆以來世有編勅每更修定號為新書其有續降指揮謂之後勅以待他時修入云〔釋文瑩玉壺清話〕范質議刑典疏曰先王所恤莫

重於刑今繁苛失中輕重無準民罹橫刑吏得侮法願陛下留神刑典深軫無告周世宗命公與臺官劇可久知雜張湜詳修刊定五年書成目曰刑統

江休復嘉祐雜志駕頭初即祚所坐王原叔曰此坐

傳四世矣按國史輿服志駕頭七寶牀也覆以

緋羅繡帕內臣馬上捧之〔原注〕嘉祐六年幸睦親宅內侍墮馬駕頭壞遂以閣門祗候內侍各二員挾駕左

右次扇篋又以皇城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全〕江休復名鄰幾王原叔名洙〔集證〕江隣幾雜志二卷晁氏曰皇朝江休復撰休復歐陽永叔之執友其所紀精博絕人遠甚鄰

幾其字也又名嘉祐雜志按今存一卷〔夢溪筆談〕正衙法座香木為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偃織藤冒之若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抱之曰駕頭蓋後曲蓋謂之篋兩扇夾心

律疏刑統不同〔同〕孫奭為律文音義勅令格式新書范質建議定刑典

初即祚坐駕頭

緋羅繡帕覆七寶牀

正衙法座形製

扇篋皆繡或銷金

內侍挾駕左右次

抱繡裹兀子
馬上
更朝加覆黃
帽
景祐郊赦錄
叛後
梁適石介事
遇異

通謂之扇篋皆繡亦有銷金者即古之華蓋也○〔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一百九十四仁宗嘉祐六年太常禮院及整肅禁衛所並言請自今駕出以閣門祇候並內臣各二員挾駕頭左右次扇篋仍以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先是幸睦親宅內侍抱駕頭墮馬駕頭壞御史中丞韓絳乞增乘輿出入儀衛之禁事下太常禮院等處參議而定此制〔注〕江休復雜志云韓維問李淑駕頭何物曰百講坐之一劉敞訪之王洙云御座傳四世矣乃初即位所坐〔老學庵筆記〕駕頭舊一老宦者抱繡裹兀子於馬上高廟時猶然今乃代以閣門官〔葉大慶愛日齋叢抄〕舊制駕頭未詳所始相傳更一朝即加覆黃帽一重〔孔氏談苑〕云駕頭者祖宗即位時所坐也相傳寶之

景祐二年郊赦梁適上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今

錄其後不可以為勸仁皇是其言記姓名禁中

石介亦論赦書不當求朱梁劉漢後遂罷罷不召

其言一也而黜陟異焉豈遇不遇有命乎〔元圻案〕石介燕

語七〕梁莊肅公景祐中監在京倉南郊赦錄朱全忠之後莊肅上疏曰全忠叛臣也何以為勸仁宗善之擢審刑院詳議官記其姓名禁中自是遂見進用〔宋王珪華陽集二十七〕梁莊肅墓志曰公諱適字仲賢世鄆人景祐中進士及第南郊赦書錄朱全忠之後公曰全忠叛臣也何足以為勸仁宗是其言記姓名禁中〔歐陽公〕上杜中丞書曰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修獨以為不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長編〕一百十七此二事同載於景祐二年同時而用舍不同如此

詔書不具草

乾道中張說王王之奇簽發書樞密院事辭免降詔直

諸人
白居易辭除
嚴孟制
東坡論不允
辭免詔
周必大辭除
貴戚制
莫濟封還錄
黃倪思封還詞
頭
蔡幼學尤憤
繳奏
韓偓不草廢
喪詔
腕可斷麻不
可草
師彘具衆耳
目

學士院。周必大奏。唐元和間。白居易在翰林。奉

宣草。嚴綬。江陵節度使。孟元陽。右羽林統軍。制

皆奏請裁量。未敢便撰。元祐中。師臣。避免。拜之

禮。執政辭遷秩之命。蘇軾當撰答詔。言其不可。

卒如所請。今除用執政。非節度統軍。免拜遷秩。

此二人辭免。不允詔書。臣未敢具草。〔案〕白居易事唐書本傳不載。〔孟元陽

傳〕憲宗五年入為右羽林統軍。蓋諫而不從也。〔東坡乞允文彥博等辭免拜劄子云〕臣近奉聖旨。撰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免拜詔書。今又降准內降。指揮撰不允彥博辭。避免

拜批答。臣謹按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臣是有司合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見。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閔。老臣眷眷不已。遇其朝見

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為非常之恩。所有不允批答。臣未敢撰。又〔乞允安燾辭免轉官劄子云〕臣今准內批。安燾辭免。右光祿大夫降詔。不允。臣竊謂朝廷豈以執政六人五人。進用故加遷

秩。以慰其心。燾位冠西樞。委寄至重。豈有見人擢用。即以介懷。今燾力辭。正為知義。臣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為詞。伏望聖恩。從其所請。〔宋史周必大傳〕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

莫濟封還錄。黃必大奏曰。昨舉朝以為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誤。而止。曾未周歲。此命復出。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上批。王曦疾速。讓入濟。必大予宮觀。紹熙

〔閣按〕光宗初即位。庚戌改元。中。譙熙載。自遙郡觀察使。除正任。辭免。

降詔。倪思封還詞頭。亦引蘇軾論不當撰。辭免。

不允。詔者凡三。嘉定

寧宗在位十四年戊辰改元嘉定

中。師。擢

室宗知

臨安府。辭免。免蔡幼學

全三三子行之止齋弟子以師擢附柄臣故不肯草詔

當草詔。奏

曰。不允。必有褒語。臣無辭以草。淳祐

閣按理宗在位十七年辛丑改元

中。別之傑

之傑字宋才鄧州人淳祐七年參知政事宋史有傳

參知政事。尤焞

全三三號木石先生○焞延之

之孫官禮部尚書

不草答詔。此禁林繳奏故事也。唐末韋貽

範起復

在昭宗天復二年

命韓偓草制。偓曰。腕可斷。麻不可

草。上疏論之。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盛世

事故。前輩不以為故實。

元圻案唐書韓偓傳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上言陛下誠惜貽範未俟變纒

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峨冠廟堂入泣血極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廢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耶偓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

百官至而麻不出葉水心蔡行之墓誌曰公温州瑞安新城里蔡氏名幼學字行之乾道八年進士直學士院時趙師彝知臨安府公當不允詔奏師彝之為人與其行事衆耳目素具

也於是四典京邑非臣所知不允當有褒詔臣無辭以草遂止

蔣希魯居姑蘇。延盧仲甫

秉

後圃。希魯曰。亭沼粗

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

蔣圃亭沼粗

恨林木未就

亭沼如爵位
時至得
林木如名節
久乃成
臺榭如富貴
蔣堂延譽後
進
廬仲甫必為
佳器
尹師魯誌附
論辨
有宋先達為
古文
柳開穆脩鄭
條返古
鄭條著金斗
集
師魯文簡而
意深
疾讀五行俱
下
歐文欲以簡
慰亡友
宋文承五代
卑弱
楊大年文事
藻飾

之。林木譬言名節。非素修弗成。何云東坡先生嘗云臺榭如富貴時至即有草木如名節久而後成○

元圻案一東都事略六十一蔣堂傳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舉進士官禮部侍郎為人脩潔遇事不稍屈延譽後進如不及宋史盧秉傳秉字仲甫湖州德清人未冠有雋譽嘗謁蔣

堂坐池亭堂曰池沼粗適悵林木未就耳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為佳器中進士甲科官龍圖閣直學士元祐

中知荆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民降待制

歐陽公辨尹師魯誌曰若作古文。又自師魯始。則前

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宋閣本脫宋字從何本增先達甚多。何云如王元之文

亦自有古意所謂先達甚多也不敢斷自師魯始也。案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當時有議其文太簡者故作論以附誌文之後云云又曰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謂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文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愛此文所以慰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條之名不著。館閣書目有鄭條集一卷。條蜀人。自號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元圻案歐陽公尹洙墓誌曰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

少舉進士及第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穆脩字伯長鄆州人擢進士第初授泰州司理參軍集三卷宋史入文苑傳朱子名臣言行錄稱洙學古文於脩陳振孫亦云尹洙兄弟從

脩學古文范文正尹師魯集序曰五代之文體卑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泊楊大年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用於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穆伯長力為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

下之文一變而古柳河東集載沈晦後序曰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穆脩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書錄解題

公羽注困學紀聞 卷十五 考史 十四 中華書局聚

柳歐等兩振
文體

伊川不短前
輩

勳舍比聖門
語委曲

和靖言在養
忠厚

剖析精微之
功宜言

定大計惟謀
臧否

建炎後相多
姦佞

李綱沮於汪
黃

鼎浚沮於檜
及其黨

隆淳大臣充
位

慶嘉政在佐
胃彌遠

更一相曰更
化

相賈宋亡猶
西晉

賈似道少落

目錄類一 中興館閣書目二十卷秘書監臨海陳騏叔進等撰淳熙五年上之著錄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國朝王士正居易錄二十一 宋古文始於柳開穆脩鄭條三人柳穆今有集人多知之條蘇州人天聖八年王拱辰榜第三甲進士咸平三年陳堯咨榜進士為之子也兄脩景祐二年王整榜進士及第見姑蘇科第表與館閣書目云蜀人不同

祁寬問和靜尹先生曰伊川謂歐陽永叔如何先

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

且取他長處呂成公與朱文公論胡子知書曰孟子

論子孟施舍北宮黝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

而子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

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

乎文公答曰和靜之言當表而出之元圻案一書錄解題儒家類一尹和靖

語錄四卷馮忠恕祁寬居之呂堅中崇實所錄尹焞彥明語一朱子答呂成公別紙云養忠厚革澆浮之論甚善要當以此為主而剖析精微之功自不相妨耳和靖錄中謂伊川未嘗言前輩之短此意甚善和靖之言當表而出之

劉應起時可淳祐理宗十七年辛丑改元初為太學博士言定大

計曰謀之而臧則文子文孫宜君宜王謀之不

臧則生天王家以為大感。此人所難言也。

建炎。

閣按高宗初即位丁未改元

李綱去而潛善伯彥相。

案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避敵上意已決綱

謂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疏上留中遷左僕射汪黃當國

紹興趙鼎張浚去而檜相。

檜主和議

鼎力求去位浚論彗星之變檜怒令臺諫交論浚奉祠居永州

檜死其黨迭為相。

謂乃俟商湯思退

隆興

閣按

孝宗初即位癸未改元

至淳熙萬機獨運而大臣充位。

呂成公淳熙四年輪對劄子有

陛下聖躬獨勞而無羣臣之助之語

慶元後政在侂胄嘉定後政在彌遠。

端平

閣按理宗在位十年甲午改元

訖景定更一相則曰更化。然姦

臣弄權之日常多。陽淑消而陰慝長。危亡之證

所由來漸矣。陰凝冰堅。極於似道。邵子謂禍在

夕陽亭一語。

何云見第十三卷

遂與西晉同轍哀哉。

全云黃東發兩朝政要言之

最詳○三元折案賈似道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父涉蔭補嘉興司倉曹會其姝入宮有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赴廷對寢致柄用西晉之亡由賈充賈后之父也故曰與西晉同轍

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極胡

桀謂之草頭古。天下苦其害在民。

三元折案碧雲駝梁適始與蘇紳有奸邪之跡時

紳適草頭木

脚頭古天下

苦民謠

薛胡聶趙為

四木

開禧貪濁之

平原列壽禮

天慶觀

肩鏽三十皮

籠

以記問取人

梁適對次公

名字

湯思退對生

人婦

許敬宗對顯

項帝邱

號草頭木脚隱寓其姓也既同附中官得秉政豪視朝士自三司使楊察而下皆受其慢罵一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丙集薛會之極胡仲方集皆史所任也諸人伏闕言事以民謠謂胡薛為草頭古天下苦象其姓也謂虐我生民莫非爾極象其名也薛極胡樂聶子述趙汝述四人詔附史彌遠當時又謂之四木

朝野雜記記載開禧閣按寧宗在位十一年乙丑改元貪濁之事詳矣繼其

後者又甚焉當時謂侍從之臣無論思有獻納

他可知矣以陰召陰極於天下無邦全云此魏公鶴山語以譏史相之苞苴

也見天台吳子良木筆雜鈔〇元圻案周密癸辛雜誌後集朝野雜記所載韓平原送壽禮物各列之天慶觀廊間觀者為之駭然以近世觀之每有饋遺惟恐外人窺伺肯張皇以眩衆目哉嘗聞有闔帥饋師憲三十皮籠肩鏽甚嚴其承受人不過齋書函及魚鑰小匣投納而已籠中之物雖承受人亦所不知也其視平原之事何翅萬萬

仁宗閱審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適對以黃霸蓋寬

饒字高宗閱刑部奏案有生人婦而湯思退對

以見魏志杜畿傳皆簡上知至輔相然以記問

取人則許敬宗賢於竇德元矣元圻案宋釋文瑩玉壺清話梁丞相適始任詳刑一日

隨判院盧南金進劄子奏案中有臣僚名次公者仁宗問曰因何名次公判院明法登仕不能即對時梁代對曰臣聞漢黃霸字次公必以霸字而名也由是不十年至台輔沈存中夢

溪筆談云景祐中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進呈上忽問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龐莊敏越次對曰前漢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上頷之宋史梁適傳載其事龐籍傳不

竇德元勤職
寡學術

封濟王意取
水絕
降封巴陵非
令典
厚齋請封鎮
王錫謚
王莽時大旱
濟枯
鎮王指瓊厓
置史
呼彌遠為新
恩

載漢桓寬亦字次公酷吏義縱傳之張次公則名也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宋史本傳不載此事 三國魏杜叢傳注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唐書姦臣傳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竇德元此謂帝邱何也德元不對敬宗儼曰臣能知之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為寒浞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為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其頌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邱徙居之左氏稱相予奪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邱 竇德元威從孫高宗麟德初進左相本傳稱其勤職納己而寡學術

四瀆濟水獨絕朱全忠篡唐降昭宣帝為濟陰王

嘉定末濟王之封豈權臣亦取濟水之絕乎又

蕭衍篡齊降和帝為巴陵王而濟王亦降封巴

陵公非令典也為大臣者不知則不學知之則

何以示後閣按一宗室鎮王竑傳德祐元年試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王應麟請更封大國表墓錫謚議者謂迎善氣銷惡運莫先於此陞封鎮王謚昭肅

以臣萬畝賜其家遣應麟致祭一元圻案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有刊城温蘇子所都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鎮王竑希瞿之子也初沂靖惠王薨無嗣以竑為之後賜名均尋

賜名貴和太子詢薨迺立為皇子賜名竑封濟國公竑宮壁有輿地圖竑指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時沂王猶未

有後選宗室希璠之子昀繼之彌遠獨與鄭清之議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寧宗崩彌遠召昀即位竑封濟王寶慶元年

正月湖州人潘壬與其弟丙謀立竑事平逼竑縊於州治追奪王爵降封巴陵縣公

紹興建儲欲更名燁周益公謂與唐昭宗同

〔閣按〕孝宗本紀漏

彌遠清之議
易儲
建儲更名同
前代

音字蓋唐昭宗名燁

而亟改之景定

理宗在位三十六年庚申改元

建儲更名乃與蜀

漢後主太子同咸淳末命嗣君之名又與唐中

宗同而當時無言者

〔元圻案〕周益公紹興淳熙兩朝內禪詔跋曰高宗以壬午五月甲子降旨立儲禮部侍郎呂廣問

語臣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臣謂與唐昭宗燁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丞相取旨別擬定乃用今名宣布而初札不復改矣〔錢氏大昕養新錄七〕宋史度宗本名孟啓淳祐十一年賜名

致寶祐元年立為皇子改賜名禔景定元年立為皇太子賜字長源若蜀後主太子名璿與度宗名不同厚齋仕於景定朝不當有誤豈宋史轉不足信耶抑厚齋誤記三國志耶理宗咸

淳十年七月嘉國公焜即位焜說文作焜从日中視絲古文以為顯字唐中宗名顯

君親觀史難直筆

唐鑑

曰後世人君觀史而宰相監脩欲其

直筆不亦難乎其論正矣然自唐姦臣為時政

記而史益誣近世尤甚余嘗觀寶慶日歷欺誣

之言所謂以一手掩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議

不泯耳

〔元圻案〕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十七年初上謂監脩國史房元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隱惡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

獻上曰朕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冊府元龜國史部記注類〕姚璿則天長壽初為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即宰相一

君親觀史難直筆
時政記內廷日歷
一手掩天下目

宰相安與生
事李良嗣言遼
可取童貫賂女真
得空城葛勝仲王黼
聯姻胡文定久仕
及罷職朱子立朝日
短沈繼祖誣朱
子十罪朱子忤侂冑
及平居

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撰時政記自璿始也（宋費衮梁谿漫志）唐
故事宰臣每於閣內及延英奏論政事退歸中書維知印宰臣得書其日德音及凡宰臣奏事
付史館名時政記其後議者謂所奏事非一端移數刻之久或但記出己之辭而忘同列之對
恐有遺漏乞令宰臣人自為記國初以扈蒙之言詔盧多遜錄時政月送史館然乞不能成書
太平興國末直史館胡旦言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皆置時政記周顯德中密院置內廷日
歷望令樞密院依舊置內廷日歷詔自今軍國政要並委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副使
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館昉因請每月先
奏御後付所司時政記奏御自昉始

葛文康勝仲與王黼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

生事則天下危（元圻案）宋史文苑傳七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紹聖四年
進士再知湖州巧祠歸卒謚文康（東都事略）一百六王黼

傳一黼開封祥符人舉進士宣和二年拜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官為特進自國朝以來命相
未有也遼人李良嗣不得志於其國亡來歸我言遼可取若結女真共圖之則石晉所割燕雲
之地可復徽宗以問大臣皆以為不可黼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彼之所開釁慢我者
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置弗取則女真獨強吾不免事之中原地恐非我有也已而
童貫伐燕無功厚賂女真得其空城（九朝編年備要）徽宗宣和九年顯謨閣待制知湖州葛
勝仲與王黼聯姻與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願公享宰相之安無使天
下至於
危也

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不登六

載此胡致堂先公朱文公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

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此黃勉齋朱子道義重而

爵位輕所以立言不朽。

元圻案胡文定公於哲宗紹聖四年丁丑中進士第高宗紹興二年壬子以論朱勝非罷職

朱子於高宗紹興十八年戊辰中進士第寧宗慶元二年以御史沈繼祖誣朱子十罪落職罷祠四年戊午乞致仕

宋劉時舉續資治通鑑寧宗廣元六年三月甲子朱熹卒朱子平居倦倦無一念不在於國然謹難進之禮厲易退之節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

無名氏宋史全文二十八光宗紹興五年閏十月戊寅侍講朱熹以上疏忤韓侂胄罷朱子以十月辛卯入見中間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面對賜食者一在朝甫四十六日

邵公濟世亂

避蜀

築室犍為西山告家廟文曰少時

得大父平生之言于汝潁大夫士曰世行亂蜀

安可避居焉大父學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

國亂先人載家使蜀免焉

原注大父康節先人伯温也

梁世榮錄南軒語云温公作相夫人聞其終夜長

吁問之曰某所奏盜賊某所又奏某事吾為宰

相使天下如此所以長吁也按温公集張夫人

終於元豐五年此記錄之誤也

元圻案温公敘清河郡君文曰清河郡君張氏冀州信

都人禮部尚書致仕存之女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之妻也年十六適司馬氏夫登朝封清河縣君及為學士改郡君年六十元豐五年正月壬子晦終於洛陽東坡温公神道碑曰公以端

温公覽奏長吁温公妻清河郡君

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計距張夫人之歿已五年矣

黃定策時政
無諱
孝宗擢榜首
能容直

徐霖上書著
直聲
不爭公義而
仇明德
史嵩之姦深
霖書發姦說
多名言
趙汝騰推崇

乾道壬辰黃定對策謂以大有為之時為改過之

日月又云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雖有知

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其

所不用之術顧眄周行類不適用則曰腐儒曰

好名曰是黨耳於是始有棄文尚武親內疏外

之心何不因羣情之所共違而察一己之獨嚮

其言皆剴切孝皇擢之第一有以見容直之盛

德而秉史筆者未之紀焉元圻案一書錄解題歌詞類鳳城詞一

徐景說霖以書義冠南宮上書言時宰姦深之狀

曰不與天下之公義爭而與陛下之明德為仇

每潛沮其發見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漸使陛下

之明德不得滋長廣充以窺見其姦而或覺之

也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其也奪豪傑之心景說由是著直聲何云真腐儒元圻案

宋史徐霖傳霖字景說西安人有志聖賢之道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授沅州教授時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顯國霖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見者吐舌霖書又云其術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為小人也恆於善類之中擇其質柔氣弱易以搖奪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己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持名節之心不足以勝其富貴之欲義利之辨終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其後賈似道以權術牢籠有名士不愛官爵以小利啗之使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皆是術也義門以腐儒目之過矣趙汝騰庸齋集有贊徑坂使君講席之感詩云立天地心鳴道鐸開生靈眼識師儒其推挹如此徑坂霖別字

唐及國初策題甚簡蓋舉子寫題於試卷故也慶

歷後不復寫題寢失之繁今有數千言者問乎

其不足疑閣按蔣之奇傳英宗時舉賢良方正及對策失書問日報罷則謂慶歷後云云者恐誤集證慶歷不復寫全題疑仍書策問某事若今第幾

問然蔣之奇傳失書問目當謂此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一百一十六仁宗慶歷二年賈昌朝請罷舉人試院所寫策題從之閣氏不得見長編故以為誤

嘉祐制策曰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此晉謝

安之言也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此唐陸贄之

言也二蘇公之對不能無所遺閣按二當作大東坡止對不可擾獄市為曹參不及謝安止

初制策題寫卷甚簡慶歷時罷寫策題蔣之奇失書策問目二蘇對策有遺治當先內謝安言何以為京師陸贄言虛實相養曹參戒勿擾

獄市
命秩分官有

四
王儉論京師

符伍

單穆公言錢

貨重輕

溫公等第策

卷
國稅兩號彌

封

游復考行妻
子夢寐

對錢貨經重之相權為召穆公不及陸贄故曰有遺且此乃景王時單穆公非厲王時召穆公
虎也尤誤○三元圻案陸宣公論進瓜果人擬官第二狀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
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校俸者惟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
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
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
廢權〔通鑑齊紀〕高帝建元元年帝以建康居民錯雜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括王儉諫
曰京師之地四方輻湊必欲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也乃止此
語晉書謝安傳不載〔東坡對策〕曰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擿姦或曰
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
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
害其爲擿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
之相養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
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
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司馬溫公論制策等第狀〕曰
近蒙差遺覆考應制舉人試卷內國稅兩號所對策辭理俱高絕出倫輩然稅所對命秩之差
虛實之相養者一兩事與所出差舛臣遂與范鎮同議以國爲第三等稅爲第四等注云狀既
上而執政以稅所試進呈欲黜之上曰其言切直不可棄也乃降一等收之即蘇轍也國稅蓋
當時彌封之號即今科場之紅號也國即東坡之卷然則王氏所云二蘇公乃兼指東坡穎濱
耳閻氏所云似未詳核

龜山誌游執中曰嘗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

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

〔全三〕沈端憲晦自厲之言本此 〔龜山集〕第三十卷游執中墓誌曰其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意爲主以閑邪寡欲爲入德之門嘗以晝驗之妻子云云 〔呂成公雜說〕引此四語謂須

於此等處常常體察最可驗學力 執
中名復游定夫先生之族父也

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

閣按

和金戰金自
守各議
趙鼎再相無
設施
史浩與張浚
詰難

呂文靖以子
著美
史直翁以子
掩美
史所薦舉皆
大儒

時辛棄疾亦主戰余謂此即西涯樂府云議和生議戰死生國雖死國恥兩太師竟誰是潘辰
評都無一是者也 全三趙忠簡是且戰且和未肯降心者也與史文惠不同文惠以力不
足為言是其審量而行又與湯思退不同又云世多咎稼軒和開禧之議然開禧未嘗能用
稼軒也水心則辭詔矣 何云趙忠簡亦主和議史直翁持論老成不容以小大概之○
元圻案宋史趙鼎傳鼎再相或議其無所設施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
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為不可信上怒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
戴天之讎今屈己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為罪
史浩傳張浚將圖恢復上以問浩浩奏先為備禦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與不教之師寇
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丙集孝宗
奮志於恢復史公浩以為不自治安可圖遠與張公浚詰難於天子凡五日浚乃見上曰史
浩之意已不可奪惟陛下英斷於是三省樞密院而命將出師浩力請罷歸 趙鼎字元
鎮解州聞喜人相高宗諡忠簡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人相高宗孝宗諡文惠嘉定十四年追
封越王改諡忠定 隆興主和者又有李椿陳敏韓元吉唐文若陳俊卿事詳齊東野語第二
卷 朱子垂拱奏摺曰今日論國計者大抵有三曰戰守和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
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
無以制勝則南渡後圖維之要盡於此矣 開禧主戰者韓侂胄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

呂文靖

夷簡

為相非無一疵可議子

公著

為名相而揚

其父之美史直翁

浩

為相非無一善可稱

何云豈直一善

子

彌遠

為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无咎

申公明恩怨
成君過
發策以時宰
諱詔
蔣良貴不避
家相諱
張浚諱稱樞
使

胡文定父子
奏疏

唐以山水代
無逸圖

〔全三〕直翁固是良相其薦朱陸陳楊葉諸公乾淳大儒一舉盡之矣呂申公所不及○〔元圻案〕史稱夷簡為相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頗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郭后之廢成其君之過舉咎莫大焉

嘉定癸未禮闈策士云發德音下明制寧皇〔閣按〕皇當作宗

遺詔下謂之遺詔蓋避時宰家諱也〔全三〕時宰乃史彌遠其會祖八行徵士

名詔蔣良貴簽判安吉州時水災後脩城郡守趙

希觀屬良貴作記用浩浩字希觀欲改良貴不

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藝祖皇帝所

望於金枝玉葉也聞者壯之〔元圻案〕宋史蔣重珍傳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

官刑部侍郎諡忠文作記事本傳不載此條可補宋史之闕張俊為樞密使其父名密紹興十一年四月甲午得旨以樞使稱之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義我扶世道正人心可

以立懦夫之志此義不明人欲橫流始也不知

邪正〔全三〕陳賈傳伯壽胡紘之徒也終也不知逆順〔全三〕留黃之徒也

唐內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五 考史 于中華書局聚

也。仁宗寶元初。圖農家耕織於延春閣。何云。虞伯生題樓攻媿耕

織圖詩序云。前代郡縣所治大門東西壁皆畫耕織圖。使民得而觀之。蓋兼以勸牧民者不獨延春也。全云。南渡之初。樓璣以耕織圖進攻媿之世父也。璣官至揚州安撫。哲

宗元符間。亦更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取祕

書省圖畫進覽。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談

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

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為圖。天

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為畫。日月在目。光宅四

海。觀心於此。則天地冲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

月祥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疏載本傳

噫。使徽宗能寘其言於坐右。則必能監成敗。別

淑慝矣。以規為瑱。聽之藐藐。而畫學設焉。黍離

麥秀之風景。其可畫乎。集證。唐書崔植傳。長慶初。穆宗問正觀開元治道。植曰。元宗即位。得姚宋納君於道。璟嘗

手寫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易以山水圖。稍怠於勤。今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玉海百六十二。寶元元年十月。改萬春閣為延春閣。兩壁畫農家蠶織圖。見

宋以山水代耕織圖。陳師錫奏圖畫經史。徽宗考試畫學。無逸為元龜。延春閣壁畫耕織樓璣圖耕織各事。今禁中養蠶。二陳同論京下。寫張去華元元論。

吏治視上趨
向漢唐循吏酷
吏諸人

富鄭公使還
辭遷秩

於紹興五年三月甲午之聖訓樓鑰耕織圖後序高宗皇帝紹開中興備知民瘼伯父璿時為於潛令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為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翦帛凡二十四事專為一圖係以五言詩賜對之日遂以進呈玉音嘉獎宣示後宮元圻案紹興五年三月甲午趙鼎奏近久雨恐傷苗稼欲下臨安府祈請孟庾沈與求曰多雨天氣久寒蠶損甚衆帝曰朕見令禁中養蠶庶使知稼穡艱難祖宗時於延春閣兩壁畫農家養蠶織絹甚詳元符間因改山水宋史陳師錫傳師錫字伯修建州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備聲及廷試神宗擢為第三蘇軾薦其學術淵源行己潔素議論剛正器識精深德行追蹤於古人文章冠絕於當世官考功郎中出知潁瀘滑三州師錫始與陳瓘同論京下時號二陳宋俞元德螢雪叢說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宋史張去華傳去華嘗獻所著元元論大旨以養民務穡為急真宗深所嘉賞命寫縑素為十八軸列置龍圖閣之四壁孫奭傳仁宗即位畫無逸圖上之帝命張於講讀閣

紹興間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於宣帝

酷吏傳十一人而八人出於武帝唐循吏傳十

五人而出於武德貞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

人而出於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上之趨嚮

閣按舊唐書良吏上下四十一人酷吏上下十八人集證漢書循吏傳六人文翁在

景武時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皆出於宣帝酷吏傳十二人郅都在文景時甯成趙禹義縱王溫舒尹齊楊僕咸宣田廣明皆出於武帝田延年嚴延年在成昭宣時尹賞在成帝時元圻案漢之張湯杜周史記列之酷吏班書以其子孫貴盛別傳二人亦在武帝時

富文忠公使虜還遷翰林學士樞密副使皆力辭

願思夷狄輕侮之恥
澶淵役罪己待罪
倪文節論屈己盟戎

李延平論治道四言
愿中聞道遠引

王徐賣國牙郎

願思夷狄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脩政。嘉定

初。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有以和戎為一二府

功。欲差次遷秩。倪文節公思曰。澶淵之役。捷而

班師。天子下詔罪己。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己盟

戎。奈何。君相反。以為慶。乃止。〔何云〕寇公真大臣。〇〔元圻案〕東坡富鄭公神道碑曰。公使契丹

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歷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密副使。

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

薪嘗膽。不忘脩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宋史倪思傳〕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辭科。官禮部尚書。諡文節。此事本傳不載。

延平先生〔全五名〕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

義。厲廉恥為先。〔元圻案〕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十一。李侗早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

必以明天理云云。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宋史道學傳〕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退居山田。謝

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

王時雍徐秉哲等為賣國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

竇鑒唐琦不
降辱
牙
升傳販國吳
袖石擊琵琶
李鄴
梅執禮謀迎
二帝
為以安勞義
利相權
吾輩八字箴
蔡元定師朱
子同諱
李茂欽一門
死節

交與虜人者。開封捉事使臣竇鑒也。李鄴以越
守降虜。而袖石擊虜偽守者。親事官唐琦也。〔集證〕

〔宋史〕王時雍蜀人為開封尹徐秉哲溜人為少尹一切搜括逼遷等事皆吳升莫傳將命而時雍秉哲行之人稱時雍為賣國牙郎因日升傳為販國吳牙開封府捉事使竇鑒不忍奉行嘆息自縊死〔唐琦傳〕琦本衛士建炎間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琵琶入守之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乃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米不肯背其主爾享國厚恩乃若此豈復齒人類哉詬罵不少屈琵琶趨殺之○〔元圻案〕宋史梅執禮傳車駕再出執禮與宗室子昉謀集兵奪萬勝門夜擄金營迎二帝以歸而王時雍徐秉哲使范瓊泄其謀故不克

朱文公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

義多者為之。〔原注〕出荀子修身篇 李誠之〔全三〕東萊弟子 嘗語真希元

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元圻案〕宋史儒林傳蔡

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聞朱熹名往師之築室西山將為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熹併及元定謫道州聞命不辭家即就道侂胄誅贈迪功郎賜諡

文節〔真西山〕蘄州使君正節李侯墓表嘉定十四年女真犯蘄水縣公出兵迎敵前後踰再旬卒不能得之於我不幸援師不至城陷公與其子士允猶率眾力戰不克死之開禧中某

與公為僚公嘗慨然見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特患立志非堅耳〔宋史〕忠義傳一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受學呂祖謙慶元初釋褐歷知蘄州金人犯淮南誠之

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子士允力戰死誠之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散大夫祕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蘄賜名褒忠

策文擢魁可觀世道

宋與契丹八十一戰
張齊賢太原勝金
范韓使賊骨寒膽破
宗澤李綱阻於三姦
虞允文采石卻敵
儒生搢紳知兵
東萊策言遠過未備
二府觀賜契丹金繒
李伯紀奏巡幸三所

珍做宋版印

元祐中李常寧注見本卷對策曰天下至大大宗社至至重

百年成之不足一日壞之有餘擢為第一景定

中有擢倫魁者理宗景定三年狀元方山京其破題云運一心之乾

開三才之泰可以觀世道之消長矣

先儒論本朝治體云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

相望而幹略未優閣按出呂祖謙傳所謂視前代有未備者然攷之史策宋

與契丹八十一戰其一勝者張齊賢太原之役

也何云張方平所言於仁宗者見東坡所作墓誌○一案東坡張文定誌無此語陳后山談叢三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器召二府觀焉熙寧中張文定公以宣徽使與召衆

謂天子脩貢為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諸公皆莫知也神宗以問公公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爾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非儒乎一韓一范使西賊骨寒膽破者

儒也宗汝霖李伯紀不見阻於耿汪黃三姦則

中原可復讎恥可雪采石卻敵乃眇然幅巾緩

帶一參贊之功何云虞允文儒豈無益於國哉搢紳不

耿南仲每事
撓沮
金主駐軍雞
籠山
劉琦歎大功
出儒生

知兵介胄不知義而天下之禍變極矣（全三）橫渠弟

軒弟子有趙方（元圻案）東萊先生淳熙四年輪對第二摺子曰國家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有未備者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如元昊之難范仲淹韓琦皆一時選莫能平殄則事功不競可知矣（東都事略張齊賢傳）雍熙三年大舉北伐齊賢請行即授給事中知代

州是時虜自湖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監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虜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州來會戰無何間使爲虜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懼美之衆爲虜所乘俄而美有使至云師出并州行四十里至柏井忽有密詔東路之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得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虜知美之來而未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虜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州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

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宋名臣言行錄）范仲淹與韓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吳大懼遂稱臣（宋史宗澤傳）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元祐元年進士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前後請

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諡忠簡（李綱傳）綱字伯紀邵武人政和二年進士高宗即位綱奏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武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上乃許幸南陽黃潛善汪伯彥實陰上

巡幸東南之議綱以去就爭之留中不報（又耿南仲傳）南仲自謂事帝東宮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居己上不能平因每事異議綱等謂不可和而南仲力沮之爲主和議故戰守之備皆罷（宋劉氏時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七）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金主亮爲內變所撓於是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

權詣行在以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趨顯忠交權兵時顯忠未至王權所留水軍軍船咸在而諸將未有統屬允文自建康來因使人督之敵舟漸近我軍用海鯨船擊之士皆死鬪敵舟多

沈溺遂不能濟縱火自焚其舟走瓜州渡 [宋史劉錡傳] 允文過鎮江
謁錡曰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吾輩愧死矣

小人乘陷由不和

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為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

公孤無私無

韓會不和是以為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

元祐羣賢自為矛盾

和是以為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

會布不容韓忠彥

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所以和也

趙鼎張浚相侵抑

元圻案真西山召除戶部內引第二劄子云元祐中懷懷向治矣惟羣賢自為矛盾小人得以乘之稔成紹聖之禍 [宋史會布傳] 布字子宣學於兄鞏同登第拜右僕射韓忠彥雖居

徽考初政稱小仁宗

上然柔懦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容時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乃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明年又改元崇寧召蔡京為左丞京與

攻河南罷光世異議

布異罷布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鶴山跋任諫議伯雨帖云徽考始初清明登巔衆正凡一時元凶鉅慝如章蔡諸人悉從竄徙天下以為小仁宗此徽考初志也會布與韓師朴並相

布挾私患失一為趙挺之所誤稍與韓異而鄧洵武愛莫助之圖進擊京由是復用布將援京以助已排韓不知京進而布亦斥去矣 [趙鼎傳] 張浚在江上嘗遣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

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彥質請回蹕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

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為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茲不悅鼎嘗闢和議與檜意不合檜乘間擠鼎

蔡京之惡極矣會布張商英是以竊君子之名

會張竊君子之名
宋史姦臣傳

二人終不得為君子○元圻案錢氏大昕曰會布與蔡京立異故當時有君子之名且其柄國不久宋史列之姦臣似過當矣史彌遠之姦甚於侂冑而反不在姦臣之列何以為信史

未核
相天覺兩為
商霖
張商英作姦
諸事實

科舉誘致偏
方士
廢譜牒鄉貫
之由

元祐諸賢昧
夫卦義
宰相非久居
地
司馬公仁為
己任

乎〔宋會敏行獨醒雜志云〕唐于西內前行為張天覺作也天覺自中書侍郎除右僕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歡呼善類增氣時彗星見遠沒旱甚而兩人皆以為天覺拜相感召所致上大書商霖二字以賜之〔容齋隨筆〕五張天覺為人賢否士大夫或不詳知方大猷政和間時名甚著多以忠直許之蓋其作相適承蔡京之後京弄國為姦天下共疾小變其政使足以致譽故蒙賢者之名靖康初遂與司馬公范文正同被褻典予以其實歿之彼直姦人之雄爾為諫官首攻內侍陳衍以播宣仁至比之於呂武乞追奪司馬公呂申公贈諡仆碑毀樓論文潞公背負國恩呂汲公動搖先烈辨呂惠卿蔡確無罪元符末除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云當元祐之八九年擢黨人之二十輩平生言行如此而得美譽則以蔡京不相能之故然皆章子厚門下客其始非不同也京拜相之詞天覺所作是以得執政云天覺商英之字蜀郡新津人宋史有傳

止齋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

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

〔全云〕宋人多輕去其鄉賢者不免譜牒之學亦至宋而衰○

〔元圻案〕陳止齋與林宗簡書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向之為閩蜀唐漢偽官者往往慕化從順願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以此得人而流弊則在今日又自熙豐變役法而鄉邑之豪無以自異鬻度牒而隱逸之路塞罷學究而椎魯之徒無所入若此類不可徧舉於是舉世悉由於進士合四瀆之流為一而歸之海其不放而被原野乎

夫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乎號有厲以危小人

之復元祐諸賢似未知其危乃光之義

胡文定公曰宰相時來則為不可擅為己有余謂

秦史夸者死權

陳恕第茶法

三等

手詔罷鹽法

再權

周均兩稅鹽

鐵

王仲山仲蕤

降虜

綦叔厚行詞

責降

秦檜為王仲

山婿

仲蕤啓懇秦

檜

王珪為三旨

相公

宰相非久居之地也。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元

祐司馬公是也。〔何〕司馬公非久位夸者死權。〔案〕賈子紹興之

秦紹定。〔閣按〕理宗在位四年戊子改元之史是也。

陳恕定茶法，以中等為可行。張方平論鹽法，以再

權為不可。〔閣按〕陳恕傳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為三等。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

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張方平傳〕初，王拱辰議權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

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之。○〔元圻案〕陳恕字仲言，南昌人。太宗深器重之，題殿柱曰：真鹽鐵。

王仲山以撫州降，仲蕤以袁州降，禹玉〔全〕元豐故相王珪字之

子也。綦叔厚〔全〕綦北海崇禮行責詞云：昔唐天寶之亂，河

北列郡並陷，獨常山平原能為國守者，蓋杲卿

真卿二賢在焉。爾等頃以家聲，屢塵仕版，未聞

虧失。浸預使令為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誠不支。

死猶有說。臨川先降，宜春繼屈。〔案〕撫州三國吳曰：臨川袁州漢曰宜春。魯衛

之政若循一途。雖爾無恥，不媿當時之公議。顧

亦何施面目。見爾先人於地下哉。〔原注〕秦檜仲山之壻。○〔元圻案〕王明清揮麈

餘錄云：王仲疑字豐父，岐公暮子。建炎初，知袁州。虜入寇江西，坐失守削籍。兄仲山同時牧臨川，以城降。坐廢後，秦檜之再入相，檜之仲山壻也。豐父以啓懇之云：黃紙除書久無心於夢寐，青氈舊物尚有意於陶鎔。檜之爲開陳詔復元官奉祠放行。王珪字禹玉，華陽人，相神宗。史稱其自執政至宰輔十六年，無所建明。當時日爲二首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

否。訖云：領聖旨退論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著北海集四十六卷。此詞見集中。

虞公以玉失國。楚子常以佩喪邦。近歲〔閣按〕爲理宗景定四年癸亥襄

陽之事，亦起於榷場之玉帶。〔閣按〕唐書王伉爲武靈節度使，吐蕃欲成烏蘭橋以過師，知伉貪先厚

遺之，然後並役成橋，仍築月城以守之。與襄陽事絕類。○〔元圻案〕宋季二朝政要二：理宗景定四年，瀘州太守劉整叛，呂文德復瀘州。文德號黑炭團，整叛遂獻言曰：南人惟恃一黑炭團，可以利誘也。乃遣使獻玉帶於文德，求置榷場於襄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爲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

外，通互市。又度宗咸淳二年，襄陽自開互市以來，北兵築城置堡，江心起萬人臺，立撒星橋，以遏南兵之援。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

淳祐甲辰，宰相起復。太學諸生黃愷、伯等上書曰：

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而後奔喪。徐仁

伯兼說書對經幄，其言當帝心。臺諫劉晉之、王

進言。

二史居喪戀位
太學諸生論起復
徐仁伯經幄進言

襄陽置榷場築堡
玉帶事如虞公子常
北使利誘黑炭團

四不才臺諫

見逐

范鍾杜範入

相

史嵩之榜掠

應文煒

徐元杰諸人

暴亡

堂食以毒無

下著

鄭案不得中

毒情

瓚胡清獻龔基先聯章論仁伯上震怒夜出御

筆逐四人遂寢起復之命而相范杜明年仁伯

卒人以爲毒也。全三嵩之從子璟卿上嵩之書諫其不宜戀位亦暴卒奉化

令吏取文煒榜掠文煒抗辭不屈而應文煒者其人慷慨喜言事與璟卿善嵩之疑所上書出其手然其事竟不明白庸齋趙茂

實誌之徐景說銘之。元圻案宋史史嵩之傳嵩之字子由彌遠從弟

不容不欲嵩之再相於是太學生黃愷伯武學生翁日善京學生劉時舉宗學生與實建昌軍

學教授盧鉞等二百五十餘人皆上書論不當起復不報又徐元杰傳元杰字仁伯上饒人

史嵩之起復元杰適輪對言大臣讀聖賢書畏天命畏人言士論所以懷懍者實以陛下爲四

海綱常之主大臣尤當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聞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

與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起復之命遂寢又三元杰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忠亮每

從容訪天下事經筵益申前議未幾夜降御筆逐四不才臺諫宋季二朝政要二淳祐四

年史嵩之丁父彌忠憂詔起復右丞相侍郎徐元杰上書令其終喪上不聽太學生黃愷伯等

百四十人上疏曰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

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

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之匿喪罔上殄

滅天常如此其慘也又淳祐五年杜範再入相薨於位劉漢弼以腫疾死徐元杰暴卒時謂諸

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宋周密癸辛雜誌別集史嵩之之起復也徐元杰攻之甚力遂除

起居舍人國子祭酒仍攝行西掖未幾暴亡或以爲嵩之毒之而死其妻申省遂將醫官人從

廚子置獄令侍御鄭案督之竟不得其情徐霖上書力詆案不能明此獄之冤不報去 范鍾

字仲和蘭溪人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史稱鍾爲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

勉齊名鍾諡文肅範諡清獻趙汝騰字茂實太宗七世孫居福州宋史有傳著庸齋集

行安石學廢
史書
經筵不及國
風誓
羣小偽作諫
書誣善
侯昌業時病
疏偽改
冥官揭諦道
場誣詞
鄒浩疏偽為
他子語
田令孜假賜
緋不聞
徽宗詢立后
諫草

自荆舒之學行。為之徒者。請禁讀史書。其後經筵

不讀國風。而湯誓泰誓。亦不進講。人君不知危

亡之事。其效可觀矣。元圻案。王安石封荆國公。又封舒王。

小人之毀君子。亦多術矣。唐左拾遺侯昌業上疏。

極言時病。而田令孜之黨。偽作諫疏。有明祈五

道。暗祝冥官。於殿內立揭諦道場。本朝鄒浩諫

立劉后。而章厚之黨。偽作諫疏。有取他人之子

之語。其誣善醜。正不謀而同。然不可泯者。千萬

世之清議也。元圻案。唐書宦者田令孜傳。令孜取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不以聞左拾遺侯昌業。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

通鑑唐紀。僖宗廣明元年。考異曰。續寶運錄云。侯昌業上疏。其略曰。臣乃明祈五道。暗祝冥官。悚息於班列之中。願早過於閻浮之世。又曰。莫是唐家合盡之歲。復是陛下壽足之年。又曰。陛下暫停戲賞。救接蒼生。於殿內立揭諦道場。以無私財帛。供養諸佛。用資世祿。共力攘災。云云。

北夢瑣言曰。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於仗內戮之。後有傳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開揭諦道場。以銷兵厲。似為庸僧偽作也。

東都事略鄒浩傳。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舉進士。除右正言。時章惇用事。既已廢孟后。遂立劉氏為皇后。浩上疏諫曰。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所為。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於是天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期陛下皆莫之信矣。乞賜開納。追停策禮。別選賢族。如

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所為。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於是天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期陛下皆莫之信矣。乞賜開納。追停策禮。別選賢族。如

初詔施行哲宗怒除各新州羈管章留中不下時蔡京之徒惡其害己也相與協力擠之乃偽為浩奏有陛下廢孟氏之賢后立劉氏之賤妾又有取他人子而殺其母等語流布中外使天下聞之真謂浩為有罪者宋史鄒浩傳徽宗立召還遷左司諫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數再三詢諫蓋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謫衡州別駕

鄧志宏閩按肅沙縣人欽謂崇寧以來蔡京羣天下學者

納之賢舍校其文藝等為三品飲食之給因而

有差案當時黃裳上書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

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為羞且逐逐然貪之部

使者以學宮成壞為州縣殿最學校之興雖自

崇寧而學校之廢政由崇寧蓋設教之意專以

祿養為輕重則率教之士豈復顧義哉此條皆鄧志宏

記文見文集十六原注崇寧學校之事概見於此昔之所謂率教者猶若此今之所謂率教者又可見矣何云此數似道之以利啗三學也元圻案宋史蔡京傳京罷科舉

法悉做太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王明清揮塵後錄曰太學

生鄧肅上十詩備述花石之擾其末句云但願君王安萬姓園中何日不春風詔屏逐之靖康初李伯紀啓其事召對賜進士出身後為右正言著亮直之名有文集號耕欄遺文三十卷周密癸辛雜誌後集曰三學之橫盛於景定淳祐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

學校興廢皆由崇寧
魚肉銖兩為旌別
第文藝為三品
州縣殿最為學宮
黃裳言三不宜
蔡京罷科舉
做三舍
太學詩述花石之擾
三學攻訐橫
咸
賈似道利啗
三學
無名詩譏賈
媚秀才

增六行忠和
爲八行
八行二行入
刑律士
徐中行逃八
行科薦

真文忠引四
子自箴
魏了翁白鶴
山教授
崔菊坡辭相
陳宓慕顏陶
諸葛
朱墨銘驗理
欲分寸
徐榮甫衣履

之使必去權乃與人主抗衡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卸行之亦未如之何也賈偁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每重其恩數豐其饋給增撥學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及賈邀君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魯港濱師之後始聲其罪無乃晚乎〔齊東野語十七〕賈似道欲優學舍以邀譽乃以校尉告身錢帛等俾京庠擬試時黃文昌方自江闔入爲京尹益增賞格雖末綴猶獲數百千於是羣四方之士紛然就試時襄郢已失江淮日以遽告有無名子作詩揭之試所云鑿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

大觀徽宗在位七年八行附以六德之中心

和姦〔集證〕玉海百十六大觀元年三月十八日甲辰詔士有孝悌睦婣任卹忠和八行貢入太學大司成考驗取旨臣不學如此

釋褐〔又三〕書目有御製八行八刑條一卷刊石立之學宮士以其行之多寡視三舍選而犯八刑者不齒能改過又有二行乃聽入學○〔元圻案〕大觀八年立八行取士科知台州李諤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爲文入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真文忠公自箴曰學未若臨叩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媿於義烏之安

〔原注〕臨叩魏鶴山了翁南海崔菊坡與之莆田陳宓義烏徐僑〔集證〕〔宋史〕魏了翁字華父史彌遠專國築室於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教授士爭負笈從之嘉定十七年遷秘書監直學士院卒諡文靖崔與之字正字廣州人紹熙四年進士開禧中授廣西提刑俄授廣西經略安撫使拜右丞相力辭乃得致仕卒諡清獻陳宓字師復興化人丞相俊卿之子官至直秘閣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常爲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

垢傲

上蔡初造程子安遇明道狀有聖賢氣象

呂祖儉論世變意氣學無常師誰定學於郭曩氏袁道潔學於賣香翁篋叟醬翁蜀隱士誰巖有青城大而勝

其語者徐僑字榮甫義烏人淳熙進士入為秘書正字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帝見衣履垢傲愀然曰卿可謂清貧○〔元圻案〕此真文忠跋陳復齋詩語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為求師

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於門側上漏旁

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

弗問謝處安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

與之語〔元圻案〕朱子謝上蔡語錄後序曰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事諸公間所見最為超越

呂子約〔全三〕大愚先生呂祖儉東萊之弟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

象〔元圻案〕明道行狀伊川所作載二程遺書〔宋史忠義傳〕呂祖儉以鄭僑張杓羅點諸葛庭瑞薦召除籍田令遷太府丞以上書訟趙汝愚安置韶州嘗言因世變有所推折

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為文有大愚集

誰天授定之學得於蜀曩氏夷族袁道潔〔閩按〕宋史曩氏上有郭字世之學

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閩按〕宋史曩氏上有郭字世

家南平非夷族漑作滋閩人香作醬遇於眉邛間二程子所見則成都治篋箍桶郭曩氏篋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故伊川曰易學在蜀○〔元圻案〕〔宋史隱逸傳〕誰定學易於郭曩氏

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為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靖康初呂好問薦定召為崇政殿說書不就愛青城大而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

譙巖稱之曰譙夫子 一經義考二十一譙氏定易傳佚程迥曰定涪州人嘗受易於羌中郭載載告以見乃謂之象與擬議以成變化之義郭本蜀人其學傳自嚴君平定見伊川於涪伊川欲與同脩易書後和國許公薦於朝授通直郎

困學紀聞注卷十五

珍
倣
宋
版
印



困學紀聞注卷十六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考史

漢河渠攷

美哉禹功萬世永賴云何漢世河決為害蓋自戰

國壅川壑鄰決通隄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瀆

遂改碣石九河皆淪於海微禹其魚遺黎之思披

圖案謀用綴軼遺按闕齊桓公時九河既同為一桓卒于襄王九年戊寅至定

王五年河徙故瀆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下乃決理所當然河之患始此恐不待戰國也

何云此敘全以賈讓王橫之語為據齊桓塞河之說出自緯書在班固後不足徵信闕子

引之以為定王河徙之由未必然也全三三緯書固不足信然謂其出班氏後何氏之謬也

繼序按周譜所云定王五年乃周之後定王一作貞王而合稱貞定王者也使是前之定

王則五年當魯宣公之七年春秋書大旱而不書河徙有是理哉元圻案書正義引春

秋緯寶乾圖云一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遏八流以自廣公羊疏引尚書中候云齊桓之霸遏八

孝文十一年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元圻案此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文

陳留郡酸棗縣

原注今屬開封府今屬河南衛輝府延津縣

秦拔魏置縣

原注

翁注困學紀聞

卷十六

考史

一一中華書局聚

河決酸棗潰
金隄
千里隄
王尊祀神請

戰國壅川壑
鄰碣石九河淪
海齊桓遏八流
自廣
定王五年河
徙

身填
漢火德多水

災
唐土德少河

患
河朔地以屬

藩不聞
唐書載河決

瓠子
滑州水壞西

北防
博州黃河隄

壞
賈讓言金隄

高下

南
河從頓邱東

決濮陽瓠子

注鉅野

鄒居河北無
患
田蚡言強塞
非天事

地多酸棗因以
為名焉

金隄河隄在東郡白馬

全云脫
縣字

界括地志

珍做宋版印

一名千里隄在滑州白馬縣東五里王郡縣志在

酸棗縣南二十三里

原注輿地廣記酸棗縣有金
隄漢文時河決金隄即此

王尊為東

郡太守請以身填金隄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

唐土德少河患

閣按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
聞朝廷故一部唐書僅載者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河決瓠子一

事耳余謂仍有一事蕭傲傳為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傲徒其流遠去樹
隄自固人得以安何云冊府元龜開元十年六月博州黃河隄壞湍悍洋溢不可禁止令

博冀趙三州刺史乘傳旁午分理按察使蕭嵩總其事○三元坊案漢書溝洫志賈讓言金
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又王尊傳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遷東

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
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皆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

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
而水波稍却迴環吏民嘉壯尊之勇節

孝武元光二年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復

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鄒居河北

原注鄒音輸後漢
注音俞閣按文

當於東南二字截住作句下流入勃海另讀勃海今天津衛漢地理志所謂至章武入海是也
○三元坊案史記河渠書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漢書武紀元光三

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溝洫志元光中河決於瓠
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溝洫志又云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鄒居河北河

故瀆商場周
移河徙矜礫字
誤
榮陽漕渠礫
溪口

決而南則郟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
應天是以久不復塞也〔按〕郟非河決之地史特終言不塞之故耳郟居河北四字似無庸
引并

東郡頓邱縣〔原注〕今澶州開德府濮陽清豐兩縣〔集證〕漢陽洪武初省入開州清豐開州今並屬直隸大名府漢勃海

郡在勃海之濱〔原注〕今滄棣霸濱諸州之地水經注禹貢曰

夾右碣石入於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

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

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班固曰商場

周移以上皆水經注第五卷文瓠子今開德府濮陽縣西有瓠子

口瓠子河名也〔集證〕今開州城南有瓠子渠濟州鉅野縣東北有大

野澤即鉅野也〔集證〕今屬山東曹州府縣東北有鉅野澤禹貢大野既豬清

河郡郟縣通典州郡十德州平原縣注郟故城在德州平原縣

西南〔原注〕大名府夏津縣本郟縣程氏曰周時河徙矜礫至漢又改向頓邱東南流〔閩按〕程大昌禹貢論本是周定王時河徙故瀆非矜礫字面矜礫者蔡氏所竄繆

妄甚矣詳辨見胡拙明禹貢錐指余實助之何本載閩云矜礫人都不曉余以漢書有榮陽漕
渠如淳曰今礫溪口是也榮陽在今縣西五十里河何嘗徙此大昌亦本非矜字而蔡傳妄加

王氏誤襲用之耳〔何云〕〔胡渭生曰〕程大昌禹貢論本是周定王時河徙故瀆非矜礫字面矜礫者蔡氏妄竄○〔元圻案〕〔春秋襄二十一年〕公與晉侯齊侯盟於澶淵杜注在頓邱東南水經注五大河故瀆又東逕鄒縣故城東今山東臨清州夏津縣東北有故鄒縣城〔溝洫志注師古曰〕礫谿谿名即水經所云涑水又東過礫谿者

塞瓠子築宣防宮

萬里沙還沈

壁馬

從官負薪寘

決河

龍淵宮亦名瓠子宮

秦決河灌魏都漢歌吾山平即魚山

元封一二年自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築宣防

宮〔元圻案〕〔史記河渠書〕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漢書武紀〕元封二年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

溝洫志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

水經二十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原注〕注縣北十里為瓠河口亦謂瓠子

堰宣括地志故龍淵宮俗名瓠子宮亦名宣防宮

〔何云〕防房古字通在濮陽縣北十里決河在鄆城〔集證〕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舊

城集故鄆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原注〕通典秦始皇二十二年攻魏決河

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漢王橫云〕九域志濮州雷澤縣有瓠子河澶州濮陽縣有瓠子口萬里沙在萊州掖縣濟州東阿縣有魚山一名吾山瓠子歌曰吾山平鉅野溢東阿今屬鄆

州○〔元圻案〕在鄆城以南以下十五字是武紀蘇林注文〔溝洫志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

成乃作歌曰功無已時矣吾山平吾山平今鉅野溢〔集證曰〕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之西北有魚山

導二渠北行
復禹迹
二渠所出

播九河為逆

灤水所出

龍門

梁山崩壅河
三日
大陸澤名廣

河決館陶分
為屯氏

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元圻案〕此河渠書溝洫志文導俱作道

河渠書禹乃廝二渠以引其河。

〔按〕溝洫志廝作醜孟康曰分也

北載

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

入于勃海。

〔原注〕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灤川也臣瓚曰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二年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

〔全云〕此行原注

是正 貝邱貝州清陽縣。

〔原注〕熙寧四年省入清河縣今山東東昌府清平縣地置貝邱

〔集證〕 灤水

出東郡東武陽。

〔原注〕省入大名府莘縣澶州朝城縣 〔集證〕今山東東昌府莘縣東有武陽故城曹州府曹城縣東南有東武陽西南有

故灤

至千乘。

〔原注〕青州千乘縣 〔集證〕今青州府樂安縣漢之千乘

入海降水故瀆在冀

州南宮縣東南六里大事記。

周威烈王十三

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于底柱春秋後河患見

史傳始於此。

〔閩按〕春秋成公五年夏梁山崩公羊傳壅河三日不流穀梁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又先於威烈王十三年〇〔元圻案〕史記

正義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河澤一名鉅鹿澤也 〔水經注〕五風俗通曰河播也播為九河自此始也同為逆河鄭元曰下尾合曰逆河言相逆受矣又曰大河故瀆又東

逕貝邱故城南即司馬彪郡國志所謂貝中聚也又曰風俗記曰灤水東北至千乘入海

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

〔元圻案〕此溝洫志

地理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

至章武入海。

〔原注〕館陶今屬大名府通典魏州貴鄉縣有屯氏河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章武縣滄州魯城縣周省入清池縣九域志大名府館陶

縣夏津縣有屯氏河南樂縣有大河故瀆〔集證〕今山東東昌府館陶縣西有衛河自直隸

元城縣流入即漢時屯氏河舊渠也東魏貴鄉縣今直隸大名府大名縣東南有屯氏故河元

城縣有屯氏故河一名王莽河明洪武初以清池縣省入滄州今屬直隸天津府州西南有古

屯氏河一名毛河山東臨清州夏津縣北有屯氏枯河南樂縣今屬直隸大名府〇〔元圻案〕

〔水經注五〕屯氏河逕繹幕縣南分為二瀆屯氏別河北瀆至陽信縣故城北地理志勃海之

屬縣也東注于海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即地理

志所謂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行五百六十里者也

〔案〕此師古注文

地理志清河郡靈

縣。清河水別出為鳴瀆河。東北至菑。入屯氏河。

〔原注〕靈縣隋省入博州博平縣菑音條縣屬德州後屬冀州〔集證〕今山東東昌府博平縣東北

有廢靈縣又東北有故黃河菑春秋時晉條邑漢脩縣隋改為菑縣元屬河間路今直隸河間

決鳴犢口屯氏河絕

清河郡靈縣東北故黃河菑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元圻案〕此溝洫志文

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

〔案〕此師古注文

地理志清河郡靈

縣。清河水別出為鳴瀆河。東北至菑。入屯氏河。

〔原注〕靈縣隋省入博州博平縣菑音條縣屬德州後屬冀州〔集證〕今山東東昌府博平縣東北

有廢靈縣又東北有故黃河菑春秋時晉條邑漢脩縣隋改為菑縣元屬河間路今直隸河間

決鳴犢口屯氏河絕

清河郡靈縣東北故黃河菑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元圻案〕此溝洫志文

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

〔案〕此師古注文

地理志清河郡靈

縣。清河水別出為鳴瀆河。東北至菑。入屯氏河。

〔原注〕靈縣隋省入博州博平縣菑音條縣屬德州後屬冀州〔集證〕今山東東昌府博平縣東北

有廢靈縣又東北有故黃河菑春秋時晉條邑漢脩縣隋改為菑縣元屬河間路今直隸河間

河決東郡漂
隄成改元河
平隄成改元河
河復決平原
流千乘
王延世再治
河

信都等處河
水溢
李尋言勿塞
觀水勢
求索九河故
迹
枯涿渠即降
水
爾雅九河八
名
八河所在諸
說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河隄成。以五年為

河平元年。二年。河復決平原。原流入濟南千乘。〔元圻案〕

建始四年秋。河決東郡金隄。河平元年春二月。詔曰。河決東郡。漂流二州。校尉王延世。隄塞。輒平其改元。為河平。溝洫志。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

世治之

平原德棣州。〔集證〕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西南。有平原故城。大河故瀆在西北。濟南齊淄州。〔集證〕

今山東濟南府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集證〕今山東青州府高苑縣北。有故千

乘城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尋等言。議者

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

塞。以觀水勢。〔元圻案〕此溝洫志文。李尋傳。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哀帝初。遷黃門侍郎。騎都尉。

信都。冀州信都縣。禹導河。北過降水。即此。亦曰

枯涿渠。西南自南宮縣界入。〔閩本〕自信都縣以下。二十五字。作小註。今從何本。禹貢。

九河既導。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

一為經流諸

說

簡絜分合諸

說

九河漢得三

唐得六

九河當滄平

二州境

齊禁曲防不

塞河

淪海王橫一

家言

首中尾三河

包六

九河次從北

而南

胡蘇扶蘇名

義

碣石為逆河

注海地

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絜七曰鉤般八曰

鬲津其一河之經流〔原注〕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絜為二〇〔元

鬲津皆是複名先儒以簡絜為單名固不倫矣爾雅所載但有八名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也

先儒不知河之經流不為異名故分簡絜而為二漢許商曰徒駭是河本道東出分為八支審

如許商所言則河自徒駭乃分為八審如曾氏之言則是其一為經流而其八者皆其支派也

然據下文曰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九者並列支派則其勢均也安得以其一為經

流以其八為支派哉九河之地在漢平原郡以北許商曰徒駭胡蘇鬲津今在成平東光鬲縣

界中唐孔氏云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

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鬴在

東光之北成平之南以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理或然也

徒駭〔原注〕在滄州清池許商云在成平〔何云〕〔地理志〕勃海郡成平下注云虓沱河

民曰徒駭河〇〔案〕〔邵氏爾雅正義曰〕今河間府交河縣東有漢成平故城〔原

注〕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北有篤馬河東北經陵縣德平商河樂陵諸縣界其流或斷或續相傳即

馬頰〔原注〕覆鬴〔原注〕通典在德州安德〔集證〕〔地理今釋〕濟南郡

河也〔郡縣志〕在德州安德〔寰宇記〕在棣州滴河北輿地記即篤馬河也〔集證〕〔地理今釋〕

在滄州饒安臨津無棣三縣〔許商云〕在東光〔集證〕饒安今滄州臨津今南皮縣無

棣今慶雲縣並屬河間府〇〔案〕〔邵氏爾雅正義曰〕今河間府東光縣有漢東光故城〔原

絜〔原注〕輿地記在臨津〔集證〕〔地理今釋〕河間府南皮縣城外有簡絜河二河相

去最近〇〔案〕〔爾雅郭注云〕簡水道簡易絜水多約絜是分簡絜為二也〔邵氏正義

曰〕史記正義云一簡絜在貝州歷亭

鉤般〔原注〕通典寰宇記在滄州樂陵東南從德

縣界金史地理志南皮縣有潔河

釋〕濟南府樂陵縣東南有鉤盤河自平原德平二縣界流入至海豐縣東入海〇〔按〕〔盤爾

雅作般〕〔陸氏釋文云〕本又作盤李本作股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故曰鉤股今案馬貢正

義引李巡云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與陸氏所見本不同
鬲津 〔原注〕〔寰宇記〕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通

集證 〔地理今釋〕德州西南有鬲津河東經吳橋寧津德平樂陵慶雲諸縣界至海豐縣大沽口入海 〔案〕邵氏爾雅正義曰詩疏云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爾雅之文從此而說也太史馬頰鉤盤文在胡蘇之上則三者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簡

繫覆釜文在胡蘇之下則三者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鬲縣故城在今德州北 太

史 〔原注〕不知所在 〔案〕〔爾雅郭注〕云今所在未詳 〔邵氏正義〕曰書疏引李巡云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 〔詩疏引孫叔然云〕太史者大使徒衆故依名云

〔釋文引或云〕此太史者史官記事之處 〔導河書云〕太史在德州安德縣東南經滄州臨津縣西未之詳也 **漢世近古止得其**

二。唐人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

新河載以舊名。或一地互為兩說。皆似是而非。

無所依據。 〔案〕〔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敘說曰〕自漢至唐講求九河甚悉漢時近古止得三派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乃說九得其六近古而采獲者少

遠古而采獲者多已不可信至其顯然譌誤者班固明以滹沱為徒駭而不悟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所說馬頰乃以漢世篤馬河當之此類皆其明不可據者也 **鄭氏**

以為齊桓塞其入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

塞河非桓公所為也。程氏 大昌禹貢論 以為九河之地。

已淪於海。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

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酈道元亦謂九

河碣石苞淪於海

〔原注〕篤馬河在平原縣今德州樂史以為馬頰誤矣
〔閩按〕九河淪於海乃王莽時王橫一家之言未詳攷驗

者辯見尚書古文疏證 〔方樸山云〕九儒詐徒駭即河之經流也蔡氏無所因承苟出胸臆
何庸述而誌之上誣爾雅 〔三箋威袖堂百〕二五九河以下全本蔡九峯書傳原注皆當作

正文 〔程易田云〕九河據爾雅之次五曰胡蘇居九者之中邢昺疏云溝洫志許商曰徒駭
胡蘇鬲津蓋舉首中尾之三河以包其六是以下文即著其地曰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

然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矣九河之次由北而南則太史馬頰覆舖三河在
東光之北居成平之南簡絜鉤盤二河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胡蘇為九河之中出者無疑矣

其名曰扶蘇者何也言九河分布派流胡蘇然舉其中者象形名之得包其九也扶蘇曷為其
象分布派流之形也胡蘇猶扶蘇七發曰龍門之桐根扶蘇注引說文扶蘇四布也史記上林

賦垂條扶於郭璞曰猶扶蘇也扶蘇扶於轉之皆得為胡蘇而胡蘇之命名居九河之中餘河
則匹布於其外故得象分布派流之形也孫炎曰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說義最精然指一河

言而不知其為象九河之形猶皮傳也間嘗博覽而證明之周官司戈盾職云及舍設藩盾注
云盾可為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據鄭義扶蘇漢時見有之物也詩山有扶蘇毛傳云扶蘇扶

胥小木也曰小木則非木名可知蓋扶蘇疊韻字蘇胥又雙聲相轉○〔元圻案〕〔水經注〕
五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為一河故自堰以北迨陶慶陶貝邱鬲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

以東城地并存川瀆多亡 〔按〕堰謂沙邱堰 〔程大昌禹貢論上〕唐之平滄二郡隔海而
立其側出而在海北者平也其橫海而在海西者滄也以古九州言之平純為冀滄則中分其

地南當為兗北當為冀者也九河之播在大陸北大陸於唐為深州深與滄東西相距則九河
入滄當趨北斜行是既以平為鄉矣斜北之極又有逆河承之乃入於海則逆河之地當距平

不遠矣合滄境南北言之以里數地蓋五百而遙以北五百里海水為九河逆河故地而取其
北傍驪城之碣石以為冀境對東之碣石則正逆河注海之地也逆河當於此地注海而碣石

正直其地其不真為禹河碣石也乎張揖嘗言碣石已在海中
而酈道元引其言以主王橫九河淪海之論蓋亦有見於此耶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我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

按經義治水無隄防
無隄防
繇湮水有隄
禹無隄
九澤既陂非
為隄
賈讓陳治河
三策
禹鑿龍門山
鱣鮪渡龍門
點額
砥柱亦名三
門山
河出孟門
東受降城
南屈北屈
伊闕兩山相
對
趙鞅使女寬
守闕塞

防壅塞之文。

〔元圻案〕此溝洫志文事在哀帝初年賈讓於是陳治河上中下三策

程子曰河北見繇隄無禹隄繇堙洪水故無功。

禹則導之而已。

〔閩按〕玉海曰以禹貢行河以春秋斷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六經之用果止於是與是自夫子既成六經後尚為未試之

書也痛心哉斯言 或有以九澤既陂陂亦堤也解者然陂水所鍾處非川也

賈讓言禹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

〔元圻案〕見溝洫志

水經四

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

〔原注〕唐慈州吉昌〔集證〕今山西平陽府吉州

西。

〔原注〕注呂氏春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名曰鴻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元圻案〕今本水經注四作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

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故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之澄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為河之巨阨兼孟門津之名矣然淮南子

實無此文〔呂氏春秋開春論愛類篇曰〕昔上古龍門未闢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邱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故厚齋改淮南子

為呂氏春秋與抑今本水經注誤作淮南子厚齋當日蓋必有所據

河水又南過皮氏縣。

〔原注〕河府龍門〔集證〕

今山西絳州河津縣

西又南出龍門口。

〔原注〕注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即經所謂龍門也崩浪千尋懸流萬丈迄於下口慎子曰

下龍門非駟馬之追也潘水李氏曰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臨大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東

於山峽間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聲如巨雷〔閩按〕東受降城在今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定襄郡之成樂縣去禹貢龍門一千五百餘里禹輕百姓力竟至此乎真正妄談不足與

辨一河云按如此則自東而西矣

通典絳州龍門縣

原注今屬河中府

有龍門山即

大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鼈上之即為龍否則點

額而還

通典州郡七

黃河北去縣二十五里乃龍門口

輿地記

十三

同州韓城縣有龍門山顏氏曰龍門

山其東在今龍門縣北其西在今韓城縣北而

河從其中下流水經注砥柱山名禹治洪水破

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

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亦謂之二三門

山

水經河水又東過砥柱間注

伊闕碣石見前

閻按伊闕並未見前宋地理志補注云熙寧五年廢伊闕縣為鎮入河南六

年改隸伊陽○三元圻案水經注四北屈縣即夷吾所奔邑王莽之朕北也汲郡古文曰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應劭曰有南故加北國語曰蒲與二屈君之疆也又河水又南過皮氏縣

西注皮氏縣王莽之延平也故城在龍門東南不得延逕皮氏方居龍門也又十五洛水又東北過伊闕中注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矣服虔曰前讀為泉周地也伊水

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也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陸機云洛有四闕此其一焉又曰爾雅曰鱣

縮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又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鑄斷遺功尚存

淇口以東為石隄按視遮害亭西

河決魏郡

王景修汴渠成河汴分流復舊迹汴渠即復蕩渠滎陽漕渠礫溪口

淇口以東。

〔元圻案〕〔溝洫志〕賈讓奏言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

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越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山上水流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淇水口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

通典。

州郡

淇水出共山。山東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

之淇水口。

〔集證〕今衛輝府淇縣西北有淇水下流入衛河

新莽始建國二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

〔元圻案〕

〔此漢書〕王莽傳文

魏郡相州大名府清河恩州。

〔集證〕今山東東昌府恩縣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修汴渠成。

〔元圻案〕此後漢書明帝紀文

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

〔原注〕平帝時

今既築隄理

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見明帝紀

郡縣志。

河南道一

汴渠在河南南府河陰縣

〔原注〕漢滎陽縣唐屬孟州〔集證〕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

南二百

五十步亦名蕩蕩渠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

景吳作浚儀渠

于岑積石為八激隄

康沱石白河
羊腸倉積粟
鄧訓理石白
河通漕

漢命王景修渠

〔原注〕漢書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礫溪口是也〔水經注〕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閩按如淳曰〕今礫

溪口歷來漢注本皆然不知蔡氏當日何緣讀今作矜遽生出矜礫地名謂河徙此兩見其書傳虞翻曰立乎學校臣竊恥之〔全三〕〔胡東樵水經注濟水篇〕欲攻蔡九峯矜礫之失而

自造為北礫溪南礫溪則分一水為二水矣○〔元圻案〕〔後漢書循吏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

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渴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明年渠成又曰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

作浚儀渠吳用景堰水法水乃不復為害〔水經注四〕河水又東過滎陽縣北菴蕩渠出焉注大禹塞滎澤隄之以通淮泗即經所謂菴蕩渠也漢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即得修汴渠東

侵日月彌廣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菴渠上乃引樂浪人王景與將作謁者王吳治渠明年渠成順帝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渠咸曰金隄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

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河水又東逕八激隄北漢安帝永初七年令謁者太山于岑于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隄又七經文濟水與河合流東至北礫溪南

東出過滎陽北顧氏震曰北字後人所加〔漢書溝洫志顏師古引水經〕沛水東過礫溪無北字可辨證鄺注濟水又東礫石溪水注之〔顧氏震曰〕此十字及近刻並訛作經礫石溪上又

加南字〔胡渭禹貢錐指三〕上有北礫谿故以此為南礫谿石字衍考下云世謂之礫石澗則石字非衍明矣經言礫溪于滎陽縣下此亦言于滎陽縣下豈有兩滎陽縣乎後人不察前屬

經文後屬注文故妄加南北字耳據此則胡東樵南北礫溪之說蓋承水經注俗本之訛非自造也

章帝建初二二年罷罷康沱石白河

〔元圻案〕〔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二三年四月乙巳罷常山康沱石白河漕

注石白河名也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漕水運也〔正文〕疑脫漕字

康沱出代州繁時縣東南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

河所出山曰崑崙
崑崙山出玉
于闐山出玉
岷崙虛水出
四陬西南河
吐蕃西南河
所出
西羌本三苗
之別
河曲羌在河
關西

流過定州入海。鄧訓治虜。陀石白河。從都慮至

羊腸倉。石白河。在定州唐昌縣東北。〔原注〕本漢苦陘縣。今省入安喜縣。○

案石白河以下十一字。述章懷注文。攷後漢注無昌字。〔唐書地理志〕定州有唐縣。〔宋史地理志〕中山府本定州。政和三年升為府。改賜郡名曰中山縣。七有安喜。有唐無唐昌。亦無

并入安喜之文。當更考。通典州郡嵐州宜芳縣。〔集證〕今太原府嵐縣。即漢汾陽

縣。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石磴繁委。若羊腸焉。

〔原注〕〔水經注〕〔按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白谷。〔集證〕今直隸正定府行唐縣。漢南行唐。後魏行唐。西有磁河。○〔元圻案〕〔後漢書鄧訓傳〕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永平中。理

虜。陀石白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具以上

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此條疑當入後漕運考。

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元圻案〕〔漢書張

騫傳〕騫漢中人。也。崑崙作昆侖。

漢武帝以于闐山出玉。因名河所

出曰崑崙。崙博雅即廣雅曰崑崙。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

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

積石西折支
河上流
吐蕃黃河錄
張騫使大宛
窮河源
河源有二
蔥嶺蒲昌海
紫山

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

見釋水

後漢書

明帝紀永

平十年

注云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南山有崑崙

之體故名之。

原注朱文公曰二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恐不能若是之遠

通典

以下皆州郡四議曰

之文

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

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

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尚書云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

按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

水經注二河水自朔

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

西戎即敘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

之西南濱于賜支

案後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

濱于賜支禹貢所謂析支者也注河關縣屬金城郡即羌地是也

續漢書河關

原注縣屬金城郡即今之積石軍

西可

千餘里有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

積石之西

按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

鄯道元曰積石山在

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

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山在吐蕃中當亦

非謬。

〔原注〕楚辭注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離騷遭吾道夫崑崙九歌登崑崙兮四望〔閩按〕通典疑所謂古圖書

即禹本紀最是〔唐藝文志〕有吐蕃黃河錄四卷〔全三〕此條乃附見不應置章帝之下靈帝之上〇〔元圻案〕〔水經注〕一涼土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為河源

禹記所謂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于此而不達於崑崙出水經河水其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

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二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顧氏震曰〕

蒲昌海即羅布淖爾在闐展西南積石山在青海境積石之西五六百里星宿海即今呼鄂敦搭拉朱思本所謂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者也酈道元言河之所潛出于積石宜即指星宿

海〔邵氏爾雅釋水正義曰〕河源所出之山唐人謂之紫山〔新唐書吐蕃傳〕劉元鼎使吐蕃還記其經見曰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夏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

高而四下直犬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寢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今

西寧府界西南四百餘里有大山其色紫黑是產金銀唐人所謂紫山稱斯名矣自紫山以西又南迤西連諸山綿亘二千里其即古崑崙之虛與

靈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溢

〔元圻案〕此靈帝紀文

金城郡今蘭會西寧湟州積石軍

〔集證〕今甘肅西寧府〇〔元圻案〕〔水經〕河水又

東過金城允吾縣北注水逕其南不在其北南有湟水出塞外

歷代田制攷

秦廢井田開阡陌

〔原注〕周顯王十九年〔集證〕〔漢地理志〕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阡陌師古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史記六國表〕

金城河溢

秦廢井田開阡陌

周顯王之十九年為秦孝公之十二年
初改小邑為三十一縣令為田開阡陌

通典州郡四議曰按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

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

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

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復

其子孫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

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兵強國富職此之由朱文

公開阡陌辯曰說者之意皆以開為開置之開

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舊說以

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辯其橫

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上之徑溝

上之畛涂澮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

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

制畝二百四
十步
秦地曠人寡
晉地狹人稠
誘三晉人發
地利
百人兵農各
用半
阡陌本井田
舊制
阡陌名義
徑畛涂所容
占地

為陌一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

當以後說為正。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徑

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

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

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

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

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

名疑亦因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

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

大車。涂容乘車。〔按〕地官遂人賈疏曰。鄭知徑容牛馬之等義如此者。此從川上有路差之。凡道皆有塗。川上之路則容三軌。道容二軌。

塗容一軌。軌皆廣八尺。其畛差小。可容大車一軌。軌廣八尺。自然徑不容車軌。而容牛馬及人之步。徑是以春秋有牽牛蹊蹊即徑也。一軌道。二軌

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

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

聽民兼并買
盡人力以盡
地利
田皆出稅無
欺隱
唐租庸調法

永久之計。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開棄地。悉為田疇。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為田。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

破租庸以為兩稅。

唐書食貨志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

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自開元以後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而租調法弊壞至德宗

楊炎夏秋兩稅法

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

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

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

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

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

語見史記本傳

所謂開者乃

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

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也所謂賦稅

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

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大事記解題三曰決

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分畫堅明封表深

固非大用力以決裂之不能遽掃滅其迹也秦

始皇二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事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使井田

不廢何患田之不實乎

程易田三應劭風俗通之言見於秦本紀索隱所引者作河東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朱子

開阡陌辨引風俗通之言見於戴侗六書故者亦作河東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今風俗通及此載朱子之所引者並譌河東為河南蓋不知南東其畝之制而轉寫者妄改之也夫阡陌之

使黔首自實田畝有東南異阡陌遂洳溝澮縱橫無定

限民名田毋過制

名自從遂人百畝千畝百夫千夫生義但畝有南東則阡陌各有縱橫其曰遂洳縱而溝澮橫者乃鄭康成氏以南畝圖之以曉人者非謂天下之田盡遂洳縱而溝澮橫也若東其畝則又遂洳橫而溝澮縱矣胡可以南畝之圖概遂人之制哉畝有東南故應氏具兩說以別之不可以偏廢也至於匠人阡陌則因乎遂人而名之義不繫乎畝與夫之千百而不妨襲其阡陌而阡陌之所謂不可與要惟變所適也余曾作阡陌攷圖而詳辨之矣

漢董仲舒請限民名田

元圻案漢書食貨志董仲舒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仞佰貧者

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

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貧弱之

家可足也

原注漢武帝時賈人有市籍者及家屬皆無得名田○按正文是師古註文小註是史記平準書文各田上有籍字

胡氏

曰限田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兼并無以使

民興於廉也

元圻案胡致堂讀史管見二三董仲舒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而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兼并無異於秦也

趙過教民為代田

程易田云趙過為代田見漢書食貨志一畝二畝歲代處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蓋一夫百畝畝以疆畝本百畝也今

於畝中更為三畝以播種於是一夫三百畝矣畝壟相間三百畝亦三百壟代田者更易播種之名畝播則壟休歲歲易之以畝處壟以壟處畝故曰歲代處也

代易也

師古注

周官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有

二三等

原注公羊傳注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

左傳晉作爰田

趙過為代田法壟畝代為播休轅田即三易之地

晉語云作轅田。轅易也。賈逵註文漢地理志秦商君制

轅田。〔原注〕轅與爰同易也食貨志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

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

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案司馬法曰〕歲受耕之爰自其處鹽鐵論未通篇御史

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

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

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

師丹建言限名田。〔元圻案〕漢書食貨志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云云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

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遂寢不行

王嘉奏曰詔書罷苑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均

田之制從此墮壞。〔元圻案〕漢書王嘉傳嘉字公仲平陵人也建平二年代平當為丞相奏封事云云苑作苑師古曰苑古苑字

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元圻案〕此食貨志文志又曰後三年莽知民愁下

詔諸食王田得買賣

古畝百步漢增制

師丹建言限名田

列侯公主名田之限

王嘉奏均田制壞

罷苑賜董賢田

莽更天下田曰王田

檢覈墾田戶口

隱覈法憑簿書

後魏均田制度
露田男婦分授
奴婢依良丁
牛受田

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集證〕〔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五年六月庚午詔

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百官志注胡廣曰秋冬歲盡各計戶口墾田錢穀出入上其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

通典

食貨曰自秦孝公隳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

之利而兼并踰僭興矣。阡陌既弊又為隱覈。隱

覈之法憑乎簿書。今本通典作又謂隱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

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

信矣。

後魏孝文帝太和九年詔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

田〔集證〕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集證通典食貨門〕孝文帝太和元年二月詔一夫制田四十畝

男三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今雖桑井難復更宜均量審其徑術令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帝深納之由是始議均田九年冬十月丁未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身沒則還田諸宰民之官各隨遠近給公田有差職分田始於此

劉氏怨曰後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絕

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齊周隋兵革

唐丁口衆不授田口分世業之田壞

北齊男婦受露田受輪調充兵永業田桑田麻田

隋發使四出均田狹鄉寬鄉受田

不息。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衆。官無閒田。不復給授。故田制爲空文。唐志云。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似指以爲井田之比。失之遠矣。〔元圻案〕唐書食貨志曰。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

北齊河清二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

十畝。

〔集證〕通典北齊河清三年。令男子十八受輪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各爲永業田。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土不宜桑者。給麻田。

隋文帝開皇十一年。京輔三河地少人衆。發使四

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

〔集按〕通典食貨門。隋文

帝令自諸王以下。至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至百頃。少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植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開皇九年。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頃。每戶二頃餘。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元圻案〕

〔唐書食貨志曰〕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

唐武德初定均田制分黃小中丁老計年唐步畝頃之制

唐制受田倍於周
豪右占田踰制
振貧無術許賣田

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

口分。

元圻案。此通鑑唐高祖紀文。唐書食貨志曰。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

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者。及篤疾發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

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由有在官之田也。其後給田之制。不復見。蓋官田益少矣。

林氏勳曰。周制步百為畝。百畝僅得唐之四十

餘畝。唐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蓋貞觀之

盛。戶不及三百萬。永徽唯增十五萬。若周則王

畿千里。已有二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

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

其半。猶可以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

為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原注。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魏以來。弊法也。是以啓兼并之漸。○按。小

賈敦頤舉沒賦貧民

貞觀永徽戶口

斗米四五錢行千里不齎

糧宇文融為勸

農使檢括逃戶籍

外田兼并家私斂

重公稅陸贄請為占

田條限均田圖製素

賜諸道

周艾穎等分行均田元稹同州均田奏蘇氏論均稅之害

注亦林勳

永徽中洛多豪右占田踰制賈敦頤舉沒

二千餘頃賦貧民

元圻案唐書食貨志曰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人行數千里不齎糧號稱

太平高宗承之海內又安長孫無忌等輔政天下未見失德即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又循吏傳賈敦頤曹州冤句人貞觀中數歷州刺史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以下皆本傳文

開元九年宇文融為勸農使括逃戶及籍外田

元圻案

通鑑唐紀元宗開元九年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丁亥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

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州縣希旨務于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陸贄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

元圻案唐書食貨志贄疏曰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得足食宜為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贄以議逐事無施行者

後周世宗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詔艾穎等分行

諸州均定田租

原注會要云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為圖○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五年六月帝欲均田租丁亥以

元稹均田圖徧賜諸道十月詔左散騎常侍須城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註時詔曰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

受其賜傳於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

今按元稹同州奏均田曰。因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旁為穩審。並不遣官吏。擅到村鄉。略無欺隱。除去逃荒。其餘頃畝。取兩稅元額。通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稅。蘇氏曰。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變為兩稅。戶無客主。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

何正今之丈量錄
好正方田法也

薛孫呂李為
國斂怨
宇文融召天
寶亂

熙甯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扶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虛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二者皆為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張子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

周道止是均平。

〔集證〕張子語載見呂大臨所作行狀○元圻案一玉海百七十六一嘉祐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命孫琳林之純席與言李

鳳高本等相度均稅又令分往均田五年四月丙戌詔三司置局詳定三司使包拯諫議呂居簡戶部副使吳中復領其事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推行自京都始元豐八年十月丙戌罷之崇寧四年二月十六日尚書省言神宗詔講方田以土色肥磽別田美惡定賦調多寡今以熙寧方田敕可行者為方田法宣和二年六月十六日罷方田

南唐烈祖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

元圻案

一〔通鑑後晉紀〕高祖天福六年唐王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為率。至今用之。

歷代漕運考

南唐以田肥瘠定稅

周道止是均平
方天法興廢

漢

穿渭渠通漕

渭渠

〔元圻案〕〔漢武帝紀〕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溝洫志時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

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上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

劉仲馮疑渭渠無迹

渭水出熙州狄道縣東北至華州華陰入河劉仲馮曰今渭納至長安僅二百里固無九百餘

里而云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中間隔灊澹

數大川無緣山成渠之理此說可疑今亦無其

迹西都賦〔後漢〕班固著見本傳文選通溝大漕潰渭洞河〔元圻案〕〔水經注十九〕其

潰渭洞河

渠自昆明池南傍山原東至于河且田且漕大以為便今無水〔又曰左傳閔公二年〕號公敗

犬戎于渭隊服虔曰隊謂納也杜預曰水之隈曲曰納即船司空所在矣

劉仲馮名奉世清

江人父做原父叔父敏貢父同著兩漢刊誤號三劉漢書陳振孫曰漢書自顏監之後舉世宗

號公敗犬戎渭隊

之未有異其說者至劉氏兄弟始為此書多所辨證發明按其書今已佚吳仁傑兩漢刊誤補

遺中頗存其說仲馮此條蓋亦刊誤中之一則也

穿褻斜道通漕

〔元圻案〕〔漢書溝洫志〕曰人有上書欲通褻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褻斜道少阪近四百里

褻斜水多湍石

而褻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褻褻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上以為然拜湯子印為漢中守發

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師古注〕故道屬武都有蠻夷故曰道即今鳳州界也

褒水通沔在興元府褒城縣〔原注〕出衙領山至南鄭入沔斜水通渭

在京北府武功縣〔原注〕出衙領山北流至郿入渭故道今鳳州梁泉縣

沔合漢漢合沮口褒谷商谷斜谷

寇恂河內轉輸

鄭宏奏開零桂嶠道舊運從東冶汎海

河內〔元圻案〕〔漢書地理志〕河內郡高祖元年為殷國二年更名〔後漢書寇恂傳〕光武南定河內拜恂河內太守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

懷衛二州之地〔集證〕今河南懷慶衛輝二府

東冶零陵桂陽嶠道〔元圻案〕〔後漢書鄭宏傳〕宏建初八年代鄭眾為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風波艱阻

沈溺相係宏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至今遂為常路

東冶福州閩縣零陵郡南臨源嶺〔原注〕永桂陽郡

臘嶺〔原注〕郴州〔閩按〕臨源嶺即越城嶺第五臘嶺即騎田嶺第二

沮下辨〔元圻案〕〔後漢書虞詡傳〕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先是

自沮至下辨運道驢馬僦五致

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庸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十餘萬注沮今興州順政縣下辨今成州同谷縣

沮縣漢屬武都。隋為興州順政。〔原注〕沔水發源於此一名沮水今沔州下辨

虞詡燒峽石剪水嚴礪沃醯碎石

縣。漢下辨道屬武都。西魏改同谷。唐為成州同

谷。〔原注〕〔續志下〕辨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流水至春夏輒溢虞詡使人燒石以水溉之石皆裂因鑄去石遂無汎溺之患〔閣按〕〔新唐書地理志〕嚴礪自

長舉縣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漕以饋成州戍兵醯字尤妙〔集證〕地理今釋〕沮縣即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東南至沔縣西南入漢水名曰沮口 成州今甘

肅階州成縣

斜谷。〔元圻案〕〔三國志蜀後主傳〕建興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民講武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

馬運

郡國志。一 右扶風武功縣有斜谷。注褒斜谷在

長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

流。〔原注〕武功今鳳翔府郿縣〔元圻案〕杜佑通典食貨門漕運紀漢漕不及河內以下四事此可以補其略

魏

武侯由斜谷運流馬

陳項至壽春
開渠

鄧艾屯田著
濟河論
宛邱百尺堰

杜預用澁清
水浸田

開楊口達巴
陵瀉險

陳項壽春

〔元圻案〕三國志魏鄧艾傳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

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旨

通典州郡穎州魏汝陰郡鄧艾屯田於此陳項陳

州宛邱項城縣壽春見前晉志修廣淮陽百尺

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穎〔原注〕〔通典〕陳州宛邱縣有百尺堰隋志穎川縣北舞縣有百尺溝郡縣志百尺

堰在穎州汝陰縣西北一百里〔集證〕宛邱今河南陳州府之淮寧縣壽春今江南鳳陽府之壽州明地理志河南陳州治東有百尺溝即沙水下流也

晉

澁清水楊口

〔集證〕〔晉書杜預傳〕預都督荊州吳平還鎮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澁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

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

漢地理志上南陽郡澁水出魯陽縣魯山東北至定陵

入汝〔原注〕魯陽汝州魯山縣定陵故城在蔡州鄧城縣西北清水出酈縣西北南入漢

〔原注〕酈故城在鄧州臨滄縣通典州郡復州沔陽縣漢雲杜縣杜預為

荊州刺史開楊口達巴陵徑千餘里內避長江

之險通零桂之漕即此也。

〔原注〕零陵桂陽〔集證明地理志〕河南汝州魯山縣東北有魯山西有堯山南

有澧水源出堯山流入葉縣界合昆水沙河水入汝南陽府南陽縣東有清水亦名白河下流至湖廣襄陽縣界入漢水湖廣沔陽州景陵縣今改天門西北有雲杜廢縣南有沔水西南有

楊水北注沔亦曰楊口亦曰中夏口又為楊林口○〔元圻案〕〔水經曰〕澧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注云澧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城即劉累之故邑也有魯山縣居其陽故因名焉

按堯山魯山同在魯陽縣故澧水所出班史以為魯山水經以為堯山水經又曰澧水又東北過潁川定陵縣西北又東過鄆縣東南入于汝注云澧水東逕西不羹亭南亭背汝水于定陵

城北東入汝鄆縣在南不得過水經又曰清水出宏農盧氏縣支離山注云清水導源東流鄆縣故城北郭仲產曰鄆縣故城在支離山東南

石門。

〔集證〕〔晉書桓溫傳〕溫使預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

水經注。

七 然水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為榮口石

使袁真攻譙
梁開渠
石門渠為古
榮口
敖城壘石過
渠口

門。〔集證明地理志〕河南鄭州河陰縣西有石門渠即古榮口也亦曰汴口又西有河口倉唐時置 河陰縣今併入開封府榮澤縣○〔元圻案〕〔水經注七〕又曰靈帝建寧四年

千金場。

永嘉九年修千金場於許昌以通運。

〔晉書懷帝紀文〕

水經

注。十六 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場洛陽記曰

千金場舊堰穀水魏時更修積石為場開溝渠

千金場五龍
渠
劉曜決千金
場灌石

張方入洛破千金場

隋自蒲陝等州運米廣通渠引渭水各州置倉給京師

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場。

〔原注〕此場是都水使者陳協所造。

水歷立場。

東注。謂之千金渠。

〔原注〕許昌許州今潁昌府許田鎮劉曜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場以灌之。○〔元圻案〕〔水經注〕又曰張方入洛

破千金場永嘉初汝陰太守李矩汝南太守袁季修之以利漕運公私賴之。

隋

蒲陝衛汴黎陽汾晉渭水廣通渠大興城潼關。

〔集證〕

〔隋書食貨志〕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庫尚虛詔於蒲陝號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四年又詔宇文愷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

蒲州

〔原注〕河中府

汴州

〔原注〕開封府

黎陽

〔原注〕今濟州

汾州

〔原注〕唐為慈州

晉州

〔原注〕平陽

京兆府萬年縣。隋改大興縣。廣通渠在華

州。置廣通倉。

〔原注〕〔隋紀〕帝幸灊州觀漕渠。

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渭

水在萬年縣北五十里。東流二百四十里。至華

陰縣東北。北流三十五里。自永豐倉入河。謂之渭

口。

〔集證〕河中府今山西蒲州府濬州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慈州今山西汾州府大興縣今陝西西安府咸寧縣縣東有灊水又有灊橋華州今屬陝西同州府華陰亦屬同州府潼

關在華陰縣東永豐倉亦曰渭口倉〇三元圻案二元和郡縣志二華州華陰縣永豐倉在縣東北三十五里渭河口隋置義寧元年因倉又置監

開山陽瀆通運

山陽瀆

〔集證〕〔隋書文紀〕開皇七年四月庚戌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運

楚州山陽縣

〔原注〕今淮安府〔集證〕今江蘇淮安府治山陽縣山陽瀆即邗溝也

募運米能達砥柱險

砥柱

〔集證〕〔隋書食貨志〕開皇三年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阪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

三穿砥柱為三門山

陝州硤石縣

〔原注〕今省入陝縣

有砥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縣

東北五十里河水分流包山山見水中若柱然

又以禹治河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二三穿既決河

出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三門唐太宗勒銘

〔元圻案〕

〔水經曰〕河水又東過陝縣北又東過大陽縣南又東過砥柱間注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穀城東北大陽城東也 太宗銘辭見唐文粹

開通濟渠引穀洛水

通濟渠穀洛水板渚邗溝

〔集證〕〔隋書煬帝紀〕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苑引穀洛水達於河

自板渚引河通於淮 〔通鑑曰〕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

板渚邗溝通運

通典州郡七汴渠在河南南河陰縣南一百五十步今

汴水浪溶渠

穀洛鬪

吳城邗溝通
江淮
末口或誤宋
口非

名通濟渠。隋煬帝開導。西通河洛。南達江淮。原注

河陰後屬孟州汴州有通濟渠。隋煬帝開。引黃水以通江

淮。漕運兼引汴水。即浪溶原注與葭蕩同。○案何本葭作蕩。水經作葭蕩。注同。元和郡縣志作葭岩。

渠也。原注隋志在浚儀縣。九域志。汴水古通濟渠也。在開封

縣。周語。穀洛鬪。注云。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

之北。東入于漙。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

西。而南流合於洛水。原注山海經。澗水西北流。注于穀。水通典。穀水本澗水。經苑中入于洛。板渚水

經河水。又東合汜水。又東逕板城北。原注顧氏震曰。此十三字皆注文。原本及近

刻俱誤作。注云。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原注在孟州汜水。左傳。哀公九年。吳

城邗溝通江淮。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

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

江是。原注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自楚州寶應縣北流入淮。原注閣按王氏引杜註。末口與水經注合。足證今注疏作宋口者非。又自楚州寶應縣

十字宜衍。蓋上文是淮入江。不應旋云江入淮也。集證浚儀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縣東有開封廢縣。汜水今開封府汜水縣。東有板渚。寶應縣今屬揚州府。○元圻案水經注三

永濟渠引沁水

十一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

永濟渠。〔元圻案〕元和郡縣志十六貝州永濟縣永濟渠在縣西郭內漢武時河決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貝州冀州而入渤海此渠蓋屯氏古瀆隋氏修之因名永濟

國史志大名府永濟縣有永濟渠。〔原注〕今省為鎮入臨清縣〔全三〕隋大業四年

正月詔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通鑑攷異曰〕雜記以為引汾水者謬也○〔元圻案〕〔隋書煬帝紀〕亦作沁水〔通鑑注〕班志沁水出上黨潞遠縣羊頭山世靡谷〔師

古曰〕今至懷州武陟縣界入河穀遠隋為沁源縣攷異曰永濟渠即今御河未嘗通汾水

東萊海口。

征遼運東萊海口

東萊郡萊州西至海二十九里北至海五十里。

東南至海二百五十里。〔全三〕此征遼之運道也大業八年敕運黎陽洛口太原等倉穀向望海頓胡三省曰當在遼

西〔集證〕〔隋地理志〕東萊郡舊置光州開皇五年改名萊州

唐

三門河陰柏崖集津倉。〔原注〕鹽倉今名嘉倉太原倉。〔元圻案〕唐書食

貨志〕元宗二十一年裴耀卿為京兆尹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

漕以避三門之險元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

唐于三門東西置倉

浮渭以實關中

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

以避其險卒沂河而入渭〔原注〕三門山見前砥柱地理志河南

府河陰縣開元二十二年置領河陰倉〔原注〕會昌三年屬孟州

〔地理志〕河北道孟州河陰縣開元二十二年析汜水滎澤武陟置隸河南府領河陰倉會昌二年來屬有梁公堰在河汴間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因故渠濬之以便漕運河

清縣咸亨四年置柏崖縣尋省自有柏崖倉〔原注〕河南道河南府河清

本大基武德二年置隸懷州八年省咸亨四年析河南洛陽新安王屋濟源河陽復置并置柏崖縣尋省柏崖先天元年更名會昌二年隸孟州尋還屬後廢咸通三年復置有柏崖倉

陝州平陸縣三門西有鹽倉東有集津倉陝縣

有太原倉〔原注〕河南道陝州六典東都曰含嘉倉自含嘉倉

轉運以實京之太倉自洛至陝運於陸自陝至

京運於水〔原注〕楊慎名為含嘉倉出納使何云慎名閣改慎矜非按通鑑慎矜知太府出納慎名知含嘉倉也劉晏移

書曰陝郊見三門集津遺跡〔原注〕會子固曰宋興承周制置集津之運轉關中之粟以給大梁

李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以避砥柱之

河陰柏崖集津三倉

鹽倉含嘉倉太原倉開山為陸運劉晏按行運道遺跡李泌開車道避底柱楊慎矜兄弟能繼父

險〔原注〕九域志陝州平陸縣三門集津鎮○〔元圻案〕〔唐書楊慎矜傳〕父隆禮罷太府元宗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餘慎矜慎名皆得父清白帝擢慎矜監察御史知太

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慎名大理評事為含嘉倉出納使又劉晏傳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乃自按行浮淮泗達于汴入于河右循砥柱

破石觀三門遺跡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廝河為通濟渠視李傑新渠〔唐書李泌傳〕泌貞

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道至三門以便餉漕〔食貨志〕泌公〔集〕津倉山西徑為

運道屬於三門倉〔通鑑唐紀〕德宗貞元二年二月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十

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是月道成〔集證〕河清縣今河南孟津縣河南陝州與山西解州平陸縣接境州西南有故太原倉

澆水。水均至春樓廣運潭。〔集證〕〔唐食貨志〕韋堅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

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牆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玉海一百八十二會要天寶元年三

月陝郡太守韋堅引澆水開廣運潭于望春東自華陰永豐倉以通河渭至二年三月二十六

日名潭曰廣運地理志作天寶三載

地理志唐志關內道京北府萬年縣有南均至春宮宮臨澆

水西岸有北均至春宮宮東有廣運潭華州華陰縣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灞澆經廣

運潭至縣入渭天寶二載韋堅開〔原注〕會要自華陰永豐倉以通河渭均至

春樓在林苑東南高原之上姚南仲曰王者必

韋堅引澆水

望春下開廣運潭

姚南仲疏建望春宮

據高明燭幽隱所以因龍首而建均王春

〔元圻案〕〔元和郡縣志〕

華州華陰縣天寶三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運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為水陸轉運使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大歷後每歲運米四十萬石〔唐書姚南仲傳〕南仲華州下邽人乾元初擢制科遷累右補闕大歷十年上書云云

上津扶風洋川通運

上津扶風洋川

〔元圻案〕〔通鑑唐紀〕肅宗至德元載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二載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胡三省注江淮庸調泝漢而上洋梁

商州上津縣

〔原注〕漢長利縣

扶風郡鳳翔府

〔原注〕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德宗治上津道置

洋川郡洋州

〔原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陸運直抵至扶風

泝水堙廢漕運自

江漢抵梁洋

〔原注〕梁州興元府〔集證〕今湖北鄖陽府鄖縣西有廢長利縣洋州今陝西漢中府洋縣隋梁州唐改為興元府今為漢中府

泝水梁公堰通運

泝水梁公堰

劉晏疏浚泝水見宇文愷梁公堰通典〔州郡〕泝口

堰在河陰縣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隨開皇七年

年使梁睿增築漢古堰過河入泝

〔原注〕會要開元二年李傑奏泝州東有梁公堰堰

破漕梗發泝鄭丁夫浚之省功速就刻石水濱紀其績

甬橋渦口蔡水通運

梁崇義襄鄧阻兵

張萬福發進奉船

杜佑策琵琶溝運路

疏雞鳴岡通舟

李勉治蔡渠引饋

改閔河為惠民河

江淮運道咽喉甬橋

甬橋渦口蔡水

三元坊案通鑑唐紀德宗建中二年六月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

泊渦口不敢進上和州刺史張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溜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胡三省註甬橋在徐州南界汴水上後置宿州於此渦口渦水入淮

之口唐書食貨志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搃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

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絲白沙趣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汴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

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

甬橋在宿州符離縣渦口在濠州鍾離縣九十里

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

河至陳州而合

原注李勉治蔡渠引東南饋

通典州郡七

汴州浚儀縣有

蔡水

原注九域志祥符縣有蔡河

建隆

宋太祖受禪庚申建元

元年浚蔡河設斗門

二年導閔水

案玉海二十二命右領軍上將軍陳承昭督其役

自新鄭與蔡水合

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之漕以西

南為閔河東南為蔡河開寶

宋太祖九年戊辰改元

六年改閔

河為惠民河

原注與蔡河一水案自導閔水下及注俱見通鑑周世宗顯德六年注

李泌曰江淮

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

〔集證明地理志〕安徽鳳陽府宿州漢符離縣甬橋在北亦名

符離橋懷遠縣東北有渦口渦水自河南鹿邑縣流入境至縣東入淮故謂之渦口。〔舊圖經〕琵琶溝形似琵琶故名在開封城南西從中牟界入通濟渠煬帝欲幸江都始鑿此溝。

〔元圻案〕〔玉海〕二十一輿地廣記汴河蓋古黃蕩渠也首受黃河水隋開浚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亦曰通濟渠元豐中導洛通入謂之清汴蔡河蓋古琵琶溝也。〔通鑑唐紀〕四十

三胡三省註宋白曰建中初杜佑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路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是秦漢故道自隋開汴河利涉揚楚故官漕不復由此道佑始開之。〔唐書李

勉傳〕勉字元卿鄭惠王元懿曾孫代宗詔勉節度汴宋德宗立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萬俟著開金商運路

金商運路

〔元圻案〕〔通鑑唐紀〕德宗建中四年侍御史萬俟著開金商運路重圍既解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胡三省註〕萬當作万万俟複姓也開金商運路轉

江淮財賦以至奉天案德宗因涇原兵變幸奉天朱泚進兵圍之

通典

州郡

金州

〔集證〕今陝西興安府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商

州

今陝西商州之地去西京二二百里。

渭橋東渭橋置倉

渭橋東渭橋

〔元圻案〕〔通鑑唐紀〕四十二胡三省註宋白曰武德永徽之後姜行本薛大鼎褚朗皆云漕運未能通濟後監察御史王師順請運晉絳之粟于

河渭之間始置渭橋倉。〔唐書食貨志〕貞元初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米至東西渭橋倉

渭橋二輔故事。秦昭王作長三百八十步。郡縣

志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一里。渭水南

去縣三里東渭橋在萬年縣東後漢注渭橋

本名橫橋在咸陽縣東南元圻案通鑑唐紀四十五胡三省註宋敏求長安志引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

橫橋七百五十柱

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象牽牛蓋指此之中橋而為若言也橋之廣至及六丈其柱之多至於七百五十約其地望即唐太極宮之西而太倉之北也程大昌曰此橋舊址單名渭橋一水經敘渭曰一水之上有梁謂之橋者是也後世加中以冠橋上者為長安之西別有便門橋度渭萬年縣之東更有東渭橋不得以中別之也

淮陰項城潁澗運路

揚子院淮陰項城潁澗元圻案玉海百八十二會要元和十一年十二月始置淮潁水運以餽討淮西諸軍揚子等諸院米

自淮陰泝流至壽州西四十里入潁口又泝流至潁州沈邱界五百里至於陳州項城又泝流五百里入於澗河又三百里輸於堰城得米五十萬石附之以芟一千五百萬束計其功省汴運七萬六千貫舊紀長慶二年八月丁丑轉運使王播進開潁口圖

揚子院由縣改名

揚州揚子縣原注今屬真州集證即今揚州府儀徵縣廣明元年高駢僖宗七年庚子改元

奏改揚子院為發運使淮陰縣楚州集證今淮安府山陽縣項

城縣陳州今河南陳州項城縣東有潁水西有澗水流入焉潁水出陽城縣今河南府登封縣東陽

乾山東至下蔡今安徽鳳陽府壽州西北有下蔡城入淮澗水唐志地理志河南道

陳州澗水縣原注今改為商水縣商水縣今屬河南陳州府水出潁州陽城縣少

室山東入潁

後周

疏汴水壩橋
泗上

漢志有兩泗
水
荷氏或誤乘氏

浚五丈渠通
青鄆漕

汴水壩橋〔原注〕註

泗上

〔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二年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壩橋東南悉為污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

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胡三省註〕謂淮南既平藉以通漕也

漢地理

志有兩泗水其一自乘氏至睢陵入淮又

一水卞縣至方輿入沛泗上今招信軍相對泗

口也

〔全云〕汴縣之泗水是也乘氏乃荷氏之誤酈道元已糾之厚齋誤矣○〔元圻案〕〔漢書地理志上〕陰濟郡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一千一百一十里

地理志下魯國卞泗水西南至方輿入沛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水經〕泗水出魯卞縣北山注地理志曰出濟陰乘氏縣〔又云〕出卞縣北經言北山皆為非矣〔山海經曰〕泗水出

魯東北余昔沿歷徐沈路經洙泗因令尋其源流水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墟有漏澤澤西際阜俗謂之媯亭山阜側有三石穴自此連岡通阜西北四十里許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

源矣〔博物志曰〕泗出陪尾蓋斯阜者矣泗水又西南流經魯縣分為二流水經泗水又南過方輿縣東荷水從西來注之注泗水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考諸地說或言泗水于

睢陵入淮亦云于下相入淮皆非實錄也○〔集證〕今山東曹州府曹縣東北有乘氏廢縣安徽泗州府盱眙縣西有睢陵廢縣卞縣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方輿今山東濟寧州魚台縣泗

口今江蘇淮安府清河縣

五丈河

〔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四年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齊魯舟楫皆達于大梁六年命袁彥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

五丈河開寶六年改為廣濟河自都城城北歷曹

濟及鄆其廣五丈以通東方之漕

〔此通鑑胡三省註文又引薛史曰〕浚五丈河東

引京索河入斗門

流於定陶入于濟以通齊魯運路

建隆二年浚五丈河

〔原注〕命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河造斗門自滎陽鑿渠百

餘里引京索二水通城濠入斗門架流於汴東匯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

以京索河為源禹貢之荷

澤

〔原注〕九域志在祥符縣東明縣今開封府蘭陽縣宋東明縣也

〔集

導汴水入蔡

蔡水

〔原注〕見前〇〔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六年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陳潁之漕〔胡三省註魏收地形志曰〕汴水在大梁城東

溝蔡河古琵琶

分爲蔡渠九域志曰浚儀縣之琵琶溝即蔡河也

蔡河貫京師兼閔水洧水溱水以通陳潁之漕

楊侃賦言天

蓋古琵琶溝也元祐四年知陳州胡宗愈議古

設二渠洧水溱水所

入丈溝可開浚分蔡河之水自為一支由潁壽

入淮楊侃皇畿賦天設二渠曰蔡曰汴通江會

海滎畿帶甸千倉是興萬庾是建

〔元圻案〕〔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注

水出山下亦言出潁川陽城山在陽城縣之東北蓋馬領之統目焉〔水經〕溱水出河南密縣大隗山注大隗即具茨山也黃帝登具茨之山升于洪堤上受神芝圖于華蓋童子即是山

也

塞原武決河
漕運源流因
革

三代漕運法
不備
戰國漕運非
國都
秦始運天下
之粟
漢唐講漕運
最詳

原武〔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六年六月鄭州奏河決原武命宣徽南院使
吳廷祚發近縣二萬餘夫塞之胡三省註原武縣屬鄭州九域志在州北六十里

原武縣屬鄭州今屬河南懷慶府

〔元圻案〕〔文獻通考〕國用門載東萊呂氏之言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漕運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於渭亂於河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到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交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然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饋糧士有飢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千里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來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致一石者地里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十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概有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遠開墾者多粟不入京師以京師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漢漕係鄭當時之議都不

唐府兵漕運
相消長

唐以韓滉米
至相慶
唐宋運分三
節四路
李錡因漕運
跋扈

相風旗官專
主管

珍傲宋版印

會見於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官多役衆唐中睿以後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爲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饗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強租賦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爲亂所用猶多鎮武天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征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轉相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再整頓漕運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爲最急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歲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之臣所謂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淮之粟所會於京口京口是諸郡咽喉處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西互相轉輸然而三處惟是江淮爲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致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河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門白河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本朝置發漕兩處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之粟底柱之門舟楫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官然不如兩處之重此宋朝之大略如此然而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所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河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方入船卽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便是奸弊夫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爲旗蓋緣風動四方萬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真州便是唐時揚子江後來本朝改號曰真州運法未壞諸州船只到真州請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後

漕運壞自蔡京

漢高太牢祠孔子
魯人家孔家百餘室
孔里講禮飲射
廟藏衣冠琴車書

來發運歲造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雖有此約東諸州船終不應付因此漕法漸壞惟發綱發運未罷及蔡京為相不學無術不能明攷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鹽法置直達江無水處不如此是時姦吏多雖有漕運之官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漕運時便都無姦計若用直達江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為姦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倉之粟少似東南蓄積發運有名無實此召亂之道也本朝漕運之法壞自蔡京東京發運本原大略如此 漕運源流因革利弊備於此矣故附錄於後

兩漢崇儒攷

漢高祖十一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元圻案〕漢書高祖紀十一年十一月自淮南還過

魯以太牢祠孔子

史記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

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

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

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

〔何云〕故所居堂弟子內七字疑有脫誤〔全云〕當云弟子所居堂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

書至於漢一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

尺孔家高廣步
異木百數無
能名

闕里背泗面
牆

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皇覽曰：孔

氏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

十二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甃為祠壇，方六

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

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

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按〕此裴駟史記集解所引，又云：孔子冢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水

經注五二十二云：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

十七里。闕里背洙泗牆。〔閣按〕以正義引伍緝之從征記校洙泗二字當作面泗。南北一

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闕。北門去

洙水百餘步。孔叢曰：夫子墓塋方一里。魯人藏

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全〕三四者，也。獻

帝時，廟遇火燒之。儒林傳：高帝誅項籍，舉兵圍

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

武帝置五經博士
為博士官置
弟子員
西京太學
太常為肄習
地何武歌太學
下王咸以救鮑
宣舉幡
王褒作中和
樂依鹿鳴習聲
歌立學校由仲
舒策
韓延壽修治
學官
文翁修起學
官
詔諸儒講五
經同異

非聖人之道今本史記道作遺化好禮樂之國哉。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為博士置

弟子元圻案此漢書武帝紀文

晉灼曰西京無太學漢藝文志云曲臺后倉九篇下註公孫宏曰請因

舊官而興焉其肄習之地則太常也傳授之師

則五經博士也漢書儒林傳三輔黃圖五漢太學在長

安西北七里關中記在長安之東杜門之西集證云

宋敏求長安志引何武歌太學下王咸舉幡太學下則有太

學矣或曰晉灼以漢初言黃圖記武帝時閣按漢書武帝

紀贊曰興太學全云觀韓延壽傳則其時郡邑已有學宮不獨文翁所倡設也但不能皆備耳○元圻案唐書藝文志乙部地理類潘岳關中記一卷漢書王褒傳益州刺

史王襄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祀鄉侯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鮑宣傳宣下廷尉獄博士弟子王咸舉

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人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五曲臺后倉九篇晉灼曰西京無太學仁傑曰太學興于元朔三年按儒林傳詔太常議子博士弟子太

常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員是也先是董仲舒對策願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史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故武紀以是列之贊語宣帝以是載于議尊號詔文是太學興於

武帝時明甚賈誼曰學者所學之官也韓延壽修治學官注謂庠序之舍文翁修起學官招學官弟子注謂學之官舍然則儒林傳所云興舊官及博士官非太學而何下文郡國縣官有好文學者與計偕故文翁傳云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為有天下皆立學而天子之都乃反無太學之理紀于元朔五年書丞相公孫宏請為博士置弟子員按太常議本文為博士下有官字紀脫之耳通鑑知其誤故武紀書曰博士官蓋取儒林文足之也且史載何武等習歌詩太學下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孰謂西京無太學也哉王尊事師郡文學官此郡文學之官舍如博士官也師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為師豈忘前注耶官當讀作館易官有渝九家作官蜀作館古官館通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讀問以得失注學官學舍也

宣帝甘露二二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元圻案

一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儒林施讎傳詔拜讎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

二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宮殿北藏秘書之府

施讎傳師古注引○按文選班固兩都賦敘李善注引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大秘殿北以閣秘書與師古所引文不同黃圖二云蕭肅何造

其下確石為渠以導水何云慮滄爛也所藏入關所得秦

之圖籍全云古人藏圖籍之地必穿池沼蓋亦以五行之運為制火也元圻案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成帝綏和元年二月封孔吉為殷紹嘉侯原注匡衡梅福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

後

施讎與講同異
秘書藏未央殿北
確石為渠以導水
石渠閣藏秦圖籍
孔霸以帝師賜爵

孔吉為殷紹嘉侯

劉向說上宜與辟雍孔子世為湯後

封孔均褒成侯

孔損徙封褒亭侯西漢孔裔封侯二褒成是亭侯非縣侯言徙封以脫文誤

光武幸太學起辟雍

劉向說上宜與辟雍設庠序

〔原注〕未作而罷 見禮樂志〇〔元圻案〕〔漢書梅福傳〕成帝久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湯後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元帝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禮記孔子曰某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後綏和元年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

〔成帝紀〕綏和元年二月封孔吉為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為公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均為褒成侯

〔元圻案〕此平帝紀文

漢表殷紹嘉侯在沛郡

〔按〕〔外戚恩澤侯表〕平帝元始二年更為宋公

褒成侯在

瑕邱

〔原注〕今兗州瑕邱縣

後漢孔僖傳平帝時封孔均追諡

孔子為褒成宣尼公

〔事在平紀〕

建武十三年

〔光武紀〕在十四年四月

復

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子損嗣永元

〔和帝元年己丑改元〕

徙封褒

亭侯

〔元圻案〕孔均本名莽避王莽更名均侯者二人紹嘉侯奉殷後也褒成侯奉孔子之後也建武中興襲爵如故紹嘉之後

〔文獻通攷學校四〕按西漢時孔氏之裔

不知所終褒成之後至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

〔錢氏大昕曰〕按孔龢碑載元嘉三年司徒雄等奉稱褒成侯四時來祠又韓勅碑立於永壽二年其陰有褒成侯孔建壽名洪氏隸

釋據安帝紀延光三年賜褒成侯帛及此二碑皆稱褒成以證損未嘗徙封其說當矣攷郡國志無褒成侯國則褒成之封當時亭侯非縣侯史例當書褒成亭侯或舊史偶脫成字蔚宗不

察誤以為徙封褒亭爾魏文帝黃初二年詔稱褒成之後絕而莫繼可證漢世無改封褒亭之事也

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十九年又幸

太學中元元年起辟廡

〔元圻案〕〔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五年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中元元年初起

明堂靈臺辟廡〔東觀漢紀〕光武紀建武五年初起太學諸生吏子弟及民以義助作帝自齊歸幸太學賜博士弟子有差又十四年封孔子後孔志為褒成侯〔又〕中元元年初

起明堂靈臺辟廡〔桓榮傳〕建武十九年拜為博士車駕幸太學會博士論難於前

明帝永平一二年臨辟廡行大射養老禮十五年不至

魯詣孔子宅

〔元圻案〕〔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三月臨辟廡初行大射禮十月幸辟廡初行養老禮十五年幸彭城還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

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講經〔東觀漢紀二〕明帝永平八年上臨辟廡行養二老五更禮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元

和二年至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

代之樂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

〔元圻案〕〔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四年十一月詔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

郎即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元和二年三月幸魯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

二弟子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

安帝延光二三年祠孔子及七十二子於闕里王還幸

太學

〔元圻案〕〔後漢書安帝紀〕延光三年三月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車駕還京師幸太學

明帝養老詣孔子宅

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祠孔子作六代樂

帝親稱制臨決

賜諸孔男女帛

祠孔子及諸弟闕里

大學講堂廣長

三九月行大射禮

孔子宅所在州縣皆立孔子廟

白虎門于門立觀孔子先聖顏回先師

洛陽記陸機撰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

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光武紀注述征記在國子學

東二百步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四漢官儀辟廡去明堂二百步

車駕臨辟廡從北門入三月九日按今本光武紀注引漢官儀九日作九月又

儒林傳注引漢官儀作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王氏此條及玉海引皆作九日誤也

於中行大射禮原注永平四年八年和帝永

元十四年順帝陽嘉元年二月靈帝熹平六年並臨辟廡孔子宅在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

北也孔子宅以下皆明帝紀注文梅福曰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請封孔子

之世為殷後書載本傳永平二年郡縣學校行鄉飲祀孔子見禮儀志

猶未立廟也梁天監四年初立孔子廟見梁書武帝紀唐

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廟貞觀四年詔州縣

學皆作孔子廟北宮白虎門於門立觀元圻案唐書禮樂志五

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七年高祖釋奠焉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貞觀二年左僕射房元齡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尼父皆聖人然釋奠於學以夫子也大業以前皆孔子為

先聖顏回為先師乃罷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四年詔州縣皆作孔子廟〔後漢書丁鴻傳注〕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

修繕太學造房室

順帝永建六年修繕太學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

試明經下第補弟子

百五十室〔元圻案〕〔後漢書順帝紀〕永建六年九月繕起太學儒林傳敘曰順帝感翟〔補之言乃更修鬢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

增甲乙科員

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

太學國子堂東碑

水經注十六漢置太學於國子堂東石經東有一

碑陽嘉八年立〔閣按〕陽嘉止四年八月〔閣按〕文云建武二十七

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修太學

用作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今本水經注有八月字作

畢碑南面刻頌〔原注〕獻帝初平四年太學行禮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閣按〕光和幸福太

學為靈帝事初平四年則獻帝也

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學門

外〔元圻案〕此後漢書靈帝紀文

熹平石經成於光和

水經注十六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

詔諸儒正五經文字

蔡邕書丹刻

石

封孔羨宗聖侯
 晉後魏隋唐封孔裔
 唐尊孔子文宣王
 祖無擇言祖謚宜避
 宗議改號衍聖公
 顏子為充公十哲為侯夾坐
 曾參伯孟子配享
 後周敬禮孔子
 葺祠禁樵訪孔顏後
 明定至聖先師號

學講堂前東側。側蔡邕自書丹於碑。洛陽記高一

丈許。廣四尺。

〔閣按〕〔洪氏隸釋曰〕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平年也。余故以杜詩苦縣光和尚骨立光和尚指石經言下即承以蔡不復得益

明〇〔元圻案〕熹平四年乙卯至光和平六年癸亥凡九年

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羨為宗聖侯。

〔元圻案〕〔三國志魏文帝紀〕黃初二年詔以議

即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

晉武帝泰始三年

封二十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

高祖

延興三年封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

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改封二十八世

孫珍為崇聖侯。北齊

顯祖天保元年

封三十一世孫

長為

恭聖侯。周武帝

大象二年

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

煬帝

大業四年

改封紹聖侯。唐貞觀十一年封裔孫德

倫為褒聖侯。

〔按〕以上俱後漢書儒林孔僖傳註文

開元二十七年以孔子

後為文宣公。宋太平興國二年。孔宜襲封文宣

改大成殿為先師廟
四配俱以聖稱
十哲稱先賢
某子
附祀稱先儒
某子
去王號及公侯伯

公。至和。仁宗三十二年甲午改元。一二年。祖無擇言不可以祖諡加

後嗣。詔封宗原。據劉原父覆議宗原乃孔子四十世孫。為衍聖公。今世襲。後

魏。高祖。太和十六年。諡孔子曰文聖尼父。唐貞觀

一二年。升孔子為先聖。十一年。尊為宣父。武后。天授元年

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諡為文宣王。宋祥符

元年。幸曲阜。謁文宣王廟。諡文宣王。宣王五年。

改諡至聖。元圻案宋王栻燕翼貽謀錄四先聖後自先聖封文宣王而襲爵者稱文宣公仁宗至和二年二月用太常博士祖無擇議改為衍聖公蓋取

襲封之義宋史祖無擇傳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直集賢院時封孔子後為文宣公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遂以

祖諡而加後嗣非禮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為衍聖公王明清揮塵前錄曰避聖祖諱易為至聖熙寧中欲加諡至神元聖帝李邦直以為不可卒從其議猗覺寮雜記曰國學立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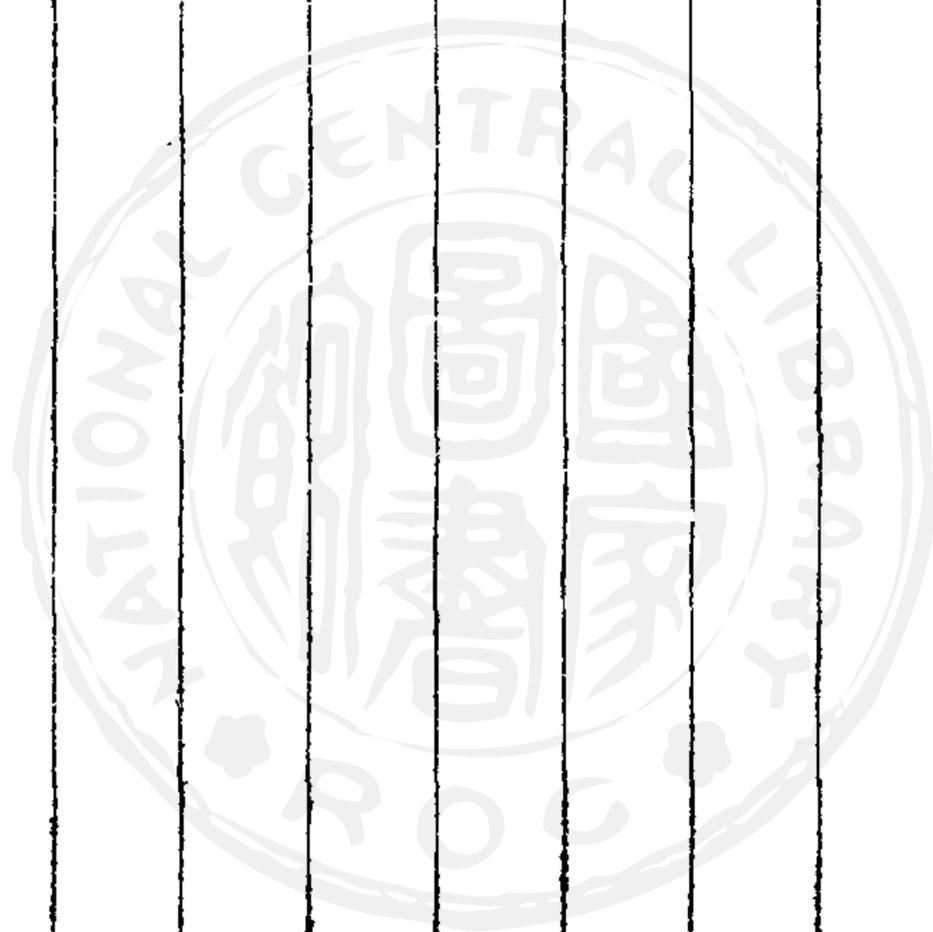
子廟始武德二年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始貞觀中以孔子為文宣王顏子為充公十哲為侯文宣王南面十哲夾坐曾參等為伯始開元二十七年孟子配享則始於元祐元年

通鑑後周紀太祖廣順二年六月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樵

採訪孔子顏淵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明世宗時禮部議曰人以聖人為至聖人以孔子為至宋真宗稱孔子為至聖其意已備令宜於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

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其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復稱公侯伯

困學紀聞注卷十六



翁注困學紀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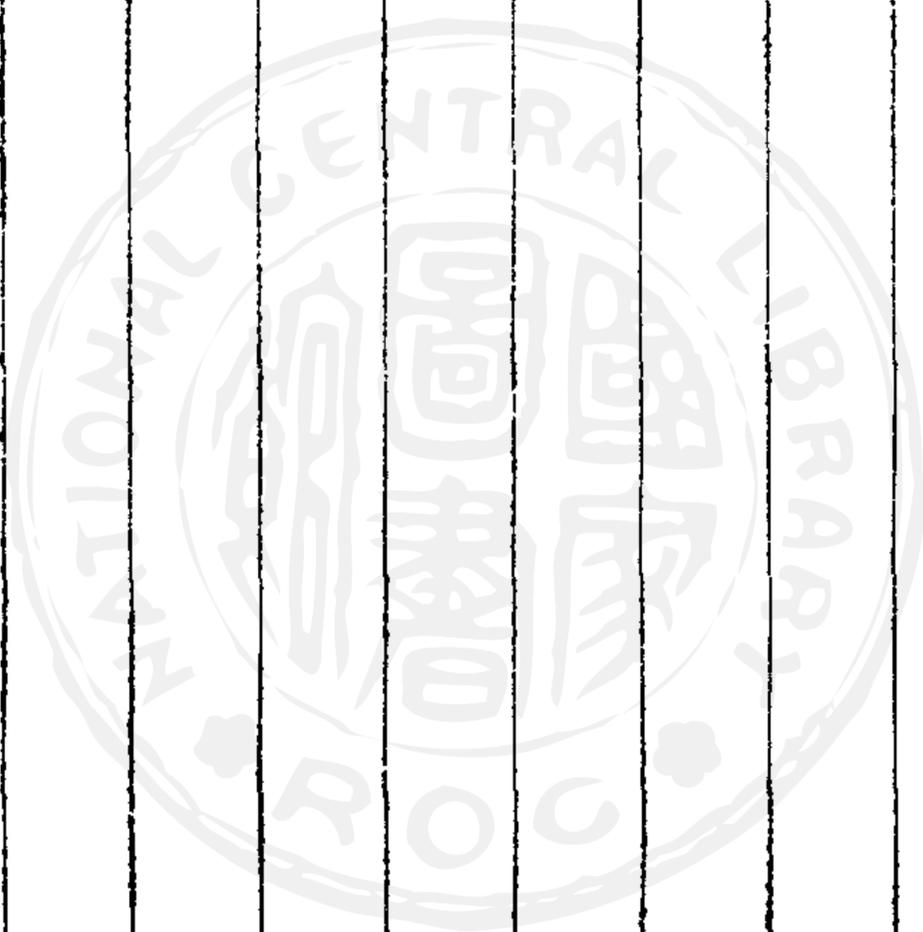
卷十六

考史

三

中華書局聚

珍做宋版印



困學紀聞注卷十七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評文

汪彥章全云龍溪汪氏藻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為一家而

稍與經分

元圻案汪藻字彥章鄱陽德興人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封新安郡侯宋史入文苑傳著浮溪集四庫全書著錄三

左屈始以文
別經
漢時經術文
章已分
流連光景之
文

十二卷其為鮑吏部欽止集序曰左氏傳春秋屈原作離騷始以文自成為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孫宏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術顯者也司馬遷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而為一況陵夷至於後世流別而為六七靡靡然入於流連光景之文哉其去經也遠矣

離騷曰閨中既以邃遠今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

闇而猶曰哲王蓋屈子以堯舜之耿介湯禹之

祗敬望其君離騷曰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又禹湯嚴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不敢謂之不

明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

屈子之意全云左氏猶附經以為文離騷則孤行矣二者不當例論元圻案全氏此注似當在上條之下三箋本誤入於此

夾漈通志草木略以蘭蕙為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

然離騷滋蘭樹蕙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招魂轉蕙汜蘭光風轉蕙

離騷稱楚君
為哲王
屈子望君堯
舜湯禹
史言王不明
非屈意
左附經騷孤
行不同

蘭蕙二草相
似
零陵香薰草

沈崇蘭些是為一二草不可合為一。〔閩按〕蘭莖與蕙各自為類黃山谷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

者蕙說亦未必然○〔元圻案〕〔通志草木略曰〕蘭即蕙蕙即薰薰即零陵香〔楚辭云〕滋蘭九畹植蕙百畝互言也古方謂之薰草近方謂之零陵香神農本草經謂之蘭〔離騷曰〕秋蘭

兮青青綠葉兮紫莖〔廣雅云〕蕙草綠葉紫花蓋二草本相似〔黃山谷書幽芳亭曰〕蘭蕙叢出初不殊也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吳仁傑離

騷草木疏曰〕山谷謂蘭蕙叢出時以沙石則茂沃以湯茗則芳是所同也至其發華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也一幹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也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楸則遠矣然則蘭蕙

蓋略相似但以著花多少為別耳〔陸佃埤雅〕一羅願爾雅翼張溟雲谷雜記〕俱從山谷之說

江離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索隱引吳錄曰臨海海水中生正

青似亂髮廣志為赤葉紅華今芎藭苗曰江離

綠葉白華又不同。〔案〕〔後漢書張衡傳注〕本草經曰藥蕪一名江離即芎藭苗也藥對以為

麋蕪一名江離。〔原注〕芎藭蕪本江離麋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亂人者若芎藭與蕪本〔顏師古曰〕郭璞云江離似水薺今無

識之者然非麋蕪也藥對誤耳楚辭補注集注皆缺〔讀詩記董氏曰〕古今注謂芎藭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芎藭江離也〔集證〕〔唐志〕張勃吳地記一卷郭義恭廣志二卷徐之

才雷公藥對二卷○〔元圻案〕〔吳仁傑離騷草木疏曰〕扈江離與薜芷〔王逸注〕江離香草名〔洪慶善云司馬相如賦〕被以江離糝以麋蕪乃二物也〔本草〕麋蕪一名江離江離非麋

蕪也猶杜若一名杜蘅杜蘅非杜若也〔顏師古注〕郭璞云江離似水薺〔張勃云〕江離出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赤葉未知孰是今無識之者〔仁傑案說文〕江離麋蕪

也〔郭璞山海經注〕芎藭一名江離則芎藭也江離也麋蕪也三者異名而同實慶善以相如賦疑之〔按淮南子云〕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蕪本蛇牀之與麋蕪亦以芎藭與麋蕪並稱一

江離生海水似亂髮芎藭麋蕪葉本相似芍藥可離賈江離杜蘅非杜若蛇牀似麋蕪蕪莖麋蕪

九章哀南夷
謂楚

忠湛湛願進
披離壅蔽
聲有隱物有
純
恭顯陷周堪
劉更生
裴延齡陷陸
贄陽城
漢元帝優柔
不斷
唐德宗猜忌

相如賦又云芎藭昌蒲江離靡蕪泥此則芎藭靡蕪亦不得為一物矣爾雅釋草斷莖
靡蕪邵氏爾雅正義曰蕪蕪一名斷莖史記索隱引樊光云蕪本一名蕪蕪根各斷莖
案一蕪蕪非蕪本也索隱又引藥對云蕪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離騷云扈江離與薛芷
兮江離為芎藭之苗則亦非蕪蕪也本草云芎藭生山谷蕪蕪一名蕪蕪生川澤自分二種
今以大葉者為芎藭小葉者為蕪蕪管子地員篇云五沃之土生靡蕪是也

屈原楚人而涉江九章之二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

俗為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全云屈

楚為夷曰南夷者指放逐之地言之也蓋近於苗疆矣故曰夷

忠湛湛而願進兮如披離而障之九章哀郢壅蔽之患也

元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有

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悲回風偏聽之害也

德宗似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元圻案元帝

初元二年中書令宏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
黨遂委以政事望之等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宜以通明公正處之宜罷中書宦官
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恭顯忤奏望之堪更生朋黨又唐紀德宗貞元十年裴延齡
每奏對恣為詭譎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陸贄上書極陳延
齡姦詐上不悅待延齡益厚十一年貶贄為中州別駕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及陸贄
等坐貶上書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罪太子為之營救上意乃解漢元帝優

游不斷故易於壅蔽唐德宗猜忌故易於偏聽

宋玉釣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淵

〔原注〕〔淮南子原道訓〕作

元淵或諱泉誤洲

唐高祖名

淵

改淵為泉古文苑又誤

為洲宋玉對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見文

選琴賦注

〔集證〕〔漢藝文志攷〕蛸子十三篇名淵楚人〔史記孟荀列傳〕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著上下二篇〔文選枚乘七發〕便蛸詹何之倫〔注

云〕淮南子雖有鉤鉞芳餌加以詹何蛸環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應璩與從弟書〕又作便蛸○〔元圻案〕〔文選琴賦注〕引列仙傳涓子者齊人好餌尤著天地人經三十八篇鈞

於澤得符鯉魚中隱於宕山能致風雨〔古文苑〕〔宋玉鈞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洲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元洲天下之善釣者也欲王觀焉〔文選琴賦注〕

兩引宋玉對問於揚白雪句則作陽春白雪於紹陵陽句則作陵陽白雪李善自云集所載與文選不同各隨所用而引之〔宋韓元吉古文苑後記〕曰古文苑九卷世傳孫巨源于佛寺經

龕中得唐人所藏文章一編莫知誰氏錄也皆史傳所不載文選所未取而間見於諸集及樂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羽升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

善補注曰離騷用羽升澆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

謂劉安說耳

〔閻云〕此條已見左氏〔全云〕慶善各與祖

藝文類聚鑒誠類多格言法語如曹植矯志詩曰

藝文類聚多格言

宋玉登徒子偕受釣
元淵或諱泉
陵陽白雪或作陽春
蛸環淵便
蛸子學黃老術
涓子著天地人經
餌尤得鯉符致風雨
元洲善釣
古文苑得於經龕
騷左言羽澆二姚

女誠女典誠
 子諸書
 道知驥世知
 賢
 蘭形棘心玉
 曜瓦質
 性明欲簡嗜
 繁氣昏
 求高反墜務
 厚更貧
 閑情塞欲
 王粲潘尼安
 身論
 論德吾薄說
 居吾貧
 名利集純白
 離

道遠知驥。世偽知賢。苟爽女誠曰。七歲之男。王
 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
 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程
 曉女典曰。麗色妖容。高才美辭。〔案〕句下有貌足傾城言以亂國八字應補入此
 乃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姚信誠子曰。古人好善
 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爲。爲險易不虧。終始如一。諸
 葛武侯誠子曰。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
 顏延之庭誥曰。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卜蘭
 座右銘曰。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閑情塞欲。老氏
 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句下有無謂冥漢人不汝聞八字應補入無謂幽冥。
 處獨若羣。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司馬德操誠子
 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
 貧而行不高。王修誠子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

不可少也。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羊祜誠子曰。恭

為德首。謹為行基。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

語。孫氏星衍曰。案晉書本傳祜無子。兄發長子倫次。暨次伊次。篇當題誠兄子也。藝文類聚脫兄字耳。徐勉與子山松書曰。

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弃日。非徒弃日。乃是弃

身。王粲安身論曰。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

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

也。必由於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

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晉書潘

尼傳載尼著安身論與此文同類。聚作王粲著。未知孰是。凡此皆可為治心齊家之法。若

馬援王昶之誠。馬誠兄子書王昶誠子書俱載後漢書三國志本傳張茂先之詩。崔子

玉之銘。張華勵志詩崔瑗座右銘皆載文選見於史傳文選者。不復紀。元

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等奉勅撰。鑒誠類又載吳陸景誠盈曰。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晉戴

逵申三復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白離亦名言也。

英華出於性情
賈劉楊張文如性

李注文選有遺缺
謂督勳勞督通篤
執友之心
李善號文選學

林挺瓊樹非赤色
瓊赤玉誤比梅雪

博力句卒羸越法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性情賈生俊發則文潔而

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

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全云以簡易稱中壘亦未確又云子

雲沈寂其如清淨符命之謠何元圻案文心雕龍體性篇云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性情此云英華出於性情蓋節取其意

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楊荊州

誄潘岳作楊荊州名肇謂督勳勞注引說文曰督察也不引左氏謂督不忘

執友之心注引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引曲禮執友稱其

仁原注謂督不忘即微子之命曰篤不忘也古字督與篤通用以督為察非也元圻案唐書文藝傳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

書麓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為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

瓊赤玉也說文雪賦謝惠連作林挺瓊樹注以為誤閻按毛傳瓊玉之美者

廣韻瓊玉名皆不與說文同元圻案演繁露十一說文瓊赤玉也詩有瓊琚玉佩左氏楚子玉為瓊弁玉纓玉與瓊皆對別言之若等為一玉不分言也今人用瓊比梅雪皆誤

注謂五臣注善注引莊子曰南方積石千里樹名瓊枝

韓文公曹王臯碑云王親教之博力句卒羸越之

越子為左右
句卒
曹王皋自將
教戰

十抽一推推
為推
二十成丁以
下為推
難結讀推髻

法考異。謂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句卒之文。

愚按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為左右句卒注

云。鈎伍相著。別為左右屯。此即謂句卒也。搏力

必秦法。未見所出。新唐書作團。〔閣按〕〔姚令威集注〕句卒已引左傳又引商子農戰篇凡治

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故明君脩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搏力出

此令威名寬剡州人。○〔元圻案〕〔新唐書曹王皋傳〕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韓文公碑云〕王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

成王成王嗣封在元宗世。〔朱子原本韓文考異〕但摘正文一二字大書而所考夾注於下至宋末王伯大始取而散附句下今四庫全書二本皆著於錄

十抽一推。或謂推當作椎。未冠之稱。按史記秦始

皇紀王翦什推二人從軍索隱云什中推擇二

人。人文公語出於此。不必改為椎。〔元圻案〕〔考異曰〕后山談叢云唐令民二十成丁以下為推

〔宋次道云〕推者椎也。避高宗諱而用推耳。〔呂縉叔云〕推者椎也。獨髻為椎。蓋傳寫誤耳。唐人初不諱嫌名也。陳以呂說為是。〔按史記漢書陸賈傳〕有髻結字。注讀為椎髻。故唐令以椎

為未冠之稱。此云十抽一推者。十推而取其一。以為兵。即杜詩所謂無丁而選中男者也。然唐志但云十六為中。而無椎字。會要亦然。未詳其說。〔集證〕〔按仲長統昌言損益篇云〕向者

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十人之長。推什長以上。則百萬人。也。十抽一推。當是用此。

佛書聖弟子三人
 遣三弟子震日教化
 儒童光淨二菩薩
 老子為摩訶迦葉
 詰咎文命風伯兩師
 伯兩師
 認風伯本子
 建文
 小點大癡
 各家送窮文
 正月下旬送窮
 張敏頭責子羽
 子雲逐貧賦
 俳體
 歐陽詹行誼
 黃璞閩川名士傳
 林藻賦殊見

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蓋用佛書二聖

弟子之說。說謂老子仲尼顏子也。緯文瑣語二云。〔集證〕

〔陳耀文天中記〕引唐釋法琳破邪論云佛遣三弟子震日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子光淨菩薩彼稱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

曹子建詰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兩師韓文

公認風伯蓋本於此。〔元圻案〕一藝文類聚卷一百曹植詰咎文序曰五

必政治之所興致也於是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天帝之命以詰咎祈福其辭曰上帝有命風伯兩師云云

送窮文小點大癡按張敏集奇士劉披賦古語有

之小癡為大點小點為大癡。〔集證〕〔隋志〕晉尚書郎張敏集二卷玉海云一卷〔抱朴子道意篇〕凡

人多以小點而大愚〇〔元圻案〕〔朱翌猗覺寮雜記〕曰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窮韓退之有文姚合有詩云萬戶千門看無人不送窮 段成式亦有送窮文見唐文粹 張敏晉書無傳一

容齋五筆載其頭責子羽文一篇云敏者太原人仕歷平南參軍太子舍人濟北長史 〔黃山谷跋送窮文曰〕退之送窮文蓋出於揚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賦文類俳

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莊文采過逐貧矣

歐陽生哀辭閩人舉進士由詹始。詹舉在貞元八年史因之黃

璞閩川名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致之登科

夢
四門溺妓函
警之誣
常衮比行周
芝英

太行盤谷
李愿仕隱二
人

珍做宋版印

記信然。

〔原注〕歐陽詹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記太原伎黃介喻良能為文以辨○〔元圻案〕〔韓昌黎哀辭〕曰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

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 〔王保定撫言十五〕薛令之閩中長溪人神龍二年及第累遷左庶子 〔書錄解題

傳記類〕閩川名士傳一卷唐崇文館校書郎黃璞所記人物自薛令之而下凡五十四人 〔又唐登科記十五卷丞相鄱陽洪适景伯編 〔按唐藝文志〕有崔氏顯慶登科記五卷姚康科

第錄十六卷李奕登科記二卷丞相乃以三本輯為一書 〔又〕〔別集類〕歐陽行周集五卷唐國子四門助教莆田歐陽詹行周撰詹之為人有哀辭可信矣黃璞何人斯乃有太原函警之

謗好事者喜得之不信愈而信璞異哉然高城不可見之詩題云途中寄太原所思蓋亦有以召其疑也昔人以曖昧受謗傳之千古尙未能明孰謂今人行己而可不謹哉 〔又〕林藻集一

卷唐嶺南節度副使莆田林藻緯乾撰藻貞元七年進士 〔黃璞名士傳曰〕貞元中杜黃裳知舉試珠還合浦賦進士林藻賦成憑几假寐夢人謂之曰君賦甚佳但恨未敘珠去來之意

耳藻寤視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第謝恩黃裳謂曰唯林生敘珠來去之意若有神助詹溺太原之妓未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既愆期而妓疾革將死割髮付女妓以授詹詹一見大痛亦

卒 〔唐文粹李貽孫歐陽詹文集序〕稱詹服聖人之教慕愷悌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之際唯恐不及常衮為福之觀察比君為芝英每燕享必召同席君動不踰節時人謂常公能

識真尋而陸相贄知貢舉得士之盛前無其倫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人至於今伏之 〔真西山跋歐陽四門集曰〕嘉定己

卯郡士林彬之為余言四門之文之行昌黎亟稱之至黃璞為閩川名士傳乃紀其太原妓一節說者疑焉近歲黃君介喻君良能皆為文以辨謂宜登載編末以澡千載之誣余曰四門之

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後之君子惟昌黎是信乎抑惟璞之惑乎二君雖無言可也不載之編末亦可也

太行之陽有般盤谷在子血州濟源縣

〔閩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辛巳在京師有送李愿歸盤

谷序〔舊唐書李愿傳〕父晟立大勳即拜太子賓客上柱國為興元元年甲子此豈終身官不挂朝籍者〔新唐書李晟傳〕貞元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是愿又當為長安人於

韓柳不同道
師說闢佛作
史刑禍
子厚不為師
信佛
紀封鏤牒臣
不多讓
符命非立極
之本
史在據事跡
實錄

盤谷不得曰歸蓋送者乃別一人耳
〔何云〕按元和御覽詩中有
李愿二首疑即其人
〔集證〕濟源縣隋置今屬河南懷慶府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為師韓

關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禍天刑

而柳謂刑禍非所恐
〔原注〕柳以封禪為非而韓以封泰山鏤玉牒勸憲
宗 〔全云〕一作師說一不肯為師是各量其力闢

佛是韓勝非封禪是柳勝作史之說亦柳為長然韓子大本大原處勝而柳不逮也○〔元圻
案〕〔歐陽公集古錄〕般舟和尚碑跋曰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名一時而後世稱為韓柳者

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為道不同猶夷夏也
〔昌黎師說曰〕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
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原道曰〕人其人火其書廬

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諫佛骨表曰〕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答劉秀才論史書曰〕夫為史
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潮州謝上表曰〕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

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
多讓〔又曰〕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
〔柳子厚與韋

中立論師道書曰〕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
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

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
矣〔送僧浩初序曰〕退之嘗病余嗜浮圖言警余與浮圖遊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

浮圖浮圖誠不可斥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
〔與韓論史官
書曰〕退之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

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貞符序曰〕吳武陵為
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

彪子固皆汲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天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
本
〔柳子云〕作史貴直道不顧刑禍其論甚正然韓子云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

自見實得夫子作春秋之法其撰順宗實錄褒貶不阿非真畏人禍天刑者柳子之不肯為師乃有激而然

柳州文可疑
諸篇
馬退山茅亭
記
百官請復尊
號表
代令公舉裴
冕表
請聽政第三
表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何正嘗細考文中歲在辛卯

句此篇實子厚作辛卯是憲宗元和六年前此辛卯則元宗天寶十載○案記云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明蔣之翹注云子厚從兄名寬字存諒集中有祭文云從事

諸侯假於郡藩即謂此也又注云邕州今南寧府屬廣西馬退山在府城北十五里見於獨孤及集文苑英華亦作獨孤及崔

祐甫獨孤公神道碑曰獨孤常州諱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天寶末以洞曉元經對策上第歷官濠州常州刺史不言其官於粵也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獨孤及毗陵集二十卷提要云馬退山茅亭記乃柳宗元作後人誤入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崔元九翰

作原注貞元五年子厚方十七歲宋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五為百官請復尊號表載柳宗元集中而唐類表作崔元翰文苑總目作類表而本卷選作常表按唐德宗興元元年幸奉天削去徽號貞元五年六月百官請復舊即此六表是也是時崔元翰為禮部員外郎歷知制誥唐書稱其詔令溫雅則類表云元翰作是矣柳文收此表或入正集或入外集

按宗元年譜貞元五年方十七歲八年始貢京師其誤可知為裴令公舉裴冕表邵說作

原注冕大歷四年薨八年子厚始生案宋淳熙中臨卽韓醇柳集記後曰代令公舉裴冕狀時柳州未生請聽政第三表文

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

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文苑英華辨證五林逢請聽政表七首第三表載

柳宗元集中作第二表晏元獻柳集第二表據文苑迺林逢第三表而柳集又別自有第二表第四表亦載柳集作第三表詳表文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又云成先帝之

表

代裴行立謝
 移鎮表
 柳州謝上表
 誤柳州
 舜禹謗譽咸
 宜篇
 愈膏育疾賦
 劉夢得答戲
 語書
 巨衡揣鈞石
 銖黍
 食蝦蟇詩不
 傳
 八愚詩石刻
 之亡
 代劉禹錫同
 州謝表
 上大理崔卿
 啓
 崔元翰詔令
 溫雅

大功繼中興之盛業乃穆宗敬宗時事宗元當
 憲宗元和十四年已卒此二表柳集誤收何疑

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通鑑唐紀〕憲宗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穆宗即位二月以桂管觀察使裴行立為安

南都護子厚已前一年卒 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甫柳州謝上

表也。〔文苑英華辨證五〕按新史李吉甫傳改柳移饒舊史乃以柳為柳是致柳集誤收況宗元自有柳州謝表其題作謝除云奉三月十三日制六月二十七日上訖今

此表題作謝上又云今月二日上訖攷其月日文理皆非宗元事其為吉甫何疑宋沈作喆寓簡云子厚文集多假妄如柳州謝上表稱于頔在襄陽相留予按元和八年頔以罪

貶為恩王傅而子厚詔追赴都乃是 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二二篇晏

元獻云恐是博士韋籌作愈膏育疾賦晏公亦

云膚淺不類柳文宋景文公謂集外文一卷其

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陸放翁跋柳州

集曰此一卷集外文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且袁類於此子京此然三十一字宋景文公手書藏其從孫最家然所謂集外文者今往往分入卷中矣

非特外集也劉夢得答子厚書曰獲新文二一篇

且戲余曰將子為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此書

不見於集食蝦蟇詩韓文公有答今亦不傳則

遺文散軼多矣。

何遜八愚詩至南宋時石刻亦亡○元圻案劉夢得答柳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云云余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

味大淵然以長氣為幹文為支跨躐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柄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信然以生癯然以清余之衡誠懸于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毅而中微存乎他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然則譽羿者皆羿也可乎
沈作喆曰柳集代劉禹錫同州謝上表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死禹錫至文宗太和九年始遷同州距子厚之卒十七年矣又有上大理崔卿啓等亦塵俗凡陋非子厚文

答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蕪也艾

軒策問以為元次山案今本艾軒集無此策問次山不與子厚同

時亦未嘗為饒州全次山是杜公同時集證按白居易冷泉亭記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尹造作虛白亭有韓僕射高作

平淮西雅其佐多賢出說苑渙其羣元吉者其佐

多賢矣閣按說苑襲呂覽召類篇○元圻案召類篇曰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

饒娥碑按魏仲兕原注大歷間作饒孝女碣旌其里閭

不言娥死子厚失於傳聞而史承其誤元圻案仲兕或作仲犀其饒

娥碣云彼饒者勦沒於長江幼女號慙激於穹蒼匪類伊蛟爰構其殃上帝懷之雷霆交作火焚長川風擾巨壑烟雨冥晦雲龍騰搏邦人大恐水物殄瘁魚鱉蛟螭會無噍類滅以湯瀾債

答元饒州非次山元蕪作冷泉亭虛白亭候仙亭觀風亭見山其佐多賢傳聞饒娥碑誤於魏仲兕姚孝女碣娥父醉漁溺死

黃溪記做西
南夷傳
悲汝南子桑
做天運

贊王參元失
火書
王栖曜茂元
仲元

於江汜所贊者男所賤者女緹縈投身黃香搯虎古有其傳今得其侶
柳碑云二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
唐書列女傳云二娥字瓊真父勣娥死時年十四
又云縣令魏仲兕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為立碑云

游黃溪記記云溪拒永州治七十里 做太史公西南夷傳皇甫湜悲

汝南子桑做莊子天運皆奇作也。
何云游黃溪記乃柳文之未能自成家者胡云奇

作○三元圻案柳子厚游黃溪記曰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涪溪西至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
史記西南夷傳曰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
皇甫湜悲汝南子桑文曰

渾沌無端誰開闢之善惡未形誰分白之善其福之惡其禍之謂善之福夷死何饑謂惡之禍跖死何肥何闔閭之死金玉其墓何黔婁之死手足不覆誰主張其事而顛倒其數天且

高地且遼鬼神之形幽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云云
莊子天運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

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兩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云云
四庫全書總目

別集類三皇甫持正集六卷皇甫湜撰湜睦州人持正其字也元和元年進士仕至工部郎中其文與李翱同出韓愈翱得愈之醇湜得愈之奇崛

王參元書參元家失火子厚作書賀之 云家有積貨士士之好廉名者皆

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嘗攻李商隱樊南四六

有代王茂元遺表案舊唐書王茂元傳河北諸軍討劉稹茂元亦以本軍屯天井賊未平而卒 云與季子

弟參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茂元。元栖曜之

子也。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元

王仲元誌今樊南文集已佚而參元之名再見於李賀小傳云。所與遊者王參元。唐書。王栖曜傳。栖曜。濮州濮陽人。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出為鄜坊節度使。子茂元。附傳而不及。

參元
仲元

沈亞之送韓靜略敘曰。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

酒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注

祭酒即文公也。白樂天老戒詩。我有白頭戒。聞於韓侍郎。皆文公緒言也。○元圻案。沈亞之送韓靜略序曰。裁經綴史。補之如疣。是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其柯萌之鋒。由是而銳也。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沈下賢集十。二卷。唐沈亞之撰。下賢。亞之字也。長安人。李賀送沈亞之詩曰。吳興才人怨春風。則似吳興人。元和十年進士官南康尉。晁公武曰。沈亞之常遊韓愈門。李賀杜牧李商隱俱有擬沈下賢詩。

驢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封浚雞閩本山子。何云浚稽山疑誤為雞

毛穎傳韓文公作本於此。元圻案。宋袁淑俳諧集封驢廬山公九錫文曰。爾有使銜勒大鴻臚班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為廬山公。又雞九錫文曰。咨爾浚稽山子。天姿英茂。秉機晨鳴。雖風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聲。今以揚州之會稽。封君為會稽公。以前後稽山為君湯沐邑。宋張端義貴耳集。歐陽詢藝文類聚有為禽獸九錫以雞為稽山子。以驢為廬山公者。吳越毛勝撰水族加恩簿。以海

文以裁綴經史病煩。昌黎以藝樹喻文。韓侍郎白頭戒。

袁淑驢雞九錫文。廬山公浚稽山子。毛穎傳所本。水族加恩簿。

文以裁綴經史病煩。昌黎以藝樹喻文。韓侍郎白頭戒。

袁淑驢雞九錫文。廬山公浚稽山子。毛穎傳所本。水族加恩簿。

龍為君各有詞令祖
歐陽之遺意也

劉夢得文不及詩
劉祭韓以文
自喻
劉柳劉白

周霍有勳伐
闇儒術
枚嚴善文章
爵未顯
劉柳姚宋互
有所短
隨陸無武絳
灌無文
二生兩公負
所遇
德裕集鄭李
兩序

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予

長在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全

此亦如文昌之自謂韓張並稱也。○元圻案。劉夢得祭韓昌黎文曰。昔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刃。開我混沌。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刺盾。卒莫能困。時惟子厚。竄言其間。贊詞愉愉。固非顏顏。磅礴上下。義農以還。會於有極。服之無言。昌黎調張籍詩云。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晁氏讀書志別集類。劉禹錫夢得集三十卷外集十卷。禹錫中山人。貞元元年進士。登博學宏詞科。早與柳宗元為文章之友。稱劉柳。晚與白居易為詩友。號劉白。雖詩文稍不及。然能抗衡二人。間信天下之奇才也。

鄭亞會昌一品集敘云。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臯嚴忌。善為文章。而不至巖廊。歐陽

公薛簡肅公文集序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

方樸山云。此語未確。其言簡而明。非唐人所及也。閣按。陸儼山謂先有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二生兩公負所遇。德裕集鄭李兩序。

文之言。○元圻案。舊唐書鄭畋傳。父亞。字子佐。聰悟絕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翰林。以文干謁。深知之。文苑英華辨證。李德裕集序二首。蓋鄭亞先委李商隱代作。亞後改定。故有異同。今德裕集用鄭作。案鄭序曰。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周霍皆有定策功。而史記謂周勃厚重。少文。漢書譏霍光不學無術。漢書枚乘傳。孽子臯。字少孺。至長安。上書自陳。枚乘之子召入見。待詔拜為郎。為文疾。受詔即成。史記鄒陽傳。陽遊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

翁注困學紀聞

卷十七

評文

九一中華書局聚

九一中華書局聚

生之徒交莊忌即嚴忌也避諱改莊之字曰嚴〔晉書載記一〕劉元海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嘗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宏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

魏鄭公砥柱

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顧過門不息淮南子

原道二云

禹挂冠遺履墮簪

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鹽鐵論

相刺篇

一云簪墮不掇冠挂不顧

〔集證〕〔玉海二十一〕司馬公曰唐太宗刻銘底柱之陰魏鄭公撰字幾沒然殘缺僅可讀○

〔元圻案〕〔吳越春秋〕亦云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緝〔輿地廣記十三〕陝縣有禹貢底柱山山有二門河所經唐太宗勒銘於此

梁簡文誠子

梁簡文誠子當陽公大心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

立身文章異

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見藝文類聚鑒識類

斯言非也

文可見行謝沈文傲治皆小人

文中子謂文人士之行可見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

其行乎

〔全〕〔五〕六朝之文所以無當於道○〔元圻案〕〔梁書簡文帝紀〕太宗簡文皇帝諱綱高祖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太清二年五月即位史臣曰太宗天才

縱逸冠於今古文則時以輕華為累君子所不取焉〔中說事君篇〕予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

大同哀辭蕃歆寄宿知

又大同哀辭

〔序曰〕大同字仁洽予之第十九子也生於仲秋殞於冬末客有謂予

曰陳蕃所憩之家

扣門言所產
年祿
黃申家子以
兵死

落花芝蓋句
摹倣
徐庾體綺豔

久記元錄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

按搜神記陳仲舉宿黃申家列異傳華子魚宿

人門外皆因所宿之家生子而夜有扣門者言

所與歲數〔集證〕按仲舉事今本搜神記無之〔太平御覽〕二百六十二引搜神記

可進曰當從後門往有頃還留者問之曰何等名可與幾歲應以何死答曰男也名奴得十五

歲當以兵死仲舉告其家父母不使執寸刃年十五有置鑿於梁上其末出奴以為木自下鈎

之鑿墮陷腦而死〔三國志華歆傳注〕引列異傳歆為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

兩吏詣門便辟易卻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住乃前向歆拜相將入

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二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

死歆乃自知當為公〔元圻案〕〔文苑英華〕九百九十九載大同哀辭云陳蕃所憩之家久

傳紀錄之歲云云今作久記元錄之歲蓋從藝文類聚陳蕃事亦見幽明

錄太平廣記三百十六卷載之云阿奴十五歲為人作屋落地死

庚信 三月三日 華林園 馬射賦云落花與芝之蓋齊飛〔案〕〔文選〕甘泉賦

注〔服虔曰〕華芝華蓋也 楊柳共春旗一色〔月令〕季春之月天子載青旗 王勃倣其語

江左卑弱之風也〔元圻案〕王勃滕王閣序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

一時之人共稱之歐陽公以為類俳〔宋〕陳善捫蝨新語曰子安語句調雄傑比舊為勝及

觀集古錄隋德州長壽寺碑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則又淺陋與初造語者相

去遠甚〔梁〕簡文帝南郊頌序云朝葉與蜜露齊鮮晚花與薰風俱落蓋倣齊王儉褚淵碑

人父肩吾梁中書令東海徐摛子陵及信並為抄選學士文並綺豔故世號為徐庾體 王勃字子安有子安集十六卷 四庫全書著錄

岑文本擬靈
秦美新
師古以文本
罷職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固典引師

其意南豐說非異〔閣按〕說非異三字疑有誤師其辭〔元圻案〕唐書岑文本傳文本字景仁鄧州棘

陽人善文辭多所綜貫貞觀元年除秘書郎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師古以遣罷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 揚雄劇秦美新班固典引俱載文選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載 欽定全唐文一百五十卷

李善文選學
少陵詩言文

李善精於文選為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案〕此晏

天雞有二
熙豐後廢選

元獻答范樞密書語 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

非所望於蕭

文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雞弄

宋景文三抄

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二一問之主司〔閣按〕主司為張儀

宋初尚文選

其精如此故曰文選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

文選爛秀才

穿鑿談經而選學廢矣〔閣按〕蕭至忠傳嘗出太平公主第遇宋璟

安石三經新

司馬公作通鑑改曰非所望於蕭君也便是不知出文選宋景文則自言手抄文選三過矣〔舊唐書儒學傳〕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於曹憲而同邑李善等繼之〔何云〕文選不足

義字說

名學不如熟精詩正義也荆公本不陋末流之失耳〔元圻案〕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必稱清暉至慶曆後

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 熙寧八年頒王安石石三經新義於學官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退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

元次山惡圓

元次山惡圓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范文正靈鳥

不圓為卿為

賦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元圻案元結惡圓曰元子家

顯榮

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寧方為汙辱不圓為顯榮范仲淹靈鳥賦

戲兒圓轉器

序曰梅君聖俞作是賦曾不我鄙而寄以為好因勉而和之庶幾感物之意同歸而殊途矣葉石林燕語曰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呂申公坐貶饒州梅聖俞作靈鳥賦以寄

饒州

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蓋為公設也故公亦作賦報之北齊書元景安傳天

元景安議欲

保時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疏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皓曰豈得棄本宗逐他

姓高

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次山之言不愧其宗人矣四庫全書簡明日錄別集類次

玉碎瓦全

山集十二卷唐元結撰所著元子十卷文編十卷倚孑子一卷今皆不傳此本蓋後人掇拾也

李義山賦三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魑讒醜貪魑曲盡小人之情

怪物

狀螭魅之夏鼎也元圻案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開成二年進士著樊南甲乙集玉谿生詩集事跡具唐書藝文傳此三賦今

佞魑讒醜貪

樊南文集不載漁樵閑話曰李義山賦三怪物述其情狀真所謂得體物之精要也其一曰臣姓猾狐氏帝名臣曰巧彰字臣曰九規而官臣為佞魑焉佞魑之狀領佩水漩手貫風輪其能以鳥為鶴以鼠為虎以蚩尤為誠臣以共工為賢主以夏姬為廉以祝鮀為魯誦節義於寒泥贊韶曼於嫫母其一物曰臣姓潛弩氏帝名臣曰攜人字臣曰銜骨而官臣為讒醜焉讒醜之狀能使親為疏同為殊使父膾其子妻羹其夫又持一物狀若豐石得人一惡乃劓乃刻又持一物大如長簪得人一善掃掠蓋蔽詔啼偽泣以就其事其一物曰臣姓狼浮氏帝名臣

曰欲得字臣曰善覆而官臣為貪魁焉貪魁之狀頂有千眼亦有千口鼠牙蠶喙通臂象手常居於倉亦居於囊頰鉤骨箕環聯琅璫或時敗累囚於牢狴拳桎履校藜棘死灰僥倖得釋他日復為

白傅富壽樂

白樂天云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

健達言

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閣按出醉吟先生傳達人之言也元圻案

鑿石樓香山

唐書白居易傳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徙下邳以刑部尚書致仕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高士傳黔婁先生者齊人也魯恭公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為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為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德之務莊子孔子遊泰山見榮啓期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以為樂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男貴女賤吾得為男二樂也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年九十是三樂也家語所載略同晉書衛瓘傳瓘孫玠字叔寶好言元理其後體病多羸母恆禁其語樂天浩歌行顏回短命伯夷餓死今所得亦已多亦此意

著書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權篇

榮啓期三樂

口可以食不可以言元圻案劉禹錫口兵戒曰我誠於口惟心之門無為我兵當為我藩以慎為鍵以忍為闔可以多食

衛玠體病多羸

不可言

慎鍵忍闔

勿以多言

口兵戒可食

文選沈休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亦奕

秋儲競巧皆善奕

秋見子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蓄

養流睇李虎

發

發

少游文潛學
文於蘇
秦得工張得
易
長公少公以
文倡
蘇氏門人四
學士
仲庶氏吳句
法本詩
以姓屬州溪
豫章以樹氏
郡
懷壘未煖
嚴子陵釣壇
愚溪冉溪染
溪
酸棗以棘名
郡
温公五規
元次山出規
辭

精思非也。

元圻案「安陸王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李善註」周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幽通賦曰」養流睇

而猿號李虎發而石開養謂養由基也古人用事隱奧難以猝解秋儲未必定是二人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為秦得吾工。張

得吾易。

元圻案「晁公武曰」元祐中蘇氏兄弟以文倡天下號長公少公其門人號四學士「陳后山曰」黃晁秦則長公客也張文潛則少公客也「葉石林作

張文潛柯山集序曰「文潛與少游同學於蘇子瞻子瞻以為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君為難云

荆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吳本詩。摯仲氏任呂太

史釣臺記。姓是州曰嚴。本柳子厚愚溪詩序。姓

是溪曰冉溪。子厚之語。又出於水經注。豫章以

木氏郡。司馬公保業云。懷壘未煖。本元次山出

規。豈無印綬。懷之未煖。

閣按今水經注豫章以樹氏都「何云」此都字乃傳寫之誤樹為木則宋人避諱也○

元圻案「王荆公潭州新學詩曰」有嘉新學潭守所作守者誰歟仲庶氏吳「呂成公重修釣臺記」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石上可坐千人名為釣壇即今之

釣臺也。明道二年范文正守是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為之。記歲祀浸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曰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類

圯若是可乎。「柳子厚愚溪詩序曰」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水經注」引圈稱曰昔天子建

國名都或以今名或以山林故豫章以樹氏郡酸棗以棘名邦 司馬溫公於嘉祐六年奏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其保業曰陵夷衰微至於五代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 元次山出規見唐文粹四十三其辭曰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煖

張文潛送李端叔名之儀赴定州序梟鳴不鳴要非祥也豺

狼不噬要非仁也本於唐呂向上疏諫元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梟

梟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元圻案張文潛送李端叔

梟狼不鳴噬
非端
猛虎雖伏非
仁獸
呂向諫突厥
入仗
文潛序言馳
邊備

赴定州序曰一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某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雖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鳴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 呂向字子回注文選五臣之一也唐書入文藝傳本傳作弗曰仁獸此從唐文粹

晁無咎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棊十二而星羅

曰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此賦宋文鑑取之謂靈棊經也異

苑云十一二棊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

師用兵萬不失一東方朔密以占衆事元圻案劉敬叔異苑五十

訊黃石羅十
二棊
靈棊經占下
法
東方朔密占
衆事

二一棊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自此以後秘而不傳晉寧康時襄城寺法味道人忽遇一老公着黃皮衣竹筒盛此書以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傳於世云 唐李遠靈棊經序曰靈棊經者不知其所起或云漢武帝命東方朔使之占兆無不中者朔之術用此書也或云黃石公以此書授張子房又有客述淮南神祕之

荆公表外祖母文
屏居不識廳
言笑不聞於鄰

大樂十二均圖
蠶對織婦問
三先生論事錄
文繡被牆屋

書亦此書也蓋好事者倚聲借價以成其術其書以十二棊子三分之上中下各四一擲而成卦即考書批詞盡得其理意者上為天中為人下為地三才之象也十二棊子皆有文其辭猶周易之辭也〔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術數類靈棊經二卷舊本題東方朔撰或又以為張良本黃石公所授朔傳其術或又謂淮南王劉安所撰其說紛紜不一大抵皆術士依托之詞惟攷隋志即有十二靈棊卜經一卷而南史所載客從南來遺我良材寶貨珠璣金盃玉盃之謠實為今經中第三十七卦象詞則是書本出自六朝以前其由來亦已古矣卦凡一百二十有四合以純陰爻卦十二棊皆覆者為混沌未明而不在此數〔晁公武讀書志〕僅載一百二十絲殆不及檢而偶遺之也 晁無咎各補之鉅野人著雞肋集

荆公為外祖母墓表云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

聞鄰里是職然也唐岐陽公主〔案〕憲宗之女下嫁於杜棕不識刺

史廳屏見杜牧之文薛巽妻崔氏言笑不聞於

鄰見柳子厚文荆公為文字字字不苟如此讀

不知其用事〔何云〕事非厚齋不能詳其出處耳〔下云〕聞人傳焉以美之聞人即指杜與柳也有不知為用事耶○〔元圻案〕〔杜牧之柳子厚文

注一見卷五王介甫外祖母墓表曰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曰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

大樂十二均圖楊次公作也編於老蘇集蠶對織

婦文宋元憲作也編於米元章集三先生論事

錄序陳同甫作也編於朱文公集皆誤〔元圻案〕楊次公無為集第八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七 評文 十三一中華書局聚

緹帛嬰犬馬
顧子敦言為
程氏病
就山間讀通
典十年

場屋文如校
人魚
文士文猶巧
言

珍做宋版印

卷大樂十二均圖序曰大樂十二律律各有均均有七聲更相為用聲協本均則其樂調聲非本均則其樂悖非獨雅樂若此至於燕樂亦莫不然惟工師之明於聲者則能知之工師能知其聲而不能知其本因聲以求本窮本以知變儒者之事也今黃鍾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應鍾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鍾之均餘律為宮者倣此又曰今著大樂十二均圖一卷既備載律呂宮調又各取一章附于篇按圖考聲下可以辨工師之能否窮本知變上足以贊聖明之述作云爾 今老蘇集無此文 宋元憲集第二十一蠶說曰里有織婦喟然而讓於蠶曰今工女也世受蠶事以蕃天才今天下文繡被牆屋余卒歲無褐緹帛嬰犬馬余終身恤緯寧我未究其術將爾忘我耶蠶應之曰上世寢皮食肉未知為冠冕衣裳之等也未知禦雪霜風雨之具也自先蠶氏利我之生蕃我以術因絲以代蠶因帛以易韋幼者不寒老者不病自是民患弭而余生殘矣然自五帝以降每歲命元日親率嬪御祀于北郊築宮臨川獻繭成服女子無貴賤皆盡心于蠶是以四海之大億民之衆無游手而有餘帛矣秦漢以下雲錦霧縠之巧歲變霜紉冰綃之名日出倡人孽妾被后飾而納閉中者以千計桀民大賈僭君服以游天下者非百數一室御績而千屋垂繒十人漂絮而萬夫挾績雖使蠶被於野繭盈於車朝收暮成猶不能給今欲以一己之勞而讓我過矣 陳同甫龍川集卷十四三先生論事錄序曰昔顧子敦嘗為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禮樂無所措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為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為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書錄解題別集類無為集十五卷禮即濡須楊傑次公撰嘉祐四年進士元祐中為郎 明刻朱子大全集目錄中尙有三先生論事錄序其文已不存矣

邱宗卿謂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魚得得意

異矣。慈湖楊簡謂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宗卿語見

堯孔之文由道心

太宗詔脩三大書
太平御覽編
古事
冊府元龜編
君臣事
太平廣記小
說類
脩書役叛臣
怨心
日覽太平三
卷因賜名

場屋之文不足觀引慈湖語見凡為詞章之學無所得是兩層○三元折案書錄解題曰文定集十卷拾遺一卷樞密江陰邱密宗卿撰隆興癸未進士第三人其文慷慨有氣而以吏能顯故其文不彰四庫全書不著於錄蓋已佚矣慈湖遺書家記九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為辭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夫言惟其當謬用其心陷溺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太羹元酒乃巧之極功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遠是安知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是安知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景德

真宗七年甲辰改元

二年命王欽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迹

六年上之凡千卷詔題曰冊府元龜周益公記

文苑英華云太宗詔脩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

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按御覽脩

於太平興國二年英華脩於七年皆太宗時若

元龜乃真宗時脩益公攷之未詳也太宗實錄

雍熙三年十二月宋白等進文苑英華有表有

答詔當載於首卷真宗景德四年八月詔館閣

分校又以以前編次未允令擇古賢文章重加編

錄其繁補闕。換易之。卷數如舊。祥符一二年。命覆

校。皆當備載於纂脩事始之後。〔原注〕太宗脩三大書其一乃太平廣記五百卷。〇〔元圻案

王明清揮麈錄〕朱希真曰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寘之館閣使脩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廣其卷帙厚其廩祿以役其心云云遺太平御覽而首

冊府元龜亦誤也惟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總類成帝日覽三卷賜名曰太平御覽真宗詔諸

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冊府元龜為得其實

中興賦序襲兩都

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樓昉號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

此意。按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

有強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騫。不失古人之

法度。蓋用班序道有夷隆。學有粗密之意。然所取

乃律賦。非兩都比也。〔何云〕此直蹈襲脫輒爾仲友文止此何得高自標置〔全云〕迂齋特取其序爾非謂其賦與兩京比

也

澹庵胡忠簡公云。韓安國不能几賦。〔何云〕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事見西京雜記罰

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

韓安國不能几賦。王子敬脩禊詩不成

以詩賦罰酒
會蘭亭賦詩

諸人
鄒陽几賦語

不可無此人
此書

易天下大勢
惟人

陳龍川科舉
策對文

同甫以大有
為望君

一月四朝語
可恥

樂毅論斐王
異本

文選無崔實
政論

足以盡豪傑之士

〔集證〕〔桑世昌蘭亭考〕脩禊之會人各賦詩王右軍謝安石而下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詩一首鄒曇王豐之而

下十五人一篇成謝琬卞迪邱邱髦王獻之而下十六人詩不成罰酒三巨觥○〔元圻案〕西京雜記四〔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

曰高樹凌雲蟠紆煩冤旁生附枝王爾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眇者督直聳者磨礱齊貢金斧楚入良工迺成新几離奇髣髴似龍盤馬迴鳳去鸞歸君

王憑之聖
德日躋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

當君子之論揚雄度越諸子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

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何云〕壯語○〔案〕今龍川集無此文惟上孝宗第三書有天下大勢之

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二句下云臣之所以為大臣論者如此同甫方以大此龍川

有為望孝宗不應作此語此必為俗本所節刪也當以厚齋所引補而正之科舉之文列於古之作者而無愧〔全云〕同甫一

〔閣按〕龍川陳亮號可恥矣○〔元圻案〕陳亮字同甫光宗時亮對策曰陛下之於壽皇問安視寢察辭觀色因此

而得彼亦既得其機要以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迺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

集古錄跋謂樂毅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文章

正宗謂崔實政論列於選今攷文選無此二篇

右軍增刪樂毅論

禾絹士師閉眼諾大張
囊楊萬里以思陵去位

南豐詩文刺荆公
禮閣新儀序指新法
長渠記斥妄興水利
兵間詩刺徐禧

皆筆誤也。

程易田云按史記樂毅列傳裴駰集解引樂毅論自觀樂生遺燕惠王書起至篇末止與今所傳王右軍書不同者數十字多十九字少十字

易十二字集古錄或指謂此而偶然譌記之也然兩本相較王優裴劣如機合乎道作知機合道以終始作以禮終始極道之量道下增德字千載一遇下增夫千載一遇之世苟得作苟利不謀作不謀牧民作收民顧飢作願飢願釋作儀釋之施作施之任窮作仕窮通者作勇者賢者作賢智攻取上刪則字之間作之下四國作四海濟弱作濟溺孰優孰劣讀者能辨之至通篇虛字增所不必增刪所不可刪文章生死之道全係於此○三元坊案文章正宗真德秀撰注見卷六

誠齋

楊文節公萬里

為章燾墓銘云今日士師非禾絹士師

也宋明帝紀胡毋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

禾絹閉眼諾胡毋大張囊禾絹謂上也蓋謂秦

檜顥政士師非主上之士師也。

三元坊案陳振孫曰楊萬里字廷秀廬陵人當淳熙末為大

蓬論思陵配饗不合去及韓侂胄用事召之卒不至自次對遷至學士聞開禧出師不食而死著誠齋集一百二十三卷今本誠齋集不載章燾墓銘

南豐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

何云南豐不附新法禮閣新儀序皆發明禮之常變殆不指新法也全云其

中亦有指新法者何氏讀之未詳耳

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間詩則指

徐德占。

名禧

論交詩則指呂吉甫。

名惠

此孫仲益。

名觀

之言也。

何云二詩則如孫言會鞏禮閣新儀目錄序曰

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

論交詩斥呂
惠卿
孫仲益論會
王事
溫公乞罷諸
使紛擾
欲決汴水溉
田
議河三十六
陂水
開六漯河功
無成
徐德占狂疏
輕兵
呂惠卿傾安
石
荆公子固始
合終睽
子固未為不
能詩
少游謂會不
工有韻
賈誼以鄧通
遷長沙
神
賈生思周鬼

以宜之其要在乎養民之性防民之欲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固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於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意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襄州宜城縣長渠記曰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迹不考夫山川之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兵閒詩曰大義缺絕久未圖小人輕險何不至世上固自有百為兵閒乃獨求一試趙括敢將亦已危李平請守那復議吁嗟忍易萬人生冀幸將微一身利論交詩曰德操龐公林下時入門豈復知客主夷吾鮑叔貧賤閒分財亦不辭多取相傾頓使形迹空素定已各肝膽許世間未信亦論交得失秋毫有乖忤司馬溫公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曰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分行天下以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為名又曰使者爭獻謀畫措斂財產以希恩寵至欲決汴水以種稻及澆溉民田欲洩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魏泰東軒筆錄十一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漯河王荆公時為館職頗佑之既而功不成東都事略徐禧傳禧字德占洪州人為人狂疎而有膽氣好言兵沈括種諤請城永樂神宗遣禧經畫之既入賊境略不為備寡謀輕敵以至於敗宋史王安石傳王安石罷為觀文殿學士知江陵府汲引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孫仲益書讀臨川集曰荆公自謂知經明道與曾子固等發六藝之蘊於千載絕學之後荆公當國便當引而進之乃擯棄不用余觀南豐集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閒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則指呂吉甫而二人者如水火矣伯厚所引蓋此條若與曾端伯書則云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絕妙古今而有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為口實南豐兵閒一詩指徐德占論交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顏楊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某所以不喻其言也止論詩未及文非伯厚所引也閣氏偶未詳考耳

〔書錄解題別集類下〕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戶部尚書晉陵孫觀仲益撰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譏攻之

漢史無鄧通譖賈生之事蓋誤

〔原注〕景文謂因撰唐書盡見前世論著乃悟文章之難閣

衛青仇李廣
虺螫機牙不
測
宋景文與鄭
資政書

爆牛牲菌雞
卜

張說宋公遺
愛碑

於粲荔丹與
蕉黃

東坡潮州文
公廟碑

楮幣入策題
非古

紙幣與錢相
權

古三幣首珠
玉

會子交子皆
官券

郭子臯監交
子務

按「風俗通義」孝文帝時誼與鄧通同位侍中惡通為人數廷譏之由是遷長沙王太傅渡
湘水投書以吊屈原懼讓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所愬也○「元圻案」宋景文回鄭資政
書曰「當伯氏貳政之日明公升樞之辰一心獨行側身休景未嘗爭先于當路失意于貴人
然虺螫不觸而來机牙未蹈而發乃知李廣誠感金石無以喻衛青之仇賈生思周鬼神不能
救鄧通之
謗

張說為廣州宋璟頌曰爆牛牲今菌雞卜神降福

今公壽考東坡韓文公碑用此四字「元圻案」張說廣
州都督嶺南按察五

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序曰「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微道之脩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康
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茲裔壤式是南州駕五管之政教總三軍之旗鼓員萬里馴
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云云頌曰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
去何早爆牛牲今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詩曰爆牛雞卜羞我
鷓於粲荔
丹與蕉黃

周益公雜誌誌辨楮幣謂俗人創二字通上下皆用

猶紙錢也按范淳父為郭子臯誌言交子云紙

幣之設本與錢相權元祐間已有此語矣「元圻案」
周益公

二老堂雜誌三「古有三幣珠玉為上金次之錢為下自秦漢專以錢為幣近歲用會子蓋四
川交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為楮幣自以為雅通上下皆效之遂入殿試御題乾道中試
賢良李廔時相葉夢錫委密院編修官樓鑄代撰策題其中亦有用此二字幣者可用之物俗
人初楮幣二字已而通上下皆用若正言之猶紙錢也乃以為文何耶其後丙戌策士辛卯試

賢良亦復通用〔壽皇聖政錄〕亦循例用之矣。范淳父名祖禹即作唐鑑者所著范太史集中有朝奉郎郭君墓誌曰君諱子臯字德臣其先京兆人六世祖甫從禧宗入蜀因家焉豎成都交子務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至是大壞價賤不售法幾為廢君講究其病錢幣復稱官民利之元祐二年卒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陳師道號得文法於伯夷傳。〔元〕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得文法於伯夷傳。山谷問東坡文法不及古人如觀日月。后山文不合及焚而許之等句相倣。月而日之星而辰之。社而稷之。五而六之。圓而方之。論語前無論字。論道經邦本考工。彥和非不讀。

〔黃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嘗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晁公武曰〕陳師道為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存者甚少著后山集二十卷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見唐文粹五十二獨孤

及仙掌銘序。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見唐文粹六十六同一

句法。〔方樸山云〕其原出于莊子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程易田云〕〔史記孔子世家〕君子能修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繼序按〕管子小問有五而

六之九而十之二句吳子治兵有圓而方之坐而起之等句而子張問入官篇有優而柔之揆而度之東方朔杜預用之。〔元圻案〕莊子語東坡書張乖崖書後用之。唐獨孤及字至之洛陽人官常州刺史當時稱為獨孤常州

文心雕龍論說。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晁子止云不

知書有論道經邦。〔閣按〕論道經邦乃晚出書〔周官篇〕本考工記或坐而論道來。〔何云〕論道經邦出於古文尚書未可以詆彥

和也。〔又云〕〔劉彥和或不讀古文尚書〕。〔又云書中議對篇〕即引議事以制。〔全云〕閣氏必欲以古文尚書為偽而謂考工記在前誤矣。〔集證〕〔定字惠氏曰〕易屯卦象辭君子以

偽書
屯經綸亦讀
倫作論
讀書志譏文
心雕龍
夢執丹漆器
隨仲尼
杜牧誤龍星
為真龍
王維誤去病
為衛青
和凝文多自
鏤板
楊綰論著不
示人
於凝符譏術
賣
賣粉聲曰於
粉
貨魚詡市為
於
和凝演綸等
六集
香奩集嫁名
韓偓
擊轅相杵中
韶音

經綸陸氏釋文呂氏音訓俱作經論鄭氏讀如字荀氏讀為倫姚信釋為經緯字後人始改為綸文心雕龍曰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蓋漢以前論字皆讀為倫後人改為綸也又云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本作經論見釋文○元圻案晁公武子止讀書志別集類文心雕龍晉劉勰撰余嘗題其後曰世之詞人刻意藻讀書多滅裂杜牧之以龍星為真龍王摩詰以去病為衛青昔人譏之今勰著書垂世自謂嘗夢執丹漆器隨仲尼南行其自負不淺矣觀其論說篇稱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三論後人追題是殊不知書有論道經邦之言也其疎略殆過於王杜矣

和凝為文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於世。

識者多非之。案此歐陽公五代史凝本傳文此顏之推所謂於癡符

也。原注於力正反楊綰有論著未始一示人。可以為法。易

曰。白賁无咎。閩按舊書綰傳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見何云

平著述分為演綸游藝孝弟疑獄香奩贏金六集今不載又云香奩集嫁名韓偓今世所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為也○元圻案樓攻媿於癡符序曰赤城李公所為詩文名曰於癡符公亡矣莫曉其名書之意余曰公於書無不讀此名殆不苟也海邦貨魚於市者夸詡其美謂之於字書以為於術賣也顏之推家訓曰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為於癡符公之意蓋出於此特謙詞耳公諱庚子長其字也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相晉高祖漢封魯國公

崔駰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豈擊轅中韶。感於和也。班固集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曹子建

壤翁轅童

書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柳子厚答人求文章書云擊轅拊

缶宋景文明堂頌云壤翁轅童皆本於崔班元圻案文選四十二曹子

建與楊德祖書曰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李善注崔駰曰竊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杵亦足樂也宋景

文上明堂頌序云辭淺義直可使戶曉壤翁轅童皆得謳歌

劉夢得歎牛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案事見左傳哀公十一年斯既帝

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秦策曰白起攻趙長平北坑馬服

賜死於杜史記本傳垓下禽敵鍾室誅謂韓信也事見傲舟云越子膝

行吳君忽史記越世家越王以餘兵五千人保於晉宣尸居魏臣

怠閣按晉宣帝紀李勝來候疾退告曹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也故

白公厲劍子西晒事見左傳哀十六年李園養士春申易戰國策

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洩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朱英謂春申君李園

不治國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春申君曰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

至此原注唐書姦臣傳贊亦然文法傲漢書崩通等傳楊升菴則謂文法皆祖韓非門

人捐水而夷射誅六句東坡賀朱壽昌詩又用此法奇矣果然元圻案容齋四筆九作

歎牛傲舟句 法所本 長平威振杜 郵死 越子膝行吳 君忽 晉宣尸居曹 爽怠 李園養士春 申易 傳贊句法相 規倣

毀季昭公逐云云新唐書效之云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
倒持李宗覆劉夢得論傲舟篇亦效班史語也然其模範本自荀子成相篇
一紂惑妲己玉馬走隨巢子夏
桀德衰岱淵沸句法亦同

張文潛論文詩曰文以意為車意以文為馬理強

意乃勝氣盛文如駕理文當閣按宜作當文馬氏校即

止妄說即虛假氣如決江河勢順乃傾寫元圻案

意車文馬
理強意乃勝
氣盛文如駕
杜牧與莊充
論文
辭采章句為
兵衛
韓非車馬鞭
策喻國

莊充書曰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之兵衛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
繞前捧後是辭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闐闐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文潛詩意似本於此
韓非子難勢篇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
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策牧之又從此脫胎

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

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

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何云彥

為心使之難山谷錯會也閣按何屺瞻謂山谷引用劉語亦失其本旨蓋劉云方其搦翰
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此乃謂為文者言不能
足其

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

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張文潛答李推官

翻空徵實語
意
沈謝輩好作
奇語
文王理不在
奇
文潛與李惟
官論文

植於燕雲句
法所本

飴同養老黏
牡異用

顏太初文多
足觀
温公太初文
序

東州逸黨詩
刺嵇阮
鄆州牧榜掠
屬令

書可以參觀

〔原注〕文鑑取此二書〔元圻案〕張文潛答李推官書曰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

千載之前蝌蚪鳥跡所記絃匏之歌鐘鼎之文也抑某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詘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

迂齋太學策問言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於燕雲

〔原注〕夷門在大梁

用樂毅書文法

〔元圻案〕樂毅書云蒯邱之植植於汶篁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

見物同而用之異

〔原注〕出淮南子牡門戶篇牡○〔案〕見說林訓

左氏博議用此

呂氏春秋

孟冬紀異用篇

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躄

得飴以開閉取捷也

司馬公序顏太初醇之文曰觀其後車詩則不忘

鑑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

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

知弊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廚傳矣

針工許希不
忘師
祠扁鵲靈應
侯
儒取富貴忘
素王
聖祐弟襲文
宣封
范諷好朋飲
高歌
黎德潤以吏
誣繫獄

是亦名樓園
不名人

文鑑惟載逸黨許希一一詩

（元圻案）（司馬溫公顏太初雜文序曰）魯人顏太初字醇之讀書不治章句必求

其理既得其理不徒誦之以誇誑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光不
光先生之道猶翳如也迺求天下國家政理之得失為詩歌洎文以宣暢之景祐初青州牧有
以荒淫放蕩為事慕愁康阮籍之為人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教之拘翕然效之寢以成
風太初惡其為大亂風俗之本作東洲逸黨詩以刺之詩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
怒屬令之清直與己異者誣以罪榜掠死獄中太初素與令善憐其冤死作哭友人之詩牧亦
坐是廢（又曰）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惡聞雖得其文不甚
重之故所棄失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為題名記今集而序之異日有見之者
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鑑戒矣云云（宋文鑑十六顏太初許希詩序曰）針工許希下蔡人天
聖中皇躬違裕有內戚達其姓名上召見三進針而疾平賜與不可勝紀謝恩畢西向而拜上
詢其故曰臣拜本師扁鵲也上惜其用心不忘本給錢五十萬為立祠封曰靈應侯或曰人生
乎世慎乎習希失其習者也使希不習醫而習儒其遇主之日不忘先師明矣若然則讀書為
儒乘時取富貴高冠長劍昂昂廟堂之上自負自得不知素王之力者許希之罪人也（續
通鑑長編一百十七）真宗天禧五年孔子四十七代孫聖祐襲封文宣公聖祐卒且十年無
子遂除襲封彭城顏太初因許希請立扁鵲廟作詩指襲封事諷在位者得路反忘先師又致
書參政蔡齊言於上景祐二年詔聖祐弟宗愿襲封（儒林公議）范諷性疏誕嘗忤外計求
監舒州靈仙觀莊獻太后臨朝聞其俊邁召拜諫官好朋飲高歌嗷呼或不冠幘禮法之士甚
疾之顏太初作東州逸黨詩以譏之（續通鑑長編一百十四）仁宗景祐元年三月濟人黎
德潤者性剛介廉平嘗知衛真縣州吏受賕德潤告之坐決勒者十餘人吏因共誣德潤以罪
繫獄自縊彭城顏太初賦詩發其冤范仲淹前使江淮請加追卹於是賜德潤家錢三萬（
覺經集（陳氏書錄解題）（晁氏讀書志）皆不著錄豈南宋時已佚耶（東都事略儒學傳）
顏復字長道先師亮公四十八世孫父太初為東魯名儒
嘗為國子監直講出為臨晉簿再後掌南京學以卒

契齋先生

袁燮號

為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

珍做宋版印

宋賢姦三爭由是非治亂爭存亡
溫荆爭新法是非
陳瓘袖疏論蔡京
李綱策沮於耿南仲
曾開抗聲作會
非第安危止

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

不然。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

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

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

人而與居。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

所不取也。三元坊案。此節錄袁黎齋是亦樓記文也。黎齋表其父質甫先生之墓曰。有園數畝。日涉成趣。屋苟可以居。食苟可以飽。衣裘苟可以禦寒。如是足

矣。蓋得於庭訓黎齋。又有是亦園記。

鄧志宏與胡丞公

閣按。丞公宋史作承名世將。晉陵人。官資政殿學士。

書曰。熙豐閒。如

司馬溫公與王荆公之所爭者。曰。是與非。崇寧

閒。陳了翁與蔡長沙

何本載閣云。蔡京貶官。行至潭州。死。故曰長沙。

之所爭者。曰

治與亂。靖康閒。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

不特是非治亂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繫乎。

三元坊案。熙寧元豐

間。溫公與荆公所爭者。新法也。東都事略。陳瓘傳。瓘字瑩。中崇寧。間官右司諫。以言事罷。監揚州糧料院。改知無為。軍權責之日。方袖疏論蔡京。而命下於門外。繳四奏。并明宣仁。誣謗。

論存亡
陳瑩中罷職
繳四奏

史襲記事文
誤實
烏介依康居
之誤
烏介走保黑
車子族
邳支并丁令
殺漢使
鄭琪以善飲
死契丹
韋曜強飲之
誤
劉沔石雄大
破回鶻
黠戛室韋之
別
韋曜即吳韋
昭

修實錄建西京等事。嘗言不可用。用之必為心腹患。〔續通鑑〕欽宗靖康元年四月京師自金兵退遂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輒為耿南仲所阻。〔事文類聚新集十三〕載中興繫年錄曰。禮部侍郎曾開知婺州。先是秦檜語和議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於坐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耳。檜瞿然驚。其言遂令出守。陳振孫曰。胡承公名世將。文恭公宿之曾孫。著胡忠獻集六十卷。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

而舛誤。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德裕

紀聖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

活。所謂康居。用漢書邳支事也。〔案〕漢書陳湯傳。宣帝時五單于爭立。呼韓耶單于與邳支

兼三國而都之。殺漢使谷吉等。遂西奔康居。而舊史云。烏介依康居

求活。〔何云〕以下皆本温公考異。北漢鄭琪卒於契丹。丹王保衡。晉陽

見聞錄。虜俗雖不飲酒。如韋曜者。亦加灌注。韋

曜即吳孫皓時。韋昭也。而路振九國志云。高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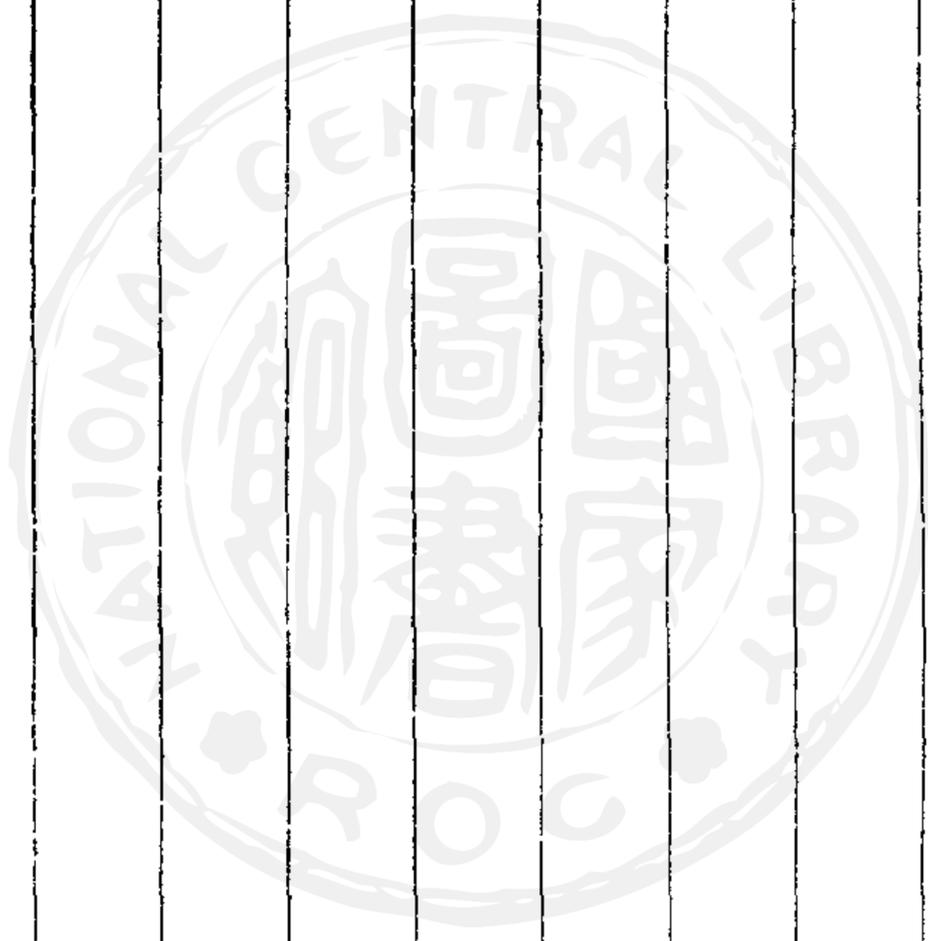
鎮河東。命韋曜北使。曜不能飲酒。虜人強之。此

殆類癡人說夢也。〔元圻案〕通鑑唐紀。武宗會昌三年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眾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

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乃鑿城爲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棄輜重走雄追擊大破回鶻於殺胡山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胡三省注胡嶠曰轄戛之北單于突厥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詳考新舊書黑車子卽室韋之一種按是時賜黠戛斯詔云黑車子去漢界一千餘里考異曰舊回鶻傳云烏介驚走東北約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韋下營嫁妹與室韋依附之今從伐叛記寶錄新傳舊張仲武傳又云烏介旣敗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居子蓋以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種屈意黑車彼所謂康居用郵支故事耳致此誤也又後周紀太祖廣順元年五月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珙卒于契丹考異曰晉陽見聞錄鄭珙旣達虜庭虜君恩禮周厚虜俗以酒池肉林爲名雖不飲酒如韋曜輩者亦加灌注珙魁岸善飲懼無量之逼一夕腐脇於穹廬之氈堵間輿尸而復命九國志契丹晏犒漢使必厚具酒食以示夸大高祖鎮河東嘗命韋曜北使曜羸瘠不能飲酒虜人強之遂卒按韋曜孫皓時人韋昭也不能飲酒王保衡引以爲文章而路振云高祖時人誤也

困學紀聞注卷十七

一 珍傲宋版印



一 中華民國玖壹年拾月拾捌日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2452269

